

那个年代，疾风劲草，大浪淘沙，惊天动地，造就无数英雄，理想高扬，战无不胜！

——献给绿洲上逝去的和老去的父亲、母亲们

在新疆長大

Zai Xinjiang Zhongda

鞠利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新疆长大 / 鞠利著 . —— 乌鲁木齐 : 新疆人民出版社 ,

2016.5

ISBN 978-7-228-19392-9

I . ①在… II . ①鞠…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6301 号

责任编辑 : 晁 清

封面设计 : 陈 飞

插 图 : 马新胜

封面题字 : 李 方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制 版 乌鲁木齐形加意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5 印张

插 页 10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鞠利，笔名革禾，著名本土作家，毕业于新疆大学，文学学士、副教授，现为阿克苏地委副秘书长，著有《援疆兄弟》等三部长篇小说，与罗浩合作编剧《同心兄弟》《我和胡杨的约定》两部各30集电视连续剧，因擅长讲述新疆故事，被誉为“南疆的歌者”。

序：在荒原上浅吟低唱的歌者

董立勃

读完长篇小说《在新疆长大》，才想起了解一下作者，知道他已经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与人合作编写了两部已公映的三十集新疆南疆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作家，被媒体称为“南疆的歌者”，让人联想起那些在荒漠戈壁怒放的红柳花，在寂静的荒原顽强生存，在苍茫大地倾泻生命之美。

文学作品能经受历史的检验，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似乎当下轰轰烈烈，而斗转星移，却销声匿迹，是大多数写作者尴尬的结局。能够传下去的杰作，都离不开一块土地，一段生活，一种风格。叙述一个普通的故事，饱含时代的精气神，深藏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崭新的视角塑造一个喜怒哀乐的世界，审美愉悦穿越时空，打动千千万万的读者，成为久久流传的著作。这才是艺术的生命力！

新疆文学虽然繁荣，但小说创作始终是个弱项，写南疆的长篇小说屈指可数。鞠利先生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是根植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南疆地域，实属不易，独树一帜。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声，时代的步伐，血脉的跃动。他为人们打开了那片

辽阔土地上不同族群的奇异风情，大西北隐秘的生活一角。总有一种阅读下去的冲动，一起走进塔克拉玛干边缘的那群人。在呼啸的大漠沙暴中，我们能清晰地分辨出浅吟低唱的歌声。

《在新疆长大》，其实是一个孩子眼里的成人世界，南疆兵团是他的故乡本土，一群孩子的命运从那里出发。在新疆，有一批批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孩子，被称为“疆二代”，这具有时段表述的意义。他们的父辈来自五湖四海，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成家立业以后，养育了新中国的新新疆人。而他们的声音却异常微弱，似乎即将被遗忘，其实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这一代人都有不为人知的艰辛成长经历，当他们长大后又面临另一种不可言说的困惑，他们企图摆脱自己眼里的父辈悲苦命运，探寻远方的梦想，走到天涯海角，最后，他们驻足回望，恋恋不舍，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园。在艰辛的途中，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几乎无人知晓。而这部小说却描绘了那群真实的人们的凄美故事，弥漫着辽远的大漠沙尘，镌刻着醒目的时光烙印，飘洒着浓郁的新疆气息。在广袤荒蛮的雄浑背景下展开的人与自然的搏击，生存与生命的杀伐，生活与人性的抗争，一幅幅画卷在绿洲、戈壁铺展开来，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悲情和巨变时代的悲壮，人物形象熠熠生辉。数度让我难抑悲欢，怆然泪下，喜极欢笑，仿佛置身于那个曾经波澜壮阔的年代。我喜欢它。

小说是说事、写人，写生活在一个地域人们的传奇故事，除了深邃的思想，人性的感悟，丰富的想象力，还要技巧精通的手法，才能完成一次审美的创造。生活的真实、审美的真实和情节的真实，构筑结构的真实，环环相扣，才会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泥土

气息的大地，生生不息的魅力。这部小说里散发出的人性温馨、乡土芬芳，萦绕于心，几乎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看到邻家姑娘，一次次把人拉回到久远的时代，读出了感动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好一派南疆风情！作者用一种独特叙事的调子，将语言简洁组合，又不失冲击力，独到的故事叙述和情节设计，引人入胜，把最边远、最底层新疆孩子的成长写得痛彻骨髓，看似不事雕琢，却把握了较好的文本技巧，有一种烈烈大漠的风骨。

新疆的长篇小说作者一直在艰难地跋涉，文坛需要一批有才华、有使命的作家。这是一个辉煌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人发声，记录她、描绘她、叙述她。鞠利默默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道路上，孤独和冷落似乎没有对他有多大影响，我想，他一定怀揣着一个坚定如铁的志向，一直朝着圣洁的雪山之巅奔跑。

是为序。

2016年4月18日于乌鲁木齐

（注：序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定一级作家。）

目 录

序：在荒原上浅吟低唱的歌者	001
1. 光芒四射的阳光	001
2. 中弹倒下	020
3. 奶奶来了	032
4. 最后的学前时光	041
5. 上学了	050
6. 打倒一切	062
7. 一字之师	075
8. 神童小子	086
9. 饿肚子	094
10. 学艺术	101
11. 反潮流	127
12. 逃学	146
13. 放寒假	181
14. 最后的小学时光	219
后记：回到生命出发的原点	266

1. 光芒四射的阳光

雪白冷峻的冰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绿洲被戈壁沙漠环绕着，在万古荒原生生不灭，茂盛繁衍。那些了无生命的荒漠，并不是孤寂的，沙海阻止了人们向荒原迈进的步伐，却没有挡住绿色的奇迹。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融化的雪水顺着河道，冲出绿洲，浸透了干涸的戈壁，了无生机的荒原苏醒了，灰沙覆盖的植被从沙地挣扎着冒出浅浅的绿色，黄褐色的沙丘就被红柳、白柳、骆驼草和芨芨草点缀出了些许生气。早已干枯的野蔷薇，似从噩梦中惊醒，突然从毛刺密布的枝干里发出嫩芽，把枯萎的花瓣挤落，几丝新绿稀稀落落爬上枝头，羽状复叶一缕缕地在微微的漠风里摇曳着，一丛丛的野蔷薇绿满了沙漠。芦苇枝底的茎部也泛出了绿意，残留在苇枝上的最后一点丝绒飘散开来，一层层地绕着野蔷薇，像雪花一样挂在蔷薇的参差不齐的刺蓬上。

雪山、绿洲和野花盛开的戈壁像一个野蛮地裸露着的精壮男人，缓缓地苏醒，静静地等待着瞬间的爆发。

马蹄哒哒，解放军的隆隆铁骑奔驰在那片亘古荒原，唤醒了

在新疆长大

千年沉寂的荒漠，猎猎西风，红旗飘扬，新疆和平解放。钢铁洪流，漫卷黄沙，凯歌嘹亮，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塔克拉玛干的南疆腹地，从皑皑雪山之下，挺进荆棘丛生的荒原。

从南泥湾来的部队，劳动之余，还在唱着他们的队歌：

花篮的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唱 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好地方 好地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
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牛羊
当年的南泥湾
到处呀是荒山
没呀人烟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不一呀般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再不是旧模样
是陕北的好江南

……

这些眷恋着南泥湾的军人早已西出阳关了。这里只有野花，还没有遍地的牛羊，到处是广袤的沙漠和黑褐的戈壁。新中国的敌人已被消灭，昔日的战地硝烟散尽，而面对的是要守卫的荒原

和如何生存的新危机。他们唱着歌，放下钢枪，在这片绿洲上集体转业。他们有了新的使命：屯垦戍边！他们要在荒原开辟新的家园，建设新疆兵团，续写惊天传奇的未来。从此，赫赫威名的一野二军的英雄扎根在天山南麓的荒原绿洲，大胡子司令员被神一样地崇拜着，每当有小孩啼哭不止，大人们会说：“胡子司令来了！”哭声戛然而止。一群群啼哭的小子，在潮湿阴暗的地窝里降生了，顽强地从角角落落冒出来，好奇的目光星星一样在旷野闪烁，一代新的小生命洒满了绿洲。

沙子就出生在那个方圆一百多公里，被沙漠戈壁环绕的绿洲，在放大的地图的西北角，有一个难以辨认的小黑点，写着那个地名：“荒原镇”，一个从沙漠戈壁中开垦出的小小绿洲，一个野蔷薇的五色花叶盛开的荒蛮戈壁。

那天，沙子突然从父亲温暖的怀里被抛向天空，像鸟一样飞翔，他手舞足蹈，咯咯笑着，然后以石头落地的速度坠落，钻心地痛！眼前一片光明。那之前的一刻，父亲很威武，骑在高头大马上，经过那座破败不堪的木头桥。一条宽阔的河流，由北向南，灰白的泥沙河水，急速地翻腾着。其实，那只是一条干渠，是荒原镇垦区的一个灌溉渠，是这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小绿洲的“母亲河”。歪七扭八的柳树拱护着河岸，棕色的树皮一道道破裂着，紧紧地包裹着粗大的树干，绿色的柳枝垂头扭动，使干渠显出些生气和妩媚。一丛丛野蔷薇倔强地填满了柳树间的空地，枝头披挂着雪白的、淡黄的、粉红的五叶花瓣，还有去年的果实干枯地挂着，枝茎上密密麻麻地长满干黄的毛刺。

沙子就在那个破烂不堪的桥上落下马来。桥太破了，木板铺

就的桥面，坑坑洼洼，都是缝隙，大的地方就有了洞眼。父亲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的样子，怀里抱着沙子。沙子混沌未开，迷蒙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马的蹄子卡在了裂开的木缝里，马打了一个强烈的趔趄。父亲醉汉一样，在马背上晃荡，几乎摔下马来，他松开双手。不幸的沙子，从父亲的手里脱落开，在空中一闪。父亲脚踏马镫，弯着腰，惊慌失措地伸着双手。那个小小的肉团从马背上摔下，滚落在厚厚的沙土里。沙土从鼻腔穿进沙子稚嫩肺叶，胸腔火一样燃烧，剧烈的疼痛贯穿小小的肉体，打开了沙子眼里全新的世界。沙子哇哇大哭，他睁眼看到了头顶湛蓝的天空，乳汁一样的白云，刺目的太阳高挂在天尽头，大地一片灿烂。

那一刻，沙子醒来了。他看到那条奔流的渠，他看到枝叶婆娑的柳树，他看到开着五叶碎花的丛丛荆棘。他在那个懵里懵懂的世界里走了出来，三岁的沙子从那一刻开始记事。

沙子出生的第二年，发生了许多大事，预示着他的成长昏天黑地。他哭天喊地地吃奶的时候，外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土坯墙贴得花花绿绿，大喇叭每天播放着响彻云霄的激情歌曲，呼呼啦啦的口号声总把他从睡梦中吵醒，大人们在闹一场革命！沙子在襁褓里活得烦躁不安。沙子出生在七月流火的一个日子。沙子在荒原镇的团部卫生院呱呱落地，扯着嗓门拼命哭喊，告知人们：沙子来到了这个世界。沙子的出生对这个世界是极小的事件，可以像一粒尘埃一样忽略不计。只是沙子已经由一个受精卵变成了四肢健全、头脑伶俐的小人儿，是天地玄黄的大事。

母亲一直说沙子是捡来的，从戈壁滩上捡来的。所以，在沙

子的印象里，自己是捡来的野小子，不是人生下来的，有一天就突然从地里出来，光着屁股，蹬着小腿，呜里哇啦乱叫，偶然地被母亲从乱草丛生的沙土里捡起来。那时候，母亲只有十八岁，光彩照人，浓眉大眼，小巧玲珑，人见人爱的美人胚子，刚嫁给父亲三年，已经给沙子捡了一个哥哥，后来又在野蔷薇丛生的戈壁滩上捡到了沙子。

母亲总是喜欢说各种各样上天赐人的离奇传说。说起远古，在一个朗朗晴天，突然间无数的星星闪烁，当黄帝的母亲走过，天空中一道电光闪耀，绕北斗而过，两年后的一天，晴朗的天空，巨龙跳跃，彩霞蝶飞，凤凰起舞，百鸟欢畅，草绿花红，轩辕黄帝呱呱落地。商汤王先祖的母亲走在河边，天上黑鸟飞临，掉下巨蛋，其母吞蛋而孕，生了先祖。故事里总是神鸟飞天，巨龙入云，仙人降落。

母亲说沙子就是那样无缘无故地来到人间，被她从野蔷薇的毛刺缝隙里捡了来。那天中午，电闪雷鸣，风雨交加。

所以，母亲说：“沙子是天赐的龙儿，浑身带刺。”

沙子命中有龙。他的属相为蛇，传统的说法就是一条小龙。哦也，沙子也有了一个不平凡的出身了。沙子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其他人异样。因为，其他人是生出来的，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掉下来的，而沙子是捡来的。沙子为自己捡来的出身自豪不已。沙子是母亲捡来的！在他幼年的心里，母亲像神仙一样美丽，超凡脱俗。

三岁的沙子从父亲的手里脱落，从一马高的空中摔落下来。那时候父亲一定非常紧张，沙子在哇哇大哭……沙子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沙子醒了！从此再也不是一个动物一样的，只会吃奶、



拉屎、撒尿的婴儿了。沙子知道：自己那一天摔落马下。

沙子眼里映现出一匹马和英俊高大的父亲，还有光芒四射的阳光，还有飘着蔷薇香气的野花。

父亲把他抱起来，惊慌失措。他对着又哭又叫的沙子，给了一个响亮的嘴巴。年轻的父亲性情暴烈。他站在那座桥上痛心不已地抱着自己的小儿子。

这座桥是沙子儿时一幅美丽的风景。

浑浊的含着灰沙的天山雪水从遥远的北方山脚向南淌下，到了桥头，渠水汇聚成一个圆形的渠首，渠首的三百六十度里，东南西北的方向各有一座桥，有三个闸口分成三条支渠。最大的一条渠依然向南，形成一个巨大的落差，渠水腾起高高的浪花，渠水哗啦啦地响着，奔流而下，细碎如丝的水珠飘飘洒洒。向东的支渠里，水的流量很小，水流迟缓，那闸口就是摸鱼最好的场所。向西，是一条小渠，那是沙子戏水的快乐天堂，岸边长着两排蜿蜒的柳树，一丛丛高大的野蔷薇夹杂在柳树的间距里。主干渠的两岸有一条车行的土路，是荒原镇的一条主要通道，南北相连，连接着上下游的连队。

这条渠里装满了沙子完整的成长记忆，那些纷纷扰扰的故事犹如渠水，有时涓涓地流淌着，有时干涸着，露出波浪起伏的沙底。闸口连接着所有的坐落在小绿洲的连队，从一个绿洲到一个绿洲是那么遥远。沙子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这就是他的故乡。

沙子的命确实是捡来的。

当沙子在母亲肚子里四个月的时候，因为痛苦的婚姻，她决定终止这条生命。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和那个时代的支边青年的

经历一样普通而离奇。根红苗正的农民的儿子，遇到躲难而来的母亲，青春的激情让他们不顾一切。父亲被美丽的母亲惊住了，这个漂亮得让男人夜不能寐的女孩，突然走进了父亲的眼里。而那时的母亲每天小鸟一样无忧无虑地欢笑着。父亲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美貌如仙、欢如夜莺的姑娘了，她就是我的新娘。父亲花光了他进疆的所有积蓄，买了全新的被褥和洗漱用具，给母亲买了一个崭新的军用挎包，拉着母亲，沿着干渠，走了二十公里沙地，去团部扯了大红的结婚证。父亲期望，一直手拉着手和这个美丽的女人走完他们的一生，他想要一大群孩子，绕着老婆的裙子边，在厨房里一起吃糠咽菜，大快朵颐。然而，被荷尔蒙燃烧的父亲，却忽视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自己是堂堂正正的兵团职工，而他的白天鹅只是逃荒而来刚入籍的盲流，更让他难以躲避的是他们的出身：父亲是无产阶级的农民，而母亲是万恶不赦的地主出身。所以当父亲拥香入怀的那一刻，已经把一切给他未来带来无数困惑的痛苦，一股脑地盘究在他们的屋檐之下。

当母亲怀着沙子，肚子一天天隆起，婚姻的痛苦也像沙丘一样越聚越高，一切风花雪月的故事肥皂泡一样迅速破灭了。母亲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婚姻的信心，那个高大英俊近乎文盲的男人，不但带给她肉体的伤害，更多的是精神的折磨。他们本来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只是有一天，偶然聚在一起。当生命都无法延续的时候，只有生存的本能，母亲需要抓住一些东西，活下去，哪怕是一棵稻草。母亲嫁给父亲时一定是感激的，父亲在拯救她脆弱的生命。然而，婚姻又给了她另一种窒息的痛苦。她感受着沙子在子宫里的胎动，她想杀死这个可怜的胎儿，她要用另一种

杀戮来惩罚和她朝夕相处的男人。她做出了残忍的决定：悄悄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母亲在通往白水城的路边搭便车。三九寒冬，在一个零下二十度的冬天的早晨，母亲挺着大肚子孤独地站在路边，她向每一辆经过的车辆招手，她在瑟瑟的寒风中发抖，她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她绝望地等待。零星的汽车呼啸而过，拉起云朵般厚重的尘土，扬尘四散，扑面而来，钻入母亲的鼻腔，浸透她单薄的肺叶。母亲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干呕，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她有一种濒临死亡的痛苦。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要去的的地方，她将要干什么。突然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颠簸过来，好心的司机把车停下，眼光直愣愣地打量着漂亮的母亲，紧盯着她隆起的肚子，然后意味深长地笑笑，一言不发，指指拖车斗。母亲在恐惧和感激的心态中笨拙地爬上车斗，经受了三个小时寒冷的颠簸，来到三十公里外的师医院。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等待人工流产。她下定了决心，要让沙子从她的肚子里消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她要报复那个视子如命的可恨的男人。她打开了双腿，她残忍地下定了决心。

医生最后一次问她：“想不想要这个孩子？！”

母亲崩溃了。她连滚带爬地从手术台上下来，她号啕大哭，撕心裂肺。

沙子这条命真是母亲捡来的！多年以后的一天夜里，母亲微笑着告诉了沙子这个秘密。沙子惊得目瞪口呆！

沙子奔跑在自由的天地里。

沙子家住团部。团部的标志性建筑，就是一个面南背北的办公楼。楼的前面是一条东西向的排碱渠，从桥上走过排碱渠，是一条土路，路的对面就那条西支渠。沿着这条路向西走八公里，连接着那条由北向南的从白水城到塔里木垦区的阿拉尔公路。办公楼是老式的苏式建筑，中间的建筑有两层高，顶部正面贴着水泥凸塑的一个巨大的红五星，两边有三道对称的红杠，象征闪耀的光芒。正大门是六扇的，走进去，两侧是一条长长的过道，一扇扇办公室的门相对而立。团机关的干部在这里上班。出了办公楼，就是一个小礼堂。围绕着礼堂两侧，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的平房。最北面是职工食堂。沙子家住在食堂边的东北角连排的平房中的一间，面南背北。那些房子一排一排的，有着三角形的尖顶，全都是土坯房，露着灰土的本色，年久失修，墙皮一块块剥落，灰色的土坯裂着缝隙，一片破败的模样。只有每一栋房子屋山头的侧墙，刷得崭新，鲜红的大字写着各种各样的标语。沙子看不懂。

沙子家的隔壁一边住着赵团长。赵家奶奶是一个小脚的老太太，和善而慈爱。他们的小儿子赵文革和沙子一样大，大儿子赵解放已经上学了。赵文革每次见了沙子都是爱理不理的，看一眼沙子，低头继续玩红色铁皮的玩具车，嘴里嘀嘀地叫着。赵解放任性调皮，时常抓住沙子的手，放在他的手里硬握，疼得沙子嗷嗷乱叫。沙子一喊，大人便露出凶狠的目光齐刷刷地望着赵解放，而他总是一脸无辜的样子，呵呵地憨笑。沙子怕赵解放，而赵解放见了沙子，就会把他抱起来向天上乱抛，吓得沙子神魂颠倒，大喊大叫。

赵团长是一个老革命。团场有一大批随三五九旅复员的军人，他们都是胡子将军一野第一兵团二军的军人。

“赵团长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共产党的俘虏，在瓦子街战斗中解放过来，当了解放军。”父亲说。

瓦子街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一次扭转时局的战斗，彻底改变了西北解放战场的形势。彭德怀只带了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五个纵队七万人，采取“围城打援”战术，打掉了胡宗南三十九个旅，二十三万人。陕西的二月，风雪交加，天寒地冻，哈口气就冻成霜结在胡子眉毛上，戴着手套握不住枪。解放军在风高月夜，突然发起总攻。国民党军长被手榴弹炸死了，师长被打死了，旅长被活捉了。

赵团长常常绘声绘色地说起瓦子街战斗：“我们守在城里，已经要死不活了，解放军的炮声一响，吓得国民党兵屁滚尿流。我们一合计：何必中国人打中国人，老蒋必输，我们团就集体投诚。有的把白背心撕了，有的把白裤头撕了，拴在刺刀上，把枪立起来，投降了。有些死硬分子掏枪自杀，立地成仁了。有些下级军官是顽固分子，看到谁举白旗，掏出手枪，毙了。士兵不愿意了，背后给当官的一枪。战场上白旗哗啦啦举起一大片。我一看这架势，组织一个督察队，戴着袖标，缉拿死硬分子，终于制止了内讧。那时候是命悬一线。可是子弹不长眼，对方的机枪还在打，突突一阵子，死一大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命大，躲在指挥部的碉堡里，写好投诚书，派了战士送到解放军阵地，白旗高挂在指挥部上空。就这样活下来当了俘虏。当俘虏好呀，进行了一星期的革命军人教育，换军装，整团整编，参加革命，跟着胡子将

在新疆长大

军出玉门关，进驻了新疆。老子扛过国民党的枪，打过共产党的仗，一辈子打打杀杀，最后跟了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赵团长说话带一口浓浓的河南腔。

赵团长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连队的干部都怕他三分。父母亲对他尊重有加。沙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老革命赵团长，说话道理一套一套的，高大威猛的样子，在哪里一站，大人们都肃然起敬地看着他。

在沙子的眼里，赵团长却是和蔼可亲的爷爷。沙子总是缠着赵团长一遍遍地说革命故事。那些故事里有沙子想要的英雄情结和英雄人物，也有沙子要消灭的敌人。枪林弹雨的天空，让沙子充满了遐想，嗒嗒的枪声让沙子惊惧和刺激。在沙子小小的心里，能为保卫毛主席去冲锋陷阵，杀敌无数，真是活得好玩又过瘾。赵团长一次次地讲述的故事，已经刻在沙子的脑海里了。当赵团长再说起解放大西北，打进新疆的故事，他刚说了上段，沙子就叽里咕噜把后面打仗的结果讲出来了，他知道赵团长打过的许许多多仗。赵团长进过西安和兰州城，去了宝鸡以后，过星星峡，一路打到了新疆。当有些情节说混的时候，沙子总是会提醒赵团长：“爷爷，这一仗不是在酒泉打的，是在星星峡打的，不是走路，是坐车的……”赵团长会亲昵地打一下沙子的小屁股：“弄撒？小屁孩，爷爷干过的事情难道你比我知道得多？你还是个小仙人了！”然后会亲一口沙子，沙子闻到了赵团长嘴里臭烘烘的烟味。沙子总是拧了头，跣溜躲过赵团长，跑了。背后传来赵团长爽朗的大笑声。

赵团长就地转业以后，来荒原镇当了团长。

父亲那时候是个说着河南话的毛头小伙，在连队做饭。

一天，赵团长陪着赫赫有名的胡子将军去戈壁深处勘察地形，从戈壁出来，来到连队。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他们骑着高头大马，风尘仆仆地来到连队。

“司令员，想吃什么？”赵团长问。

“有什么吃什么，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将军说。他的湖南口音很重。

父亲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开火做饭，做了一盘红辣皮炒鸡蛋，一个清炖萝卜汤。

将军胃口大开，一连吃了两碗米饭。

看到精干利索的父亲，将军兴致极高。

“好吃！小伙子哪里的？”

“河南南阳的，1956年支边。”父亲的河南口音很重。

“呵呵，是第一批河南知青。我们是以入伍的方式招的，穿军装。来了不发领章帽徽，这批支边青年才知道，原来他们不是当解放军战士，是农垦战士，扛上枪，当了民兵。都一样，是屯垦戍边的革命战士，保卫绿洲、建设边疆也是一场战斗啊。”

父亲恭恭敬敬地直点头，激动得眼泪直流。

“你们南阳也是革命老区，出了许多英雄、烈士。”将军说。

“我爸爸就是烈士。”父亲激动地说。

将军看一眼赵团长。

“小赵，照顾好烈士的后代。”

吃完饭，将军急匆匆上马。赵团长用马鞭指一指父亲，对下属说：

在新疆长大

“把他调到团部伙房。”

第二天，父亲到团机关伙房报了到。

父亲对赵团长毕恭毕敬，喜欢带着沙子，听他讲革命故事。沙子的脑子里所有的故事，都是赵团长战斗的故事。沙子理不清是什么时候记住那些故事的。赵团长家的门口，经常拴着不同颜色的高头大马。赵团长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当沙子在赵团长家时，他看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他畏惧地看着那些人。沙子不喜欢他们，他们说话急匆匆的，沙子一点也听不懂，然后还要摸沙子的脑袋，说沙子长得像女孩子。沙子可以感觉出，他们像瞧不起女孩子一样也瞧不起沙子。沙子在小不点大的时候就开始多愁善感了，他可以读懂别人的想法，可是大人们从来不把他当大人。那些大人对着赵团长总是大声地笑，那笑声干干的，那笑声背后隐藏的感觉和沙子对父亲的态度有点像：拼命表现出优点，让人喜欢和赞扬，躲过父亲火爆的巴掌。大人们干笑着，一点也不像赵团长笑起来的样子：声音响亮，情绪高昂。陌生的人们走了，赵团长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赵团长备受人尊重，赵家奶奶不用上班，是个家属，赵团长养着她。可是他们家人从不饿肚子，家里总是有好吃的。最甜的就是包着锡纸的花花绿绿的什锦糖，赵团长会剥开了，逗着沙子张嘴，投进他大张的流着哈喇子的小嘴里，哈哈大笑。那个甜呀！沙子一直以为赵团长就是自己的爷爷，就是自己的亲人。

沙子家平房的东头，有一条小水渠，窄窄的，从来就没有见过有水流过。渠埂子上歪歪扭扭地长着一排沙枣树，由北向南，好长的一排，一直通到办公楼前干部们居住的几排平房。哥哥就

带着沙子在树上爬上爬下的。小时候在团部和沙子玩的就只有哥哥和赵解放。赵解放比沙子大五岁，和他们也玩不到一起。沙子六岁的哥哥就带着四岁的沙子，在团部逛来逛去。那时候，母亲鼓着个大肚子，天天忙忙碌碌地上班，肚子里已经有了后来的妹妹。

他们总在稻草垛里钻进钻出，在屋檐上窜上窜下。一天，沙子爬上屋山头那棵长得龇牙咧嘴的沙枣树，下不来了。沙子颤颤巍巍地爬上去，一瞬间就滑下来，开裆的棉裤被挂在了树枝上。沙子被吊着，上不去下不来。哥哥跳上跳下地伸手够沙子，树太高了。哥哥急得哇哇大哭，沙子看着他，觉得哥哥真笨，哭有什么用呢？哥哥爬上来，拉沙子，手太短。沙子手忙脚乱地去够哥哥的手，没用。沙子在树上一晃一晃的。哥哥扔下沙子，跑了。

沙子看着旋转的天空，阴沉的乌云盖在头顶，一排排房子翻转过扣在地上。沙子觉得好奇，一会儿抬头看看铅色的天空，一会儿扭头看一眼掉在地面的土坯房，远处的人也是脚顶着地面，头朝下移动，有趣极了。后来，沙子累了，睡着了，就那样挂在空中。

在梦中，沙子飘起来，身子轻飘飘的，像云朵一样飘在天空。一只大手把沙子托起来，沙子醒了，是另一边隔壁的卫天地叔叔。父母亲一直叫他“小卫”。他留着长长的头发，高高大大的，一副吊儿郎当的与人不一样的打扮，虽然住在隔壁，父母亲禁止哥哥和天地叔叔讲话，说他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公子哥。沙子不知道什么是公子哥，问父亲。父亲说就是吃人奶，不干人事，剥削工人的坏蛋。沙子又问什么叫剥削？父亲说就是偷抢别人东西的坏蛋。每当父亲这样说话，母亲就嘟着嘴，因为母亲总是觉得父亲在挖苦自己。天地叔叔每天早出晚归，扛着坎土曼到田里上班，

回来，见了沙子会说：“沙子，过来看看我手里有什么？”沙子怯生生地过去，哥哥拉着沙子的手，害怕沙子被天地叔叔抢了去。可是沙子受不了一种诱惑，天地叔叔的笑容晴朗朗的，就像母亲喂奶时的神情，还有藏在他手中的神秘的东西。沙子总会想方设法挣脱了哥哥的拉扯，跑到天地叔叔身边，天地叔叔的手打开了，手里有两颗糖。哇哦，人间最好吃的东西。天地叔叔把糖给沙子，摸摸沙子的头，总说：和哥哥一起吃，不能吃独食！然后就哈哈笑起来。沙子喜欢天地叔叔的神情，他总有一种感觉，天地叔叔温柔而和蔼的样子应该是父亲的样子，可是父母亲讨厌他。每当吃完晚饭，当人们都圪蹴在屋山头，东加长西家短地闲谝，天地叔叔会拿着“红宝书”坐在房头干涸渠边的沙枣树下读书，孤单单地像一只落单的麻雀。大人们说，那个小资又在改造思想了。又一次，天地叔叔握着手里的东西喊沙子。沙子欢天喜地跑向他，沙子的嘴里都是哈喇子：又有糖吃了！沙子掰开天地叔叔的大手，他的手慢慢张开了，原来天地叔叔的手里握了一把真正的沙子，说道：“沙子，这就是你！”沙子呆呆地看着那把灰色的沙子，以为天地叔叔在欺负他，放声大哭。沙子委屈地抽动着肩膀，说：“你是剥削坏蛋！”天地叔叔大为震惊，他知道这样的话，以沙子的年龄是想不出来的，他愤怒地看着沙子，大喊一声：“滚，小赤佬（上海方言：小家伙）！”卫天地是上海支边青年，骂人用上海方言。沙子吓得哇哇大哭，哥哥拿起一块土块砸在天地叔叔的身上。

天地叔叔看着哥哥，满眼泪水。

他自言自语地说：“人的心田里可以盛开鲜花，也可以装满

蛆粪一样的毒恶，为什么连孩子都喜欢恶毒地活着？”

他转身回到他单身的房间。一会儿，天地叔叔的房间传出呜呜的哭声。沙子看到大人被小孩气哭还是第一次，他的心抽搐着，十分痛恨哥哥。

哥哥咧着嘴笑着说：“我把他打哭了。”

沙子心里针刺一样疼，他知道天地叔叔不是被哥哥打疼的，是自己说的话刺伤了天地叔叔的心。从那以后，天地叔叔的手里就再也没有糖了。沙子见了他，内心总是怯怯的，一溜烟蹿了，天地叔叔还是笑，喊着：“沙子被刮跑了！”沙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突然有一天，天地叔叔拄着双拐，出现在眼前。父亲说，刮风，团部的大礼堂起火了，天地叔叔去救火，被火烧伤了小腿。从那以后，沙子看到从不和天地叔叔说话的赵团长，带了好多只会干笑的陌生人，去他家看望他，还送了红色的宝书。此后，父母亲也不再阻止沙子去天地叔叔家，可每次去天地叔叔家，他都在教沙子背“红宝书”，糖也吃不上。沙子厌烦透了，觉得天地叔叔就不是什么好人，一点意思也没有。

天地叔叔托起沙子，把他轻轻地抱下来。他抱着沙子，摸摸他的小鸡鸡，确认他没有受伤，把他放在地上。沙子对着天地叔叔呵呵地笑。

“沙子，我们都想做一只鸟儿飞到树上，人是飞不起来的，只有梦可以带着我们飞起来，以后要老实地走路。”

天地叔叔总是说一些有意思的话，这些话让沙子觉得舒服，像在母亲怀里啄奶的味道。

在新疆长大

父亲来了，谢了天地叔叔，抱着小儿子。哥哥呆呆地站在一边用袖口抹眼泪。父亲转过身去，飞起一脚踢在哥哥的屁股上，他踉跄着扑倒在地，号啕大哭。父亲牵着沙子的手，向家里走去。沙子回头看着哥哥，咧开嘴，哭起来。

父亲说：“你哭什么？”

灰色的天空下，哥哥孤零零地站在那哭。沙子的心沉沉的，像铅色的天空。

过了春节，沙子快五岁了。有了上次的教训，父母商量，让沙子上托儿所。

托儿所在礼堂的后面，是一栋单独的平房，围着栅栏，像关猪的圈。那圈里竟然还有骑的木马和跷跷板。母亲拉着沙子去托儿所，沙子像一头倔驴一样，脚蹬着，屁股向后撅着。有人就帮着母亲，把沙子稀里糊涂扔进了教室。小伙伴在教室里背着手，乖乖地坐着。沙子看到了赵文革，笔直地背着手，老老实实坐在教室的最后面，他是沙子遇见的第一个叫同学的小伙伴。赵文革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不像沙子，一直穿着哥哥穿过的衣服，补丁擦补丁。赵文革总是一群干部的孩子在一起，手里拿个铁制的弹弓，见到什么就一阵乱射。但沙子一直不想和赵文革玩。沙子和哥哥是野孩子，平时都在外面野。沙子上天入地地疯玩的时候，赵文革却在教室里学数数字：1、2、3、4……上的什么课，还有什么同学，沙子一点也不记得了。沙子知道，哥哥一定在外面等自己。后来沙子出来，哥哥拉着他的手，一溜烟地跑了，连续跑了一个星期。托儿所的阿姨把沙子送还给母亲。呵呵，他们管不

了沙子，他野惯了，那个关猪一样的栅栏关不住喜欢四处游荡的野小子。

他们去食堂找父亲。父亲很开心。切了生的豆腐给沙子和哥哥吃。豆腐白白的软软的，飘着黄豆的香味。吃完了豆腐，父亲带他们到外面抓麻雀。

门口堆着一堆堆麸皮，一群群麻雀拨开表层的浮雪，探头探脑地紧张地吃，叽叽喳喳的。看到来人，雀群“嗡”的一声飞起来，黑压压一片，落在对面的沙枣树上，上蹿下跳。

父亲拿出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筛子，一米宽、两米长的样子。他找来一根棍子，找来一根长长的拇指粗的草绳，捆在棍子的中间，用棍子支起大筛子，在筛子底下撒上麸皮。他把草绳的另一头从食堂的窗户里扔进去。他们躲在食堂的窗子后面，悄悄地看着树上的麻雀。空气里，静静的，沙子可以听到哥哥急促的呼吸。比哥哥紧张的还有麻雀，先是一只，探头探脑地落下来，东张西望，然后小心翼翼地跳进大筛子里面，接着又有几只飞下来，两只、三只、四只……然后是一拨一拨地飞下来。父亲的手还有儿子们的手，六只手同时拉动了草绳。扣住了！一次抓了十多只。又拉了两次大筛子，抓了几十只麻雀。

那天，父亲给他们做了麻雀大餐。真香！沙子记忆里吃的第一顿荤菜就是烤麻雀。在那个物质贫乏的时代，一切都靠票券购买的年代。父亲让他们大快朵颐地吃肉。

2. 中弹倒下

1969年，团部的大喇叭天天炸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

马列主义大普及 上层建筑红旗飘

革命大字报（嘿）烈火遍地烧

胜利凯歌冲云霄

七亿人民团结战斗

红色江山牢又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

……

沙子和小朋友们每天学着大人的吼声：“嘿！‘文化大革命’好！嘿！‘文化大革命’好！”没事了就跟着游行的队伍看热闹。

一批批人物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到处游街。原来在主席台做报告的干部和一批“地富反坏右”的家伙们并排站着，低着头，

被义愤填膺的人们高呼着口号批判着，还有许多阿姨被剃了阴阳怪气的发型，女不女男不男的，脖子上挂一串旧鞋子。更有一些平时和善的叔叔阿姨，骂得唾沫四散，也不解气，涕泪纵横地冲到前面，一脚踹向那些低头认罪的倒霉蛋，或者“啪啪”扇几个响亮耳光，发泄着压抑已久的仇恨。大人们呼喊着重复的口号。

沙子兴奋地跑回家，告诉父母亲赵团长被戴高帽子打倒了，卫天地叔叔也被戴着高帽子挨批判。

父亲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小兔崽子，再胡说八道，打死！以后不许在外面学大人呼口号，记住！”

沙子莫名其妙地看着父亲，看着这个乱哄哄的世界。

武斗已经开始了。到处都是枪声。枪声停止了，沙子和哥哥到枪响过的房前捡子弹壳。口袋里装满了弹壳，走起路来叮叮咚咚地响。沙子和哥哥的玩具，也变得时髦，是军用的空壳手榴弹。荒原镇团部这边，是支持“保皇派”的势力。过了联合闸口，到了修理连那边，是拥护军区的“造反派”势力。修理连有车床，造各种各样的土枪和手榴弹。只有到那里，才能找到没有装弹药的手榴弹壳子。闸口是分界线。沙子要去修理连，他学着大人的样子，到了闸口上游，他会高喊：“打倒军区‘造反派’！”到了闸口下游，他会高喊：“打倒‘保皇派’！”沙子和哥哥到处乱窜，寻找乐子。喊什么样的口号，并不重要，他们也不理解口号的含义，只要能过闸口，就可以找到好玩的手榴弹壳和子弹壳。

人们喊着要打倒的“保皇派”，是新疆的一个传奇人物。解放以后，胡子将军离开后，那个“保皇派”主政新疆。“文化大革命”

闹起来，“造反派”造反，“保皇派”倒了。团部的墙头贴满大字报，说“保皇派”对毛主席有“二心”。每当写到“保皇派”的名字，都会用红色的墨汁打上一个巨大的八叉。军代表“造反派”抓了“保皇派”，给他戴上高帽子，在乌鲁木齐四处游街，他儿子也被打死了。拥军派要打倒“保皇派”，“保皇派”要打倒军代表“造反派”。

军代表“造反派”主政新疆军区。1969年，苏军即将袭击边界，军区没有发现苏军动向。苏军乘着坦克，直升机打进铁列克提边防站。夕阳西下，边防军官战士全部牺牲，遗体被苏军火焰发射器烧为骨灰。

打了一辈子硬仗、胜仗的“断臂将军”军代表“造反派”，折在了这个叫做“铁列克提”的弹丸之地上。

沙子五岁了，学会了两面派的做法。他要去南面的修理连，遇到闸口的哨兵，他就高喊“打倒‘保皇派’！”哨兵嘻嘻哈哈笑着，给他们放行。回到团部，他又喊“打倒军代表‘造反派’”的口号。每次喊口号，都是沙子在喊。因为沙子的哥哥崇拜军人，他支持军代表“造反派”，他只想打倒“保皇派”。沙子喊完这些口号以后，就可以在团部和修理连自由出入。沙子跟着哥哥屁颠屁颠地到修理连，跑到车间外的垃圾场找那些车坏的手榴弹壳，弄到了几个手榴弹空壳。

回到家，哥哥给手榴弹壳装上木把子，就是一个漂亮的玩具了。天渐渐黑下来。沙子和哥哥来到东面屋山头的空地。一排排平房的烟筒里冒着青烟，大人们在家里做饭。天地叔叔一个人坐在旁边读红宝书，他紧张地看着弟兄两人。沙子和哥哥站在一起，

沙子看着他向远处投手榴弹，他也想投。哥哥就让沙子站在他的对面，让他们互相投。天地叔叔大声喊着：“沙子别过去！”哥哥厌恶地瞥一眼天地叔叔，骂道：“反革命分子别说话！”天地叔叔张了张嘴，摇摇头，走了。沙子有点害怕：他害怕手榴弹砸着自己，还害怕哥哥凶狠的样子。哥哥从小就有一种天赋，可以把事情做得极端地糟糕。沙子看着他，一步步退到他的对面，他退得很远，停下来。哥哥大喊着，让沙子向他的左手手指的方向靠。沙子胆战心惊地向他指的位置挪着。哥哥投出了手榴弹，沙子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沙子被手榴弹幸运地击中了。那是多大的空地呀，可以骑马赛跑。沙子就站在一个几平方米的地方，可是哥哥就用手榴弹精确地找到了沙子的位置，不偏不倚，打在沙子的天灵盖上。

天地叔叔听到沙子哥哥的哭声，大声呼叫着父母亲的名字，然后背着昏迷的沙子，飞奔。母亲小跑着，哭声震天地跑向医院。沙子的头顶鲜血直流，沙子耷拉着脑袋，身体一抽一抽地躺在天地叔叔的怀里。

沙子醒过来时，头部已缠满白色的绷带，就像电影里那些英雄。母亲抱着沙子回家，大颗大颗的泪滴落在沙子麻木的脸上。走到投弹的空地，父亲看到了一个单薄的影子，那是哥哥。他一直孤苦伶仃地站在那个空地上，呆若木鸡。一群一群的蚊子，在拼命地叮咬他，脸上爬满吸饱了血的蚊子，他竟然一动不动地站着。

父亲叫着哥哥的名字，他糊里糊涂地没有答应。父亲噤里啪啦地轻轻拍着哥哥的脸，把他脸上的蚊子拍死。天地叔叔拉起哥哥走了几步，然后把他背在背上。

在新疆长大

“不要把你的亲人当作敌人。打仗是大人的事情，你们小孩子应该学会读书。”天地叔叔给哥哥讲着道理。

沙子记住了血肉模糊的夜晚和背着哥哥回家的天地叔叔的背影。

沙子总看到赵团长被戴着用报纸糊的高帽，挂着铁锭的牌子游街。一次，他被逼着跪在长条凳子上，低着头，铁丝深深地勒进脖子的肉里。一个瘦小的家伙一脚踢翻了凳子，他被摔得头破血流。旁边陪站的卫天地飞起一脚踢翻了那个瘦猴子。台下的人群片刻沉默，突然有人喊：“打倒上海资本家的兔崽子！”有人冲到台上，对着赵团长和卫天地一阵拳打脚踢。赵团长被打得皮开肉绽。卫天地的惨叫声被愤怒的人群的咆哮声淹没。结果，卫天地被关了禁闭。

父亲因为母亲的原因被调离了伙房，母亲的成分太高，是应该被打倒的对象，可是父母亲本分，邻居都喜欢他们，但还是有领导担心父亲做饭时下毒，就把父亲调到菜地班当班长。赵团长和几个从白水城师司令部发配来的领导都在菜地班劳动改造，由“造反派”监督着。父亲的任务就是教他们种菜。父亲每天带着沙子和哥哥去菜地上班。

菜地在团部的西北角，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沙子的眼里都是金黄的向日葵。菜地中间有一个温室，是少有的红色的砖砌墙，用钢筋搭起房骨，南北两面用一块块玻璃镶嵌出大块玻璃墙面，顶也是玻璃的，三角形的尖顶。沙子和哥哥就在这个温室里玩。“牛鬼蛇神”们都气息怏怏地在地里劳动。

赵团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匪患不断。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李宗仁下令，新疆部队东调。当时有十万部队。陶峙岳抗令，拖延应付。国民党部队分属胡宗南和马步芳派系。陶峙岳和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约定起义。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骑兵一师师长马呈祥是反共顽固分子，也是实权派人物。陶峙岳说服他们和平起义。省政府和驻军中拥护起义和反对起义的斗争激烈。后来，省政府安排银行用六百两黄金收购了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的房屋、汽车。这样，反对和平解放的三个顽固派交出部队，循南疆逃亡国外。陶峙岳通电率部队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当时，南疆当地的一些地主伯克不满特权被取消，和一些地痞、极端宗教人员配合国民党残兵游勇进行骚乱，匪患不断。赵团长完成了在天山以北剿灭尧乐波斯和乌斯曼匪徒的任务以后，带着他的骑兵团来到南疆清剿最后一批残渣余孽。打完仗，就地集体转业，留在荒原镇。

父亲偷偷摸摸地照顾着赵团长。只要菜地没有“造反派”，父亲就让那帮“牛鬼蛇神”坐着休息。看到别的单位的“造反派”过来时，父亲就让他们躲在排碱渠里，怕“造反派”看到了，打他们。有一次，赵团长伤很重，父亲让他在温室里除草。父亲带着大伙在露天劳动。看到“造反派”走了，父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赵团长除草时，总是说：“砍下你的头，十年来报仇！”沙子听到了，给父亲告状。父亲劝赵团长说话要注意，不要被人听到，否则惹祸。赵团长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哭起来，怕别人听见，咬着嘴唇，嘴角被咬烂，吐出一口口鲜血。

有一天，赵团长被打得不行。背上都是伤，衣服贴在结痂的肉里。卫天地给父亲说要一些药，给赵团长治病。

父亲带着沙子去医务室，说儿子病了，要了些消炎药，还要了外用药。卫生室的那个说着上海话的阿姨，警惕地问父亲要紫药水给谁用？父亲紧张得不行，说自己不小心屁股被门上的钉子划烂了，还装模作样地摸摸屁股。那个阿姨不好意思看父亲的屁股，就给了父亲一小瓶龙胆紫药水。沙子憋住笑，低着头看地上，脚不停地擦着地皮。

出了门，沙子说：“爸爸骗人！”上去在父亲的屁股上拧了一下，父亲装作很痛的样子，直笑。父亲带着沙子来到菜地，对赵团长做出训斥的样子，然后让他到温室里面除草。父亲和其他人在大田里一起干了一会儿活，然后溜进温室里，用水打湿赵团长的衣服，把他的衣服碎片一点点从肉痂上面剥下来，用龙胆紫药水抹在他背上。赵团长的衣服红一片，紫一片，脏兮兮的，他疼得龇牙咧嘴。父亲把药给卫天地，让他看说明书，给赵团长服药。

一天，下了班，赵团长坐在地里哭。父亲让卫天地陪着他。第二天，卫天地悄悄告诉父亲，昨天赵团长想不通，要跳涝坝自杀，被卫天地拉住了，两个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互诉苦楚。父亲就让卫天地天天跟着赵团长。卫天地没事就和赵团长说话，总让他回忆当初打仗的事情，赵团长就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不再寻死觅活。父亲经常让赵解放他们到菜地来，陪赵团长，时间久了，赵团长打消了死的想法。

那天，热极了，狗都吐着舌头躲在树荫下睡觉。菜地里却来了一群“造反派”。父亲正和赵团长坐在温室后面说话，看到来

势汹汹的那帮人，父亲站起来，装腔作势地大声呵斥赵团长，他点头哈腰地配合父亲。可是沙子居然学着父亲吼赵团长。父亲一时动怒，顺手捡起一根柳条，狠狠地抽在沙子的屁股上。沙子疼得乱跳。

“造反派”要菜地里所有的改造分子学习唱歌。他们唱道：“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个蛋。”

父亲说：“这首歌里还骂人，毛主席都不答应吧。”

一个“造反派”说道：“这是革命歌曲，不许你唱反调。”父亲撇撇嘴没有说话。

大家学会了那首骂人的歌。“造反派”又教了一首：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敌人，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
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有罪，我改造，
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

一帮改造分子认真地学唱，并排低着头，不时地打自己的脸。沙子觉得好玩，一边学着赵团长的样子低头认罪，一边打自己的脸。“造反派”看着沙子滑稽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气愤地骂沙子：“小兔崽子，不学好，一天到晚跟着‘牛鬼蛇神’学妖魔鬼怪的样子，再学坏，砸烂你的狗头！”父亲恶狠狠地吼着。

在新疆长大

沙子摸一摸头上的伤疤，头有点隐隐作痛，不吱声了。

“造反派”刚走，赵团长发了狂，呼天吼地地叫起来，他听说“造反派”要去学校开儿子赵解放的批斗会，他怕他们像打他一样打他的孩子。赵团长要冲到学校去评理，父亲紧紧地抱住赵团长。

父亲说：“老团长，你到了学校还不是被‘造反派’打死。赵解放最多被他们罚站一会儿。”

赵团长哭天喊地，像一只疯狗一样凄惨乱叫，绝望得吓人。

团部食堂的北面，是一个大涝坝，也就是一个大水塘。

荒原镇干渠的水，不是一年四季长流的。绿洲农区的特点就是依靠渠系灌溉。没有了渠，没有了水，绿洲里的一切都无法生存。而地下水都是碱水，不能饮用。所以，所有的连队，都有人工挖掘的大水塘，人们管它叫涝坝，大的有二百米长，一百米宽，深度有二至五米。生产季节，渠里有水，就要把涝坝灌满，涝坝的水四季不断，水草丛生，是小鱼们的家园，以鱼为生的水獭常年在水中穿梭。涝坝是人们生活的水源地，人们遵守着不成文的约定，涝坝是洁净之地，除了用水桶打水，任何人不得扔任何杂物在涝坝里。所以，从没有人到涝坝里摸鱼，到涝坝里洗澡，或者把脏东西丢进水塘里。大家都约定俗成地保护着涝坝。

平时吵吵闹闹的父母亲突然亲亲密密，带着哥哥去涝坝边洗衣服。沙子的头上还缠着绷带，像英雄王成一样，出门时觉得威风凛凛的。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沙子和哥哥在涝坝出口的小渠里玩着摔尿泥。平时在野外，一群小伙伴比试摔泥碗，用水把泥巴和匀，做出碗的形状，翻过来，对着平地一摔，“啪”的一声巨响。谁的破洞大，谁就赢了，就可以把对方的泥巴切一块补自己碗底的洞口，接着再和匀，又做出一只更大的泥碗，再摔，乐此不疲。有时候周围没有水，背过身去，掏出小东西，尿在干土上，和了泥碗，闻着尿腥气，“啪啪”摔爆泥碗，开心得不亦乐乎。

父亲和母亲有说有笑地在洗衣服。沙子几乎没有看到父亲对母亲温柔过。父亲对待母亲的态度无情而粗暴。而那天，父亲心情很好。沙子和哥哥特别开心，互相泼着水，把泥巴扔在对方的身上。

一个瘸子走过来，那人是被打倒的赵团长。父亲和母亲和善地跟他打招呼。赵团长颤颤巍巍地拿一串葡萄给沙子。

沙子咽了口唾沫，说：“谁吃你‘牛鬼蛇神’的葡萄！”

沙子多混蛋！嘴里脱口而出大喇叭里喊的话。赵团长眼泪流出来，凄惨地看一眼父母亲，拖着被打瘸的腿走了。

父亲上来给了沙子一个响亮的嘴巴。沙子委屈地哇哇哭起来。

母亲警惕地看看四周，确定没人，又怀疑地看着儿子们。他们开始议论赵团长的事情，在他们眼里赵团长是个大人物，是个好人。

沙子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玩着泥巴。其实，他们在偷偷听大人们谈话。那时候大喇叭里都是呼天喊地的政治宣传，他们听不懂，他们喜欢听大人聊天。而大人之间又很少说话，谨小慎微

在新疆长大

地不敢聊天。

沙子听到父亲说：“要对得起良心啊！”

然后父亲看着身边的儿子，知道他们在听大人说话。父亲大声嚷着：“滚一边去，出去乱说，打死狗日的！”

沙子和哥哥吓得跑到一边很远的地方，他们仍然勾着耳朵听。

“我们也管不了赵团长是什么人，在位时，老百姓都喜欢他，他带着大家开荒、挖渠，知道谁家有困难就送衣服，送粮食，是好人！孩子他爸，我们不能欺负好人！”

父亲气呼呼地说：“我又没长着狼心狗肺，这些事情还要你教？”

“哎，可怜呀，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呀，早晚有一天会出人命的。”母亲说。

“熬吧！”父亲无奈地说。

“孩子他爸，昨天保卫科找我去谈话，菜地班有人揭发你，说你的阶级立场有问题，你看团部宣传栏贴你的大字报了，革委会的人说把你的班长已经撤了，你再帮‘牛鬼蛇神’，就要游斗你。我们家都是穷百姓，斗我们干什么？你要小心呀。我们做得对不对？你要是也被打倒了，我们怎么办？”母亲痛苦地问父亲。

父亲摇摇头，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了。昧着良心打老团长不是人干的事情，可是帮着他，只能偷偷摸摸的，抓住了也就成了反革命。活着活着，不知道怎么做个好人了。不过，我是烈士的后代，我不是‘牛鬼蛇神’。不怕，大不了关禁闭。”

很明显，父亲的好心情被母亲说的事情破坏了，他的脸阴沉

下来。

母亲哭起来，说：“人在做，天在看，靠良心活人吧。可是你倒了，我们一家老小怎么办？”

父亲恼起来：“又没有死祖宗，哭个鸡巴毛！”

母亲闭了嘴，默默洗衣服。

衣服快洗好了。突然从东面干渠的方向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武斗一直比较厉害。父母亲的脸变得苍白，吓得要死，大呼小叫着两个儿子的乳名。

远处，卫天地拼命地跑过来，慌慌张张地说：“老班长，快回家吧！以后把沙子他们看紧点，不要乱跑。团里的一个干部，到干渠炸鱼。土制的手榴弹引信着得太快，没扔出去，提前爆炸了，人被炸死了，他老婆哭得死去活来，可怜他一家少儿寡母几个，怎么活呀？”

说完，卫天地惊慌失措地帮父母亲收起洗过的衣服放进铁皮盆子，扛在肩上，向回走。

父亲拉着哥哥，母亲拉着沙子拼命跑。

那是沙子第一次听说死亡，知道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七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大地一片光明，可是沙子的眼前总是升起一股股白烟，寒森森的。沙子冻得缩成一团。

3. 奶奶来了

奶奶从河南老家来到沙子家。奶奶是小脚。奶奶看不起母亲：烈士的儿子娶了地主的女儿！她几乎不和母亲说话。阶级仇啊！怎么可能因为母亲是他的没出息的儿子的老婆，就忘了以前的血泪史！

奶奶对沙子特好。父亲是家里的老二，所以在奶奶心目中，老二是最贴心的儿子。因此，奶奶几乎一刻都不想让排行老二的孙子离开自己。长长的夏天，她总是坐在门前的阴凉下，迷迷糊糊地睡着，麻雀在柴垛上飞上飞下，吱吱鸣叫，苍蝇一会儿落在奶奶的发髻上，一会儿趴在奶奶的脸上，奶奶睁开眼，看看身边懒洋洋的孙子，沙子正流着口水昏天黑地地躲在梦中，奶奶挥一挥扇子，驱赶落在孙子脸上的苍蝇，又勾着头，眯瞪起来。沙子就这样静静地陪着奶奶。奶奶有些孤独。反革命分子天地叔叔喜欢和奶奶一起坐着晒太阳。开始，奶奶不怎么和他说话，可是每当看到奶奶和沙子，天地叔叔就会给沙子一颗糖，然后一屁股坐在奶奶的旁边，天南地北地和奶奶聊天。看到天地叔叔和蔼可亲

的样子，奶奶不再烦闷和警惕，操着浓浓的河南话，聊一些沙子听不懂的话。天地叔叔总是说父母亲的好话，奶奶听了咧着小嘴，露出无牙的粉红的牙床。沙子懒洋洋地进入梦乡。回到家，奶奶对父亲说：“那个娃不像坏人！”父亲总是说：“妈，坏人脸上又不刻字！”奶奶就不说话了。晒太阳的时候，奶奶还是喜欢和天地叔叔说话。沙子有点想念见到天地叔叔的时光，总是甜甜的味道。

粮食不够吃，又多出奶奶一张嘴，父亲和母亲为此经常吵架。有时候父亲把沙子和哥哥赶出家门。他们俩就在房子里丁零咣当地打架。父亲骂母亲是地主羔子。父亲一直以母亲的政治出身为耻。沙子和哥哥也觉得母亲的地主身份是一种让人无法抬头的的事情。沙子在门外大哭，哥哥伤心地看着沙子。回到家，沙子看到鼻青脸肿的母亲，眼睛一直红肿着，他怕父亲也恨父亲。

父亲喜欢带着沙子和哥哥去闸口逛巴扎。每个星期天，附近的维吾尔人都会聚在桥头赶巴扎。荒原镇和红星人民公社相连，南面是阿拉尔垦区，西面是白水城的一个人民公社，北面和白水城接壤。团里是清一色的汉族人，只有到了星期天，周围乡里的维吾尔人才会来到团场赶巴扎，就是逛集市。以前部队有个习惯，为了表达对老百姓的亲昵，把村民都叫老乡。团场的第一批人都是从部队转业的，所以把维吾尔人叫老乡。巴扎就是老乡们摆的集市，是维吾尔语的发音。时间久了，当地的汉族人就把维吾尔族老乡的集市叫巴扎。巴扎上，老乡们带来了许多土特产：苞谷、大米、面粉、蔬菜、鸡蛋，鸡鸭鱼肉，驴马狗羊，应有尽有。最好吃的就是酸奶子，一大碗五分钱。那时，买什么东西都要票，

粮票、布票、肉票、菜票、鸡蛋票、油票……有钱无票是买不到东西的。只有在巴扎上买东西，可以不要票。如果有自治区和全国的票，买的东西会便宜点，如果没有票，价钱会稍稍贵一点。巴扎是最早的自由市场。所以大家对老乡特别和善，老乡也对兵团人充满热情。沙子认识了许多父亲的维吾尔族朋友，他们都是在买卖中结识的。有时候，他们会相约了在第二个星期天的同一地点见面。有时候，父亲会请老乡到家吃饭，然后便宜地买一些鸡蛋或者苞谷面。老乡走时，父亲会带着沙子把他们再送到闸口桥头，父亲还学会了简单的维吾尔语。在团场人的语境里有许多维吾尔语转换的汉语，外地人是听不懂的。比如见了老乡，统称“尤尔达西”；说好，说“亚克西”；说钱，说“穆鲁”；说麻袋，说“塔合”；说衣服，说“裕祥”。一直就这么说。

一天，父亲又买了酸奶子回来。还带来了他的维吾尔族朋友一起吃饭。那人穿着白色的领口绣花的民族样式衬衣，脏得发黑，散发着汗臭味。母亲发牢骚，说：“尽来些不干活，白吃饭的。”父亲认为，虽然维吾尔族朋友听不懂汉语，母亲这样说话是伤人的，还认为母亲是说奶奶。父亲瞪了大眼发起脾气，母亲怯生生地望着父亲。父亲的维吾尔族朋友拉着父亲劝，嘴里不知道说些什么。父母亲开始吵架。父亲拿起酸奶子，连碗一起扔出门外。母亲哭着出了门。沙子心里害怕极了，担心母亲出事，和哥哥一起拉着母亲的衣角，走了一路哭了一路。母亲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走走停停，直到夜深人静，痛苦不堪地回到家。奶奶做好的饭已经凉了，父亲在床上蒙头大睡，奶奶一言不发，给母亲盛饭，母亲一口不吃，坐在床头抹眼泪。奶奶睡了。

第二天，沙子头昏脑涨，浑身无力。奶奶把沙子抱到床上。沙子不停地打摆子。母亲从地里回来，给沙子做了白面面条。那时候粮食困难，不生病是吃不上白面的。母亲给沙子喂饭，儿子已经烧得稀里糊涂。但沙子可以听到母亲叫他的声音，只是他没有力气回答她。母亲就一遍遍叫儿子。沙子觉得那个声音那么遥远，他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母亲以为儿子死了，哀号着。卫天地冲进来把沙子抱起来，拼命向卫生队跑。母亲一路呼唤着沙子的小名。到了医院，一个医生抱过沙子，拿起一根银针，扎在他的鼻子下方，沙子的人中火辣辣地痛起来，“哇”的一声大哭出来。医生说：孩子醒了！

“扑通”一声，母亲栽倒在地上。医生又去救母亲。

后来，母亲说，那次沙子已经死过去了。沙子一直装作不知道。因为，从奶奶抱沙子上床的那一刻，到医生给沙子扎银针，他的脑子里都是清清楚楚的。另一个沙子飘在空中，安静地看着一切，看着沙子抽搐，看着沙子烧得迷迷糊糊，看着母亲撕心裂肺地叫儿子，看着卫天地呼哧呼哧地奔跑，看着医生把银针扎进沙子的人中。躺在母亲怀里的沙子抽缩成一个肉团，口里吐着白沫，翻着白眼，吓唬着母亲。直到沙子被银针刺痛，他哇哇大哭，睁开眼睛。一瞬间，飘在空中的沙子跑得无影无踪，只留下躺在床上的沙子蹬着腿大喊大叫。

出院了，奶奶要回河南老家了。沙子和哥哥欢天喜地地送奶奶。父亲和卫天地背着奶奶的行李去阿拉尔公路搭车。父亲黑着脸一言不发。奶奶迈着小脚，拄着手杖，深一脚浅一脚吃力地走。沙子张开双手，做出飞翔的样子，围着奶奶转，脚下灰色的尘土

在新疆长大

飘散开，奶奶不停地用手在鼻子前扇着，大笑着张开嘴。奶奶嘴里的牙都掉光了，笑起来，脸上露出一个洞，里面露出粉红的牙床。

一辆汽车停了下来。

“要去白水城呀？老太太？上来吧，坐驾驶室。”

父亲抱起奶奶，犹豫了一下，又把奶奶放在地上，奶奶颤巍巍地站在那儿。父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奶奶磕了三个响头。呛人的尘土在父亲黑黝黝的脑壳边散开。父亲重新抱起奶奶，把她安置进驾驶舱。对卫天地说：“小卫呀，一定把我妈送到河南老家，你再回上海。”卫天地点点头，眼里含着泪水。父亲转过身，说：“妈，慢走啊！”父亲的声音怪异，沙子以为父亲在哭，看父亲，父亲却背对着他们。

汽车突然起步，扬起巨大的沙尘，消失在尘土中，父亲呆呆地望着远去的汽车，扬起的沙尘像一道土幕遮挡了汽车的影子。父亲有些发傻。

父亲和母亲分居了。父亲带走了哥哥。沙子不知道父亲和哥哥住在哪里。沙子和母亲住在原来的家里，他和母亲挤在一张小小的木板床上。哥哥总是偷偷地跑来看沙子。可是他不敢带沙子出去玩，怕父亲不高兴。

父亲和母亲闹得最凶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打仗。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大人们说要打仗了，苏修的炸弹要炸过来了。以家为单位，一家挖一个洞。在沙子眼里，那些洞是大人挖出来让伙伴们玩耍的地方。在干涸的排碱渠上，人们沿着渠边掏防空洞，一家一个。父亲带着哥哥算一家，在挖洞。母亲就带着沙子合到赵团长一家，挖洞。赵团长被打倒了，没有人帮他挖洞。赵

团长和他的大儿子赵解放，还有母亲是劳动力。赵家奶奶抱着沙子坐在旁边看。赵文革低头玩他的红色铁皮车。父亲的洞在隔壁，他不说话，拼命挖，哥哥在一边帮忙。可是他们挖得不如赵团长的快。大多数人家的防空洞都挖好了，排碱渠两边是大大小小的防空洞，从远处看，黑洞洞的两排，像放大的老鼠洞，阴森森的，好吓人。洞挖好以后，沙子就在洞里跑进跑出。哥哥羡慕地看着沙子玩，他不敢过来，他要在他自己的洞里帮父亲挖洞。父亲的防空洞和赵团长家的防空洞就隔着几米的距离。可是父亲和母亲一句话也不说。沙子也不能和哥哥玩，内心十分难受，觉得父亲离自己那么遥远，一直担心当再一次进到洞里，父亲和哥哥就会突然消失。他紧张万分，特别绝望。

母亲和父亲领东西，比如肥皂、粮食都是分开领自己的那一份。他们要把沙子和哥哥分开。分菜的时候，父亲推着双轮的手推车，在西边的屋山头，不停地喊：“分菜了！”人们出来取菜。车上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父亲用杆秤给大家分菜，然后做个登记。父亲没有上过学，可是他在扫盲班上课以后，就可以读报了。母亲不愿见父亲，就让沙子提着菜篮子，出去取菜。沙子特别希望父亲问一问母亲的情况。沙子叫了一声爸爸。父亲也不理儿子，只顾给别人分菜，等其他人都走了，他用秤给沙子称菜，然后登记，没有多给沙子一点菜。父亲把蔬菜装进沙子的篮子里，摸摸沙子的头，一声不吭，推着手推车走了。沙子低着头，流着眼泪，回到屋里。

母亲问儿子：“他走了？”沙子大声哭起来。

沙子说：“我要爸爸，我要哥哥！”



母亲搂着沙子哭起来。那些日子，母亲总是哭哭啼啼的。沙子也变得敏感，他真的不希望母亲和父亲分开，一直害怕父亲离开他们。沙子趴在母亲怀里哭的时候，沙子发现母亲的肚子更大了，再过几个月，沙子的妹妹就要来临了。而父亲和母亲却在闹分家。

沙子妹妹出生了。父亲和母亲办理了离婚申请。团部的领导一次次做沙子父母的工作。母亲哭天喊地的，她的身上都是被父亲殴打的伤痕。母亲要求调往离团部最远的一个叫六十八的单位，那里离团部六十八公里。

那天晚上，沙子家的门“嘤嘤”响起来，轻轻地。母亲胆战心惊地问：

“谁？”

门外传来赵团长低沉的声音。门开了，赵团长一瘸一拐地折进来，让母亲把门大开着，也不怕一群群叮人吸血的蚊子飞进来。母亲慌慌张张地给赵团长倒了杯开水。赵团长不说话，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什锦糖放在桌子上，剥开一颗，像以前一样，拿糖在沙子的眼前一晃，沙子流着哈喇子的小嘴张开了，赵团长把糖扔进沙子的嘴里。赵团长哈哈大笑起来。沙子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赵团长的笑声了。沙子咯咯笑起来。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

“我已经给老班长说了，不许你们离婚。”赵团长说完，走了。赵团长也把沙子的父亲叫老班长。

第二天要领离婚证的时候，事情突然就变了。沙子特别害怕离开母亲，他也不希望父亲带着哥哥离开自己。可是，情况突然就变了，父亲和母亲和好如初。父亲搬回了久违的家。哥哥欢天

在新疆长大

喜地地回来了。父亲从此不再打母亲，对沙子也和颜悦色，忙着照顾沙子的妹妹。沙子快乐得呀，走路都一跳一跳的。

父亲带着沙子一趟趟地去工程连。那时候，工程连主要的任务是盖房子和做办公桌椅，是干技术活的单位。父亲去找他们的领导，要求调进工程连木工班。父亲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一直勤奋好学。他特别想学一门手艺。再说，在团部，他闹过离婚还打老婆，他保护“牛鬼蛇神”，还被贴大字报。所有的干部都知道母亲的地主身份，父亲已经抬不起头了。团部的环境让他觉得耻辱，自尊心特别受伤。父亲觉得团部已经无法立足了。沙子妹妹的到来，挽救了他们的婚姻。父亲决定调离这个让人耻笑和充满敌意的环境。

过了半年多，工程连的领导同意接收父亲。沙子家搬到工程连，住在东边第三排中间的风子里。那一年，大喇叭里一直播放着好听的《东方红》乐曲。那个声音是从遥远的天边发来的，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4. 最后的学前时光

来到新的地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哥哥带着沙子又开始到处乱窜。工程连比团部宽阔多了。居民区的东面是学校，夹在团部和工程连之间。南面是西支渠。西支渠过去是一片片稻田。向西走就是宽阔的稻场，然后是广袤的山丘般连绵不断的戈壁沙包。只有一条土路笔直地通向那个和外部世界连接着的阿拉尔公路。北面是农田，瓜地，稻田和蔬菜地。四周是一片片的沙枣林。这里和团部最大的区别是，四周都是农田，遍布四野的灌溉渠和排碱渠，一片片的小树林，农田的西面和北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视野开阔，可以去玩的地方数不胜数。不像团部除了房子就是人，只能从一排房子跑到另外一排房子，他们寻找到了一个更大的乐园。

沙子和哥哥有时去排碱渠里摸鱼，有时去沙枣林里拔沙枣，有时用弹弓打鸟，有时爬到粗粗的柳树上睡觉。他们完全成了野孩子。父亲和母亲的工作比在团部累多了，早出晚归。父亲在木工班当学徒，脏活累活一大堆。母亲分在大地班劳动，整天背着

在新疆长大

坎土曼，出工劳动。坎土曼是新疆特有的农具，维吾尔人发明的，类似一把巨大的锄头，由木柄和铁头两部分构成。柄长一米多，铁头呈盾形，三十多厘米长，挖沙土特别好用，大人们都用这种工具在大田里劳动。

大人下午下班以后，还要到大礼堂学习《毛选》，参加批斗会，或者面对毛主席画像汇报思想。大人们回到家时已经很晚，开火做饭，粮柜里全是只能填饱肚皮的杂粮。大人们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孩子像戈壁的羊群一样被放养着。

哥哥带着沙子，一天到晚都在找吃的。他们到菜地里拔韭菜，在渠水里洗一洗，嚼着吃进肚里，真香！肚子里空空的，一会儿，韭菜把肚子蛰得生疼。沙子经常捂着肚子，无力地坐在地上。哥哥拉着沙子到渠边，喝几口生水。过一阵子，肚子不疼了，他们又到地里找乐子去了。

第二天依然如故。锅里的窝窝头已经蒸好了。有玉米的、绿豆的、麸皮的。那些窝窝头硬得像石头，那是唯一可以吃的东西，是早起的父母亲蒸好以后，留给孩子们的最好的饭，大人们上班去了。妹妹已经被父母送到托儿所。沙子和哥哥晚上去接她。

那些东西难以下咽，他们胡乱吃几口，把黑黑的窝窝头揣在兜里，又出去玩了。有时候，他们用弹弓打几只麻雀，然后爬到沙枣树上拔一些沙枣。把麻雀烤了，就着涩涩的沙枣就是一顿午餐。沙子经常肚子痛，满地打滚。沙子肚子一疼，哥哥以为沙子饿了，就掰一小块舍不得吃的窝窝头给沙子。沙子吃几口，肚子更痛。这种疼痛感一直持续着，其实沙子不知道，他得了严重的胃溃疡！

沙子喜欢在土块场玩，那里聚集着许多小伙伴。

在连队的西北角有一个巨大的涝坝。涝坝的北面就是土块场，涝坝的南面是一个巨大的菜窖。土块场是打土块的地方，连队的房子都是土块砌的墙，所以对土块的需求量非常大。职工都有打土块的任务。大人们在场地中央挖出一个十几米长、五六米宽的坑，把土倒到坑里，灌水和泥。和好的泥被取出来，倒进土块模子里，压实，然后翻倒出来。扣出湿湿的成形的土块。扣土块的时候，必须从场地的边缘开始，一排一排地顺着扣模子。把湿土块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晾晒在场地上。几天以后，土块干了，一层一层地码起来，形成宽宽的、并排的土块墙。一垛土块墙和另一垛土块墙之间，会留出通风的通道。这些通道，就是孩子们玩耍的战壕，是玩捉迷藏最好的去处。男孩、女孩都在那里疯玩。

在那里，沙子认识了他来工程连以后的第一拨小朋友。沙子认识了记忆中第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的父亲和母亲说的是上海方言。

荒原镇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最早的一批是1949年以后和1954年到来的二军的那批军人。然后，是1956年进疆的一批内地支边青年。六十年代初来了一批上海知青。从1963年开始，在上海掀起了一股知识青年赴新疆的高潮。“到新疆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唱着《我们新疆好地方》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在国旗下宣誓：“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是我们最神圣的事业。”十万上海知识青年，热血沸腾，头戴军帽，身穿军装，操着乡音，西出阳关，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漠和高原雪岭。

荒原镇也来了一大批上海青年。上海青年是一支有文化的支边队伍，肚子里灌满了墨水，像沙漠的红柳花一样在戈壁开放。他们当老师当技术员，穿着时髦漂亮的服装，成为戈壁滩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像其他地方来的人，被人们看不起：有一些被劳动改造的人，在旧社会给国民党政府做事的；有一些是被打倒的分配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同地方来的人，抄着不同的方言。来到荒原镇形形色色的人们，结成了一对对夫妻，天南海北的人们组成一个个家庭，生出一群群孩子。这批孩子成为了解放以后的疆二代，不再像他们的长辈说各种各样的发言，都说着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大家叫上海人为“上海鸭子”。因为他们说话呜里哇啦的，外地人一句也听不懂，说话的语速特快。小孩见了上海人，常常说：“上海鸭子呱呱叫，张口说话哇哇哇。”而上海人就是有一种上海情节，有一种对上海自豪感。“阿拉上海”是上海支边青年的口头禅，一种大都市的炫耀和优越，一种区别于其他从大农业省份来的支边青年的傲人之处。只要上海青年在一起一定会说上海话，不管在什么场合。上海青年的孩子特别引人注目。

沙子一下子注意到了那个女孩子，那个叫君君的女孩子，穿着洁白的连衣裙，瘦瘦小小的，嘴角翘翘的，跑步如风，笑声如铃，快乐得像一朵在阳光里飘飞的蒲公英。

哥哥领着沙子又来到土块场。每天都有一大群孩子在那里玩耍。大一点的孩子，不分男女一起玩攻城游戏。

在地上画两个方格，左右对称，一样大小，左边的方块里有一个通道，要围着右边方块的下边和侧边，到头是开口，同样

右边方块也要有一个通道，要围着左边方块的上边和侧边，到头是开口。这两个开口就是城门了。游戏的规则是：先出城，再攻城，只要有一个人先脚踏上对方的城角为胜利。双方人数一样，不能拳打，不能脚踢。一方的队友里分工配合，有出城去攻的，有在城内防守的。防守的守着通道，攻城的人要想法设法从通道中跑出去，攻下对方的城角。不能踩线，被拉倒了，就“死了”，不再继续游戏，但如果有一个攻城的队员踩到了城角，攻城方就胜利了。出城不易，要过对方层层阻挡关口，出城的队友，紧张地在细长的出道上，左躲右闪，或被推出通道，或被抓住“按死”。不但要有万夫莫开的勇气，还要有掩护配合的策略。往往是连带带爬，鼻青脸肿，裤烂衣破，可是却乐此不疲，其乐无穷。胜利者会刮失败者的鼻子，赢家的队友，会一起大声数着被刮的点数：1……2……3……4……5……哈哈，那种快乐无边无际。那是大一点的孩子喜欢的游戏。而小一点的男孩子，喜欢玩摔“泥巴炮”，和好一团泥巴，把中间掏空，抡起来，向地上一扣，空气冲出来，把泥巴冲个洞，会发出响亮的爆裂声，谁的洞炸得小，谁就是输家，会被赢家沾满泥巴的手在鼻子上刮一下，然后，大家哈哈地笑，然后再比，乐此不疲。女孩子们就玩藏马马虎，也就是捉迷藏。

那天，小伙伴摔泥巴正起劲。那个伶俐的君君走过来。每次，沙子都可以看到一个漂亮的阿姨拉着君君的手从水稻地里锄草回来，沙子无数次幻想着那个阿姨用另一只手牵着自己，和君君一起走过那片金光灿灿的水稻田。君君拉起沙子的手，要沙子和她们女孩子一起玩藏马马虎。因为他们女孩子缺一。哦喔，她拉着沙子满是泥巴的手！沙子开心得天旋地转，满心欢喜。其实，

在新疆长大

沙子早就不想玩索然无味的摔泥巴了。沙子看着那群小女孩，蝴蝶一样在身边飞来飞去，早就想置身其中了。沙子毫不犹豫地参加到君君的游戏里。

这个爸爸妈妈从大城市上海来的女孩穿得干干净净，咯咯的笑声清脆悦耳。

她拉了沙子的手！就像母亲抱着沙子一样舒服。他们快乐地奔跑。每一次，沙子都先爬到土块垛子上，然后伸出手，把君君拉上来，然后一起躲起来。他们互相看着，听到同伴们找他们的叫声和脚步声，偷偷地乐着。那个游戏没完没了。沙子多希望，落日再慢一点，再慢一点……

太阳落山了，有大人呼唤孩子的声音。伙伴们依次停止了游戏。攻城的大孩子先散，摔泥巴的伙伴们也去渠边洗手了。君君气喘吁吁地看着沙子和其余的伙伴，摆摆手。那个姿势好看得像蜜一样在沙子心里化了。从小，没有人教过这群野孩子说“再见”！礼貌的用词，是一种奢侈。玩尽兴的伙伴们听到大人的呼叫，头也不回地走了，最多是喊一声：回家了。而这个上海知青的孩子，这个干净得冰一样的小女孩，她微笑着，抿着好看的翘嘴巴，转过头，挥挥手，和沙子告别，走了……

血色的余晖洒满大地，孩子们的呼叫声渐渐消失在夕阳里。

哥哥牵着沙子的手，走在最后面。沙子的心里装满快乐。

以后，君君约沙子断断续续地一起玩耍。有时候他们也会躲到菜窖里藏马马虎。丰富多彩的游戏让沙子忘却了饥饿和穷困。

六月，绿洲已经一片绿色，五叶的野蔷薇花开得正旺。

沙子和一群小伙伴来到土块场。

一阵清风飘过，淡淡的花香弥漫在空中。沙子的鼻翼微蹙，嗅了嗅空气。他顺着花香的味道，朝西面的荆棘丛中走去。他看到了远处一丛从盛开的野蔷薇。他蹲在一丛野蔷薇的旁边，闻着蔷薇的花香，沙子有点迷糊。他呆呆地看着五颜六色的花瓣，蝴蝶悄悄地扇动翅膀，从一朵花瓣飞到另一朵花瓣。时间在花影间静静地流淌着。沙子不由自主地伸手想捉住飞舞的蝴蝶，他伸开手，猛地握拳，蝴蝶轻灵地飞向另一朵花瓣。而沙子的手却一下子握住了野蔷薇的枝条。一股钻心的痛感从沙子的手心散遍全身。沙子打了个冷战。他缩回手，手指和手心布满了野蔷薇干黄的毛刺。沙子痛得龇牙咧嘴。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一手的毛刺。沙子想哭，疼痛感从头皮钻到脚底，又转回手心。沙子咬着牙，一颗颗地拔刺。拔下一颗刺，血就从被刺划破的皮肤里冒出来。一颗、两颗、三颗……刺被沙子慢慢地拔尽，小手血乎邈邈的。沙子留了两颗毛刺，走到小渠边，把手心的血洗净，又把两颗毛刺洗净，把毛刺的铁头并排粘在他的鼻尖。沙子痛苦不堪，他疲惫地坐在渠边。

一只小手轻轻拍在沙子的肩头。

“沙子，我们玩藏马马虎，刚才分组时找不到你，我们是一家。”君君快言快语地说。

沙子咧了咧嘴，站起来。君君拉住了沙子受伤的手。沙子一声惨叫。君君吓了一跳，退了两步看着沙子受伤的手，血已经结痂了，满手都是黑黢黢的血点。君君吃惊得捂着嘴。

沙子笑了笑。

“没事，刚才被蔷薇刺给扎了。”

君君双手握住沙子受伤的手，可怜地望着沙子。沙子的心头像凉水泼洒一样，一个激灵。君君的眼泪落下来，沙子的鼻子一酸，眼泪哗啦啦淌了一脸。他们不说话，小手互相拉着。

那边突然响起小伙伴的叫声。沙子拉着君君快速跑起来。

他们像往常一样躲在土块垛子后面。君君站在沙子的前面，紧贴着沙子。沙子把一颗野蔷薇的毛刺从鼻子上拔下来，轻轻地粘在君君的鼻尖。他们互相打量着对方鼻头尖尖的毛刺，低声哧哧地笑起来。寻找他们的小伙伴在远处不停地跑。他们静静地聆听外面小伙伴的脚步声，一阵阵脚步声由远而近，又消失在远处。

君君对着沙子纯真地笑着。君君的哈气热乎乎地喷在沙子的脸上。沙子咯咯笑起来。君君突然严肃起来。

“沙子，下个月要开学了，我们就不是小孩子了，明天，我爸爸妈妈把我送回上海念书了。”

“不玩藏马马虎了？以后回来吗？”

“没有时间了，我要去上海外婆家上学。”

君君转过脸再不说话。小伙伴们没有找到他们。

“我们认输了，出来了，刮我们的鼻子。”

君君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小伙伴们发出惊呼。

沙子站在土块场上，看着整齐的土块垛，垛墙边的泥土里一排绿油油的蒲公英顽强地从墙角边挤出来，沿着墙边铺开来，一朵朵淡黄的花朵挂在叶茎上，圆圆地开放着，一些脱落的小圆朵仿佛变成了白色肥皂泡，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飘荡起来，在晴朗的天空下飘散。沙子的心里有了一些悲伤，像野蔷薇的毛刺扎伤一样地痛，又像蒲公英的花朵一样飘荡起来。

第二天，这个翘嘴唇的小女孩就不见了。

沙子再和伙伴们玩起来，就有点心不在焉了。他想打听君君的消息，可不好开口呀！怎么可能让他们知道，他在关心着君君，他可以看到小伙伴们的内心，能看出他们的想法：他们也喜欢君君！

突然的一天，这一切就结束了，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从沙子的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蒲公英一样不知飘到了哪里。沙子有一种想用小手抓住微风的感觉，指间里充满了凉爽的空气，感到了舒服，却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留不下，只有那种舒心慢慢藏在心底，让他伤心。沙子第一次感受了留不住的时光和情谊的无奈，他内心充满了悲苦想念，却无法述说。

5. 上学了

父亲拿出一个泛黄的军用挎包，给沙子，说：“儿子，该上学了。”

父亲捂撸着沙子的脑袋，他很少对沙子这样亲切。

那个挎包，是连队发的。团场过去一直是半军事化的单位，三年一次，军装，冬夏各一套。所以，家里的衣服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绿色。父母亲穿的军装，是没有兜的，干部们穿着带四个兜的绿军装。孩子们的衣服，要么是蓝色的，要么是黑色的，要么是大人的军装改小的，绿色的。家里的老大，穿的一般是新的，一家里兄弟姐妹中小的，穿的是补丁摺补丁、宽宽大大的不合体的衣服。军用挎包，也是必需品，用来装“红宝书”。父亲把“红宝书”拿出来，把他的书包给了沙子。

父亲看到母亲出去了，低声对沙子说：“填成份的时候，不许说你妈是地主，只能说爸爸是贫农！爷爷是烈士，不然打死你！”

沙子非常害怕，他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可她却是

地主。地主是一个让人无法抬头，被人耻笑、蔑视、侮辱的名词，只有贫农才是无上光荣的身份。沙子虽然不懂这些词的意思，但沙子知道了，他其实也是一个地主羔子。多么丢人！和沙子家并排房子住着一户人家，所有人对他们都嗤之以鼻，把那家男人叫：老地主，把他的老婆叫地主婆，把他的孩子叫地主羔子。大人小孩见了他们，都避之不及，有的甚至吐口水。他们一家都是任何人可以辱骂和欺负的对象，一家人都是低眉下眼的样子，一副胆战心惊的神态，他们的儿子见了人都是傻乎乎地笑着。可是还是小朋友，无缘无故地打他们，他们从来不敢还手。

可是，沙子竟然也是个地主羔子。父亲深以为耻。沙子也觉得和人说话一点底气也没有。

父亲有着一个红色的家庭背景。父亲的老家是河南唐河县的一个小村庄。快解放了，沙子的小脚的奶奶带着沙子的父亲、伯伯和叔叔。爷爷是个游击队员，在河南桐柏山里打游击。那时候沙子的姑姑出生了。爸爸家有了一个女儿。当时的农村，养不起孩子，许多女孩子生下来，就被大人用水给闷死了。可是沙子的爷爷一心想要个女娃娃。沙子的奶奶终于为沙子爷爷生下了一个女娃娃。

要解放了，许多的地主富农和乡绅的子弟四处逃散，一些开小差的国民党部队的残兵游勇，从大部队逃回来，又不敢回到已经被解放军接管的家乡，就纠集着一些“地富反坏”分子逃到大山深处做了土匪，幻想着过着逍遥自在的无政府的生活。所以，许多拖家带口的农民就被组织起来，成立了游击队，被大部队的人带进临近的桐柏山剿匪。一些土匪在大山里被直接正法枪毙了，

在新疆长大

活着的土匪们更加丧心病狂，不甘于灭亡，做垂死挣扎，血债累累。游击队和匪徒们互相都杀红了眼，仇恨的种子生根发芽。为了新中国的梦想，游击队员要消灭一切阻挡前进的敌人。沙子爷爷就是一个老百姓眼里的英雄，他负责一个小分队。小村庄不时传来剿匪胜利的消息。土匪对沙子的爷爷恨之入骨。

奶奶生女娃娃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大山里。沙子爷爷乐不可支，他决定下山看望他的女娃娃，看望他的宝贝。事后有人告诉奶奶，许多人劝过他，因为几十公里的山路边，到处都是土匪的窝子。但爷爷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回家的路。人们说河南人都是二球，就是愣头愣脑的意思。爷爷的血管里张扬着无所畏惧的血性，他每次都会像打鸡蛋一样打碎敌人的头颅，让他们脑浆喷溅，土匪在爷爷的眼里都是惊慌逃窜的老鼠。收到奶奶生女娃娃的消息，爷爷归心似箭。土匪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磨刀霍霍，等着有一天让爷爷的脑袋搬家！血债的归还，都是血淋淋的生命。

在沙子姑姑生下来第三天，漆黑的夜里，沙子爷爷背着他那杆破三八大盖，小心翼翼地下山了。他没有走完那段山路，密集的枪声响了，爷爷来不及把子弹上膛，就倒下了。沙子的姑姑要了他的命！沙子小脚的奶奶哭得昏天黑地，她对沙子姑姑充满了厌恶，对土匪充满了仇恨！沙子的爷爷成了烈士，一个革命烈士！父亲是烈士的孩子。

1956年，支援边疆，河南到处都是宣传队，动员有志青年去新疆当兵，保卫边疆，建设新新疆。草原、沙漠、歌舞、姑娘，更重要的是遍地的牛羊和飘香的稻米，赛比江南的富足：端上碗吃米，敞开怀吃肉。父亲口水四溅，他雄赳赳、气昂昂地去报名。

他是烈士的儿子，根红苗正，他被任命成一个小队的领队，义无反顾地来到新疆。奶奶哭天喊地地和父亲告别，她无能为力，一个寡妇人家，养了一群孩子，养不活啊。大儿子和三儿子已经入伍在部队。作为家中老二的父亲，没有上过学，调皮捣蛋，整天闹得村里鸡犬不宁，小脚奶奶无暇顾及。奶奶家徒四壁，吃不饱，穿不暖。父亲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作为烈属的奶奶，一心跟党走，她制止不了父亲的决定，只有眼睁睁看着父亲离开她。留下了最让她讨厌的沙子的姑姑和她相依为命。

父亲心事重重地领着沙子去荒原镇子校报道。沙子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一路蹦蹦跳跳。学校在连队的东面。那是一段很远的路程，是一条蜿蜒的土路，人们常年行走，把虚土踩硬了，成了路，路的两边是泛着白色盐碱的碱地。路上都是认识的大人，他们打着招呼，孩子们莺歌燕舞，热热闹闹。

两排面对面的长长的土坯房，南北相向面对着，中间是一块宽阔的空地，算是操场。北面的一栋平房长长的，中间是一间空房，是走廊，廊顶的耳墙上面写着：荒原镇子校。这就是沙子的第一所学校。

卫天地已经在等父亲了。卫天地从上海回来以后，调到了荒原镇子校，他是高中毕业生，学校缺老师。他们俩嘀嘀咕咕说了半天话。天地叔叔肩上扛着一把坎土曼，他比以前要壮实了些，话也比以前多了，见了沙子，拧了一下沙子的脸蛋。沙子觉得奇怪，卫天地当了老师，怎么还扛着劳动的工具，而不是像别的老师一样，拿着一本教科书。然后，卫天地大大咧咧领着他们父子进了办公室。

从走廊进去左右两边都有一扇门，是老师的办公室，里面都是坐着的老师和站着的领着孩子的家长。

一个漂亮的大辫子女老师在登记。登记了名字，问出身。

卫天地大声喊着：“苑老师，给你带来个烈士后代，分在乙班啊，乙班都是贫农的孩子，有前途。”

那个叫苑老师的女老师，抬眼看一眼卫天地，一副傲慢的样子，没有理他。

“什么出身？”老师问道。

沙子紧张不已。沙子是个地主羔子呀，可沙子爷爷是个烈士，沙子到底是什么出身呢？沙子仰着脸看着父亲。父亲轻声说：“贫农！”

老师不再问了。沙子看着老师。大辫子老师微微笑着，递给沙子两本书，叫了他的大名，说：

“你去班里吧，东头的第一间。”

她摸摸沙子的头，说：“这孩子这么漂亮，女娃娃一样。”

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有个这么漂亮温柔的老师，摸着沙子的头。沙子感觉到了她喜欢沙子。而且她不知道母亲是个地主。从小到大，沙子只知道自己的乳名，没有人叫过沙子的大名。今天沙子知道他有一个上学的名字。老师叫沙子的名字了！

她就是沙子的第一位老师：苑老师。

父亲带儿子向东头的第一间教室走去。

“天地叔叔教我们吗？”

“他出身不好，不能教学生，只在晚上辅导教老师学习，白天在大田劳动改造。不能告诉同学你认识天地叔叔。”

沙子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说起天地叔叔躲躲闪闪的，好像认识他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教室里都是小朋友，叽叽喳喳的。家长们互相夸着别人的孩子。

呵！好漂亮的房子，两面都是大大的窗户，镶着透明的玻璃窗，亮堂堂的，不像家里的房子用塑料纸贴着，总是黑乎乎的。还有讲台，还有可以用粉笔写字的黑板。黑板上用红色的粉笔写着五个大字，大人们念出来：欢迎新同学！

沙子是新同学了！

沙子喜欢上课。

沙子是一个在野地里长大的孩子，除了被父亲母亲骂，没有人管教，上天入地，喝着小渠里的生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晒着阳光，有一顿没一顿吃着乱七八糟的饭，跟着哥哥的屁股后面就长大了。懵懵懂懂的什么都无所谓，什么事情都不是事情，只要不被父亲母亲打。生活得无忧无虑。

突然，沙子上学了。有了那么多规矩，背着手，不许讲话，这样子让人痛苦不堪。可是班里有好多漂亮的女孩子和鼻涕哈喇的男孩子，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到上学的时间，都从四面八方来了。过去，在一起玩耍的都是男孩子，野得无法无天。可一看到那些女孩子，沙子就蔫蔫的，说话也不敢大呼小叫了，轻声细语地说话。

班里选了干部，漂亮的女孩小惠当了班长，是老师指定的。她像一个家长一样管着大家。谁不听话，只要她觉得谁犯了错误，她会从座位上走下来用尺子打一下谁。男孩子就做个鬼脸，缩着

头，乖乖的了。女孩子也不再叽叽喳喳。有时候打狠了，男孩子会大声叫，女孩子会哭出来。在黑板上写字的老师，会转过身来，看着大家，再表扬一句厉害的班长。小惠有着很高的威信，大家都服管。有时候被管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瘦瘦的小惠注意到你了，全班的同学注意到你了。

沙子坐在教室里胡思乱想。以前，有一次，掉到水里快淹死了，也没有人管，只有自己拼命挣扎，从水里爬出来，然后趴在渠边，瑟瑟发抖，也不想哭，哭了没用，谁都听不到。然后躲在没有人的地方，把衣服裤子脱下来，晒在树上，一个人光着屁股，躲起来，等衣服晾干，回家。回到家里，还不能告诉父亲母亲，因为那样会被父亲打，母亲骂，谁让你没有脑子，到危险的地方玩。父母亲早就说过，不许爬树，不许下水，不许在大路上玩。可是自己偏偏不听，所以惹了事情，就悄悄地消化，没有人同情你。而现在，每时每刻，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关注着你，不许干这，不许干那。如果你干了，被打不说，全班的同学都会批评你、注意你，真是过瘾极了。自己原来也是一个可以被人关注的人物。

最喜欢苑老师上课。B、P、M、F、D、T、N、L、Z、C、S、J、Q、X 波一坡一摸一佛一得一特一那一勒一兹一磁一司一鸡一七一西。看着写着怪里怪气的拼音，一遍遍跟着老师读，就学会了拼音识字。哇！就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阳光一下子就进了心里，就会读书了。大家说出的话，居然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原来看小人书，只知道好看，连猜带蒙，才知道大概的意思。现在看书，就知道书上的人在干什么了，小画书上一个个人的嘴里冒着圈圈，里面写着他们说的话。天窗被打开了，世界是这么美

好！沙子的眼睛原来是看天空的，看星星的，看月亮的，看太阳的，看飞鸟的，看父亲母亲的脸色的。而现在，沙子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书里精彩的世界，那个有着另一个喜怒哀乐的美妙世界。沙子的眼睛从拼音里，从学会的文字里，看到了一个比眼前世界更广阔的世界。沙子如饥似渴地跟着老师学习。

算数也是个奇妙的课程。1、2、3、4、5，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多少。以前，沙子的世界是一天天混在一起的，只知道有星期天。因为在那天，大人们会休息，会在那一天洗衣服，做一顿香喷喷的饭菜，或者，父亲母亲会在那一天吵架、打架。其他的日子，是一天天叠在一起的，发生了大事情，就记住了那一天的事情。而如果没有可以记忆的事情，就是从天亮到天黑，晚上继续看星星。可是学习了算数，沙子就有了时间的概念，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也有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个字，两支笔，三本书，四面墙，五位同学，六天上课，到了第七天就休息，八个小时，九道题目，十公里路。平时说不清楚的大小、多少、重量、里程，一下子变得明明白白。这神奇的算数！

写数字的时候，沙子不会写8，不会写9，怎么写都写得曲里拐弯的，躺着的，难看极了。班里有一个脑袋长得大大的超人，大家叫他铁头。他只教了沙子一遍，沙子就学会了笔顺，把这两个怪异的数字写得漂漂亮亮了。

沙子喜欢学习。沙子的眼睛好像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下子变得亮晶晶的，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每天到了下午第二节课下课，沙子就走了。下午应该有三节课，可是沙子不能再上课了，因为沙子要去打牛奶。沙子给老师

请假，老师不批假。沙子背着书包，背着一个行军壶，悄悄离开了教室。沙子妹妹那时候只有一岁多，她要吃奶。沙子每天必须去五公里外的畜牧连打牛奶，他忐忑不安地离开学校，毅然决然地离开学校。当沙子离开学校的时候，真的是很孤独，校园里书声琅琅，而沙子却要去给妹妹打牛奶。没有牛奶妹妹会饿死，妹妹是家里的宝贝。

沙子走过团部，走过医院，走过荒地干渠的另一座大桥，顺着排碱渠边一条长长的土路，来到奶牛场。每次当沙子去的时候，打牛奶的人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沙子就夹在大人们中间，等着。有时候牛群会很晚归圈，队伍里的人都焦躁不安，沙子就回想着学校的事情，想着老师教过的课程，想着同学们的笑声，想着班里漂亮的女同学。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当打上牛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有时候，牛群归圈早，挤奶的阿姨，在大家面前挤牛奶，双手抓着奶牛巨大的乳头，左一下，右一下，把雪白的乳汁吱吱地挤在桶里，一会儿，桶满了，就开始一提子一提子给大家分奶。沙子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阿姨的手，那双美丽的大手，那一排排好看的牛的乳头，洁白无瑕的鲜奶！从此以后就定格在沙子的记忆里：美丽的女人就是劳动着的女人。

那天，沙子来晚了，牛奶已经卖完。

沙子握着空荡荡的行军壶，想着饿得叽里呱啦的妹妹，想着母亲无奈的眼神，内心苦不堪言。沙子靠着牛圈的栅栏，无声地看着吃草的奶牛，他不想回家。沙子就那样呆呆地看着奶牛。蚊子密密麻麻地围着沙子，身上露出的地方全是被蚊子叮咬的小包，奇痒无比，可是他顾不了那么多，想着妹妹饿得哭闹的样子，呆

头呆脑地看着奶牛。

太阳落山了，黑色的夜幕降临了。暑气渐渐消散，牛圈里的奶牛停止了哞哞呼叫。牛圈的不远处，是一座坟场，在白天的时候，沙子眼睛里总有一缕缕白烟，在那片上空飘荡，让沙子寒彻心骨。日落以后，那片上空蓝幽幽地发出点点冷光，阴森恐怖。夜色降临，阴冷的气氛让沙子害怕得发抖。该回家了，沙子背着空壶，沿着土路，向家走，家在好几公里以外。走在凸凹不平的路上，沙子内心充满了担忧和畏惧，他仰着脸，看着满天的星星，泪水流了下来，然后扯开嗓子大声哭起来，他的心像被野蔷薇的毛刺扎伤一样钻心地痛。沙子无法表达自己的无奈，还有什么比哭泣更能让他感到安慰和安全的？

那条排碱渠边的土路，洒满了沙子年幼的眼泪。没有人知道！

由于沙子经常无故逃课，班主任苑老师就去家访。家里很少来客人，更别说来了有文化的老师。父母亲对老师毕恭毕敬的，他们把沙子赶出门，和老师在昏暗的家里，嘀嘀咕咕。

老师走了，母亲的脸色异常难看。因为沙子下午老是逃学，老师纠正不了沙子这个毛病，她来到沙子家了解情况。沙子没有告诉过大人：自己每天提前离开学校，去打牛奶。沙子知道，如果他每次放了学再去打牛奶，基本上会空手而归。母亲也不听沙子解释，拧着沙子的耳朵，让沙子站在门外的窗户外。

她收了沙子的书包，把书扔了一地，崭新的书本落了一地，沾满泥土，沙子的心揪作一团。

母亲说：“从明天起，你就不用上学了。”

在新疆长大

而沙子怎么能不上学呢？他喜欢校园，喜欢那里明媚的阳光和琅琅的读书声，还有一起玩游戏的小伙伴。沙子哭得一塌糊涂。沙子不能同时完成两件事情：上学和打牛奶。而每一件事情对沙子都很重要。可是他无法做两件事情让老师和父母亲都满意。沙子哭着哭着，坐在窗户下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沙子躺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偷偷抹泪。

第二天中午，卫天地叫了沙子去奶牛场，找到那个美丽的阿姨。

阿姨看到沙子，吃惊地笑起来。

“沙子，奶牛都在地里，牛奶在奶牛的肚子里，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妈妈不让我上学了。”沙子低声说。

“不上学干什么？你还小呀，你妈妈怎么那么不懂道理？”

“我每天为了打牛奶，下午第三节课老逃课，老师告状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有什么用，爸爸妈妈都在地里劳动。可是打不了牛奶，妹妹会饿肚子。”

“那你就不上学了？这不行，我去给你们老师说。”

“阿姨，可不可以这样，我每天中午提前过来，把牛奶壶放你这，你帮我打了，我下午下课了来拿。”

“这孩子，真让人心疼！”

卫天地说：“大姐，以后让这孩子拿两只壶，一只留在你这，一只打回牛奶，每天换，不必每天中午跑。”

阿姨鄙夷地看了一眼卫天地，没有理他。

阿姨说：“这孩子真有良心。将来一定出息。”

卫天地说：“这个社会都没有出息了，孩子会有什么出息？”

阿姨说：“你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当着孩子面怎么乱说？人家苑老师根红苗正，怎么可能看上你？除非你再投胎一次。”

沙子听得糊里糊涂，猜测一定在说学校里的事情。同学们都在说：反革命卫天地想拉拢腐蚀漂亮的苑老师。

牛奶阿姨拢过沙子，在沙子的额头轻轻亲了一下。

沙子活蹦乱跳地跑回学校。回去的路上，沙子有点看不起卫天地，觉得他是那么让人讨厌的家伙。一路上，卫天地哧溜着鼻子在哭，不时地掏出手绢去擦。沙子突然也有些心酸，但不再和卫天地说话，到了学校，不打招呼，自顾自进了教室。

后来，沙子再没有逃过课。每天下了课，去牛奶阿姨那取牛奶。有空的时候，苑老师单独把沙子留下，给他补习落下的功课。回家时，常常看到卫天地在操场上来回走，看到苑老师，他就远远地站在那里。

6. 打倒一切

晚上的时候，父母亲都要去大礼堂给毛主席晚汇报。小孩子们就站在门口或者趴在窗户上看着大人。每次都有一个干部，拿着一本“红宝书”，领诵一段语录。所有的人就跟着念，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依然兴致勃勃，礼堂里的声音震耳欲聋。然后，会有人对一天的劳动进行总结。表扬一批人，又点名批评一批人。表扬到谁的父母亲，大家就会拍着小手，开心地乐。批评到谁的父母亲，小孩子们就低着头，悄悄地溜了。被批评的大人的孩子，总是被人瞧不起。

那家老地主，时不时地会被突然叫起来，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低着头，站在主席台的下面，面对着大家挨批斗。刚开始，大家觉得好玩极了。时间久了，就有点奇怪的想法：他们每天和大家的父母亲一起劳动，可是就犯了罪，他们又做错了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干一些让人表扬的事情吗？大家的心情也从痛恨他们，转到可怜他们。他们怎么那么傻，就不会做一些好事情？总是被人家批判。

父母亲说：“因为他们是地主，所以永远都是一家坏人，所以要批判他们。”

可是沙子的内心就一直不安得很，母亲也是地主呀。沙子害怕有人知道了这一切，有一天母亲也会被戴着高帽子，站在前面被批判。母亲是沙子世界里不可替代的亲人，沙子离不开她。如果是那样，沙子就去跳涝坝吧！沙子一直这样担心着，内心非常自卑和害怕。

每次批斗完，老地主和他的地主婆，就把高帽子收拾好，小心翼翼地拿着，等所有的人都走了，他们才惊恐地走出大礼堂。他的三个儿子，站在门口等他们。有的小伙伴就嚷起来：打倒老地主！打倒地主婆！老地主也不敢吭声，牵着儿子向家里走。总是有混蛋家伙，偷偷地走上前去，踢地主羔子一脚，快速跑开。胆大的就去踢老地主和地主婆。地主一家人像木头人一样，一言不发，急急忙忙地回家。地主羔子被踢疼了，会嗷嗷哭起来。地主婆就上前捂着儿子的嘴。小伙伴们就幸灾乐祸地大叫起来，呼叫着回家了。

那种时候会非常多，地主一家成了贫下中农的出气筒，随时随地都会被批斗，被捉弄。

工程连有一个叫司马的，一家人都让人憎恨。司马老大的父亲是“文革”中欺负赵团长的家伙，还是人见人怕的副连长，他的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司马老大上高年级，个子和瘦猴子父亲一样高，平日里偷鸡摸狗的，经常去白水城，学了一口混合着回族腔和陕西腔的白水城土话，说话时还带着兵团刺伢子调，流里流气怪里怪气的。地方的人听了以为是陕西话，兵团人听了

以为是回族话，整个四不像，但他却觉得说那种话很了不起，一开口，有一种刁钻和蛮横味道。连队的人对他爸爸毕恭毕敬，他爸爸是一个人物。可是他从来不把他爸爸放在眼里，根本不听他爸爸妈妈的话。副连长是连队的大官，小伙伴们的身父母亲和其他人对这个大官都言听计从，不敢说一个“不”字。可是司马老大，对他父亲理都不理，一天到晚想着法子使坏，领着小家伙们到处乱窜，打来打去。大家对他又怕又佩服得五体投地。

七月，放假了，大家就跟着司马老大胡混。沙子不敢惹他，平时也跟着学坏。

有一天，司马老大带着大家闯进老地主家，他手里握着一根野蔷薇的枝条，枝条的毛刺几乎用刀子刮净了，而顶端还留了几颗毛刺，他挥舞着枝条。小伙伴们都躲着那可怖的枝条，生怕被枝头刺着了。老地主全家人都在。看着一帮无法无天的小伙伴闯进来，地主和地主婆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他们家只有一个锅台和一张脏兮兮的大床，他们的三个儿子正在床上吃东西。司马老大抢过他们的碗，碗里竟然是烧熟的老鼠，恶心死人！

司马老大把碗扔在地上，骂骂咧咧上去：“你竟然敢吃老鼠，污蔑我们伟大的党，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司马老大抽了三个地主羔子一人一个耳光。“啪啪”的声音，非常刺耳。沙子站在门口，看到地主婆散乱的目光一下子亮起来，好像冒出火，接着泪水涌出来，“噗嗒噗嗒”落下来。地主羔子哭得凄凄惨惨。小伙伴们高兴地叫起来。有几个大人就过来制止。

司马老大挥着手喊着：“打倒老地主！打倒地主婆！”小伙伴们也跟着喊起来。司马老大冲出地主家，在跑出房子的瞬间，

他顺手抽了老地主一枝条。老地主一声嗷叫，痛得蹲在地上。司马老大带着小伙伴们，吼叫着向马号跑去。

沙子回头望了一眼地主羔子里的老大，他和沙子是一个班的同学。他目光无神地看着沙子。沙子的心一下子就被冻住了，感觉好冷好冷！

各个连队都有帮帮伙伙，都有领头的孩子头。团部也有孩子头，他们都是干部子弟，他们看不起工程连的司马老大。每次去逛巴扎，或是到团部玩，就可以看到团部孩子头写的“打倒某某”的大幅标语，那个名字就是工程连司马老大的名字。

有人回来告诉司马老大。司马老大就带着大家，也写一幅“打倒某某”的大幅标语，名字是团部孩子头的，写得歪歪扭扭的，在名字的上面向用红笔打上一个大大的八叉，然后糊在连队屋山头的墙上。但团部的人不来连队这边，所以也看不到。司马老大安排大家像特务一样悄悄跑到团部，把团部的标语撕了，贴上新写的。这种活动几乎每天都有，撕了贴，贴了撕。大家觉得刺激好玩，一群小伙伴天天跑去贴标语。标语里的名字也开始换了，只要大家知道的团部有名气的高年级同学的名字，都会被放上去，一番打倒！团部的人也会写打倒工程连不同的人。

发展到后来，就有人在团部的标语墙边护标语了。团部的大孩子多，他们的父母干部多，所以小孩子搞政治，大人似乎放得宽。工程连大孩子基本不参加，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工，害怕惹事。只有一些小伙伴被司马老大哄着，吓着，一天到晚瞎蹦跶。连队的孩子经常被团部的家伙打得鼻青脸肿，凄凄惨惨地回来告状。司马老大觉得那些人是在欺负他，就去团部找他们理论。

他去了照样挨打，但他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吃亏了也要打对方几下。到最后，支不住了，流着鼻血，边跑边说：

“有本事，晚上到西支渠的公路上干！”

对方说：“那晚上打，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如今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小伙伴们已经不再记恨司马老大平时对大家的不好，只要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连队就没有人欺负自己了，因为有司马老大护着，所以特佩服司马老大。过去在人们眼里可恨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优点，他有主意，有胆量，还为了自己一伙的人出头。以前，小伙伴们到了团部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害怕挨打。可是现在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司马老大，小伙伴们都变得野蛮兮兮，明明知道打不过对手，还要和司马老大一起与对手拼命。

从那天以后，连队的小伙伴开始和团部的家伙打石头仗。吃过晚饭，司马老大打一声长长的呼哨，那是集合号。小伙伴在工程连一边的西支渠的路口迅速集中，凑齐二十多个人，浩浩荡荡的。然后在公路上找鹅卵石，口袋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和土块。

司马老大一声呼喊：“冲！”

小伙伴们向公路东头跑去，寻找团部的家伙。有人准备了一面红旗，扛旗的小伙伴冲在最前面。

每次出发的时候，沙子的小心脏跳得不行，激动、兴奋、害怕、刺激。沙子不敢扛红旗，头上飞舞的石头太可怕了！跑在最前面，一石头飞过来，头破血流，吓人！司马老大跑得飞快，大家几乎跟不上。

团部的家伙早就准备好了。以公路上的一座桥为分界线，他们在那头等着。伙伴们还没有冲到跟前，他们手上的石头就劈头盖脸飞过来。沙子的耳边是小石头、土块落地的啪啪声，吓得裤子都快尿湿了。沙子太小，石头扔不远，就把石头给前面的比沙子大的伙伴。很快石头扔完了，大家就从地上捡对方扔过来的石头。石头和土块在黑暗的空中嗖嗖地飞。司马老大一股子劲地投一阵，就带着大家躲在渠边的树后。大家再把石头和土块送到他们手里。好像总有一种默契，这面投石块的时候，对方不扔，对面投石块的时候，大家也躲着不扔。打石头仗不是为了打人，只是为了好玩。是一场孩子心目中的战争，看谁是英雄，谁战斗到最后。

投来投去，扔来扔去，石头和土块用光了。大家累得筋疲力尽，也吓了个半死。双方的孩子头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

“服不服？”

这面的人会一起喊：“有种的再来！”

可是没有人冲过去。喊一阵子，声音都小了。大家就跟着司马老大，扛着红旗回家了。

有几次，连队的小伙伴还是被石头击中了，脸肿的，头破的，眼睛睁不开的。司马老大就去安慰他们。亲自把受伤的伙伴送回家。小伙伴的家长看着司马老大，也不骂自己的孩子。第二天晚上，司马老大会在打石头仗前表扬这些受伤的伙伴，还会给他们苹果和葡萄干吃。小伙伴家买不起那些东西，而司马老大一把一把地奖励受伤立功的小伙伴，不但好吃，还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有一次，团部的家伙，冲过桥，打过来。大家吓得屁滚尿流。

在新疆长大

恨不能有四条腿，跑啊，拼命跑。跑不动了，有的就跑进南面的水稻田里。有的就跑进公路边的排碱渠里。沙子跑进排碱渠，躲在茂密的芦苇草中。蚊子嗡嗡叫着，沙子裸露的肌肤满脸满身被蚊子叮着，瘙痒难耐。可是团部的家伙，就在头顶的渠边，喊杀喊打，在公路上嘻嘻哈哈地笑。沙子一动不动，趴在湿湿的芦苇草中。

一个身影在沙子趴着的渠帮子上晃动。沙子的心快从嗓子眼跳出去。一条水柱从上面落下来，飘过来一股腥尿味。尿珠落在沙子不远处的芦苇草上，噼里啪啦地响。尿尿的家伙嘴里还哼着歌，那家伙的尿脬真大，尿得没完没了。突然，那家伙呵呵笑起来，说话了：

“沙子，出来吧！我的尿，骚不骚？”

是赵文革！沙子和一个班，平时互相不怎么说话。赵文革的父亲不再被批斗了，又回到团部当干部了，不过已经不是团长了。

沙子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蚊子。蚊子吸饱了血，一掌拍下去，手里黏叽叽的，蚊子趴过的地方，奇痒无比。

“我早就看到你躲在芦苇丛里，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每次打石头仗，我就盯着你。”

“盯着打我？”

“呵呵，怕打着你。我拿弹弓打你们，一打一个准。上次那个眼睛被打肿的家伙，就是我用弹弓打的。不过，打出去的不是鹅卵石，都是小土块，我提前在家打出土块蛋蛋，怕把人打坏。”赵文革说。

“那昨天，我们司马老大的耳朵帮子被打烂了，也是你打的？”沙子问。

“你们司马老大是个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家伙，不该打吗？”

沙子对司马老大又恨又怕，平时不敢惹他，更别说打他了。

“怪不得我们的人老是受伤，原来你们用弹弓打我们。不是说好了只用手扔石头，不能用其他东西打石头仗吗？”

“你们连队那么多人，我们打不过，不用弹弓打伤几个，我们就会每天吃败仗，多没有面子，哪有团部被你们连队打败的道理。”赵文革说。

“你们团部的家伙都是当官的，就知道欺负我们贫下中农。”

“司马家没一个好东西，你们怎么跟着他？我们专打那个狗日的。”

沙子听到赵文革骂司马老大，觉得过瘾，但自己不敢骂，再不说话，转身跑了，跑远了，听到后面赵文革喊起来：

“还有一个逃兵，追啊！”

沙子撒腿向连队没命地跑。

团部的家伙也不真去追击沙子，只是“冲啊、杀啊”地乱叫唤。小伙伴们魂飞魄散，兔子一样飞奔。看到连队的小家伙散了，团部的小家伙们胜利了，唱着歌回去：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 把营归

胸前红花映彩霞

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在新疆长大

mi sao la mi sao

la sao mi dao ruai

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歌声飞到北京去

毛主席听了心欢喜

夸咱们歌儿唱的好

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

团部的家伙走了，司马老大一个个点名，把大家又聚集在一起，排着队，扛着旗，一起回家。大家也唱《打靶归来》，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家。

打石头仗的事情闹得蛮大，后来连队的领导和团部的领导就出面制止了。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大家晚上就不再出去打仗了。大人们不让小伙伴们和司马老大玩了。可是大家还是经常交流司马老大的信息。他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头目，大人阻止不了司马老大，但都想尽办法阻止小伙伴们跟着他学坏。

没有人和司马老大混了。司马老大就和他爸爸妈妈还有一帮大人到遥远的戈壁滩上打柴火。每次打满满的一车，他父亲像辕马一样拉着车，司马老大在后面推着。他被晒得黑不溜秋的。

见到大家，就喊大家的名字，说：“晚上去打石头仗啊！”小伙伴们吓得溜烟跑了。他推着车，哈哈大笑。

沙子想，司马老大家也要打柴火生火做饭？原来，沙子以为，司马老大家的一切都是从连队的伙房里拿的。

1971年秋天，伟大的副统帅和他的老婆、儿子摔死在外蒙古。

大人们吓得不轻，每天都偷偷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说这些事情。对小伙伴们来说最大的事情是司马老大父亲的失势，连队开始批林批孔，把他爸爸揪出来，他爸爸三天两头做检查。许多的干部立刻平反，回到了工作岗位，赵文革的爸爸，也平反了。司马老大爸爸被关在学习班教育了一阵，职务也被降了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司马老大就突然无影无踪了。再不敢耀武扬威地在连队大呼小叫了。

放学了，路过他们家，大门敞着，司马老大也像老地主一样贼头贼脑地瞧着外面，他看到沙子，对他笑笑，沙子头一扭，趾高气扬地装作没看到司马老大，他家门口一些丢弃的报纸，散乱地落在地上，乱舞着。

司马老大一家人莫名其妙地安静下来。

沙子的心里空荡荡的，他讨厌司马家的人。可是，当突然有一天，那一家人混得连老地主都不如的时候，沙子有些恍惚，毕竟他们曾经那么不可一世，怎么突然间，老实得让人心里发痒。沙子总觉得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一会儿是大王，一会儿成了小丑。

快开学了，父亲带着沙子回到团部看老邻居赵团长。

赵团长看到沙子，嘴里嘀嘀咕咕地合不拢。赵家奶奶拄着个拐杖，向着背倒开水。赵团长拿出糖果递给沙子。沙子迫不及待地水果糖嚼碎吞到肚子里，眼巴巴地等着第二块糖，可是没有。

赵团长拿出报纸，读：“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主义。”

沙子听不懂。但这几句话沙子记住了。

赵团长神秘兮兮地说：“上面又有事情了。”

父亲没有文化。刚调到团部的时候，赵团长说：“你去扫盲班学识字。”父亲学了半年，可以看报纸了，但看起来很吃力。沙子上预备班，父亲就拿着沙子的书，慢慢学。他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情就到赵团长那里，听他说。有时候，沙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回家的时候，父亲总是很高兴，脾气也非常好。回去以后，就和母亲很少吵架。所以，沙子也特别希望父亲到赵团长那里去。他说的许多道理，父亲都听。赵团长一直反对父母亲闹离婚，他和赵家奶奶支持母亲。

赵团长问起卫天地的情况。

父亲说：“不好，在学校他是老师们的老师，可是大家都看不起他，听说他追求我们沙子的班主任苑老师，被学校批判了，不允许他再接触她。”

赵团长说：“公狗发情了还找母狗，出身不好连找老婆的权利也没有了？啥世道了？苑老师什么想法？”

父亲说：“不知道！人家大闺女有想法也不会说出来。小卫也变了，不再文质彬彬的了，有时像神经病，有时像小流氓，学校的人都躲着他。”

“那个当初打我的‘造反派’老司马倒了没有？”

“只是进了学习班，我看倒不了。”父亲说。

“跳梁小丑早晚不得好报！”赵团长说。

沙子听得津津有味。父亲突然瞪了一眼沙子。沙子无趣地走开。

沙子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锅台上放着的一盒火柴上。暑假的时候，大家经常用弹弓打鸟，然后拔了毛，破了膛，用泥巴裹着，把稻草点着烤鸟肉。火柴很难找。沙子没有钱，三分钱一盒的火柴也买不起。小伙伴们都是把大人用完的火柴盒留着，然后悄悄地偷几根火柴，带在身上。烤鸟肉的时候，遇到下雨天，湿漉漉的稻草很难点着。几根火柴棒，一会儿就点完了，拿着血乎啦他的鸟肉，吃不成！所以，有一盒火柴是件大事情。沙子看上了锅台上的火柴，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在锅台前走动。他们谁也没有注意沙子。沙子迅速把火柴放进口袋，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脸上红扑扑的。沙子坐在小凳子上，装模作样听大人说话。赵家奶奶看到沙子泛红的脸，过来摸摸沙子的额头。沙子装得蔫蔫的。赵团长以为沙子病了，让父亲带沙子回去。

出了门，呵，沙子的心情快乐极了。父亲在前面走，沙子远远地跟在后面，沙子不时地拿出火柴，仔细看，躲躲闪闪看着父亲的背影。

父亲停下来，说：“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他怎么知道儿子口袋里装了一盒火柴？！沙子怯生生地拿出那盒火柴，低着头。父亲的眼里充满愤怒，他扬起手，沙子吓得缩着脖子，他的手停在沙子的头顶。

“送回去，不成器的东西，下次再偷，打死！”

沙子返身一溜烟跑起来。沙子走到赵团长的门口，犹豫着不敢进去，太丢人了。赵团长对沙子那么好，沙子却偷他的火柴。沙子听到赵团长和赵家奶奶说话，担心他们出来，走到门口的柴火垛边，站了一会儿，又来到赵团长家的门口。沙子的腿像被地

在新疆长大

皮吸住了，迈不开腿，侧耳倾听屋里动静。

赵团长、赵家奶奶大声说：“平反了，也不给工作，憋死人，出去转转。”

沙子慌慌张张地把火柴盒扔在赵团长家的窗户台上，兔子一样跑了，跑累了，沙子慢慢走。沙子不敢回家了，脾气暴躁的父亲，会打得儿子哭爹叫娘。沙子有气无力地走着，远远地，看到父亲还站在和他分手的地方。沙子走过去，低着头。

“爸爸，我错了，不该偷东西。”

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牵起沙子的手回家了。

第二天，父亲给沙子两块钱，让沙子自己报到上学。

父亲依然嘱咐道：“不能说你妈的地主成份。”沙子点点头。

进了校园，看到背着坎土曼的卫天地，卫天地远远地招手，沙子装作没看到。卫天地跑过来。沙子看到卫天地，有些厌恶他。苑老师是同学们心中的女神，他怎么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沙子迅速地跑了。

卫天地喊道：“小赤佬，老子又不吃你！”

然后听到卫天地在身后哈哈大笑。沙子吓得屁滚尿流。

7. 一字之师

上一年级了，老师给大家分了座位。沙子和那个瘦小的、肤色有点黑的女同学坐一个位子。这个好看的女孩子主动给沙子招招手，沙子坐下了。沙子的同桌叫小惠，是他们的班长。沙子满心欢喜。

乙班大都是预备班原来的同学，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多了一些新面孔。团部的铁头和赵文革也在乙班，还有红柳。赵文革对各种游戏玩法，都高人一招，玩起来，谁都不是对手。红柳说话总是打结，闭着眼，把头一个字说半天，急人！沙子和他们的家都是工程连的。神童铁头特别有人缘，只要看到铁头进来，同学们都欢呼雀跃。沙子从小敏感，觉得和团部干部的子弟一个班，有点不自在。父亲就是一个文盲，只当过几天菜地班长，好在爷爷是烈士。班里的同学大都是连队的普通人家的孩子，是一群老老实实在家的家伙。沙子是一无特长二不调皮的孩子，父亲做得最大的官是个班长。可能沙子老师早知道了母亲的地主成份，只是不说而已。要不，老地主的地主羔子的大老怎么和沙子一个班？沙

在新疆长大

子的内心一直都是这种想法，他有点自卑，常常不开心。

语文书是天安门的图案，红色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的头像也是红色的金光闪闪的，让人肃然起敬。

沙子会认了第一行文字：“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一个星期里，沙子反反复复学。很快，他把这些字烂熟于心。小心翼翼地写，一撇一捺，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都还正确。沙子知道：错了就会被批判的，甚至还要被告到连队，父母亲也一样会被教育。所以，学习起来，一点也不敢马虎。

沙子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去学校，琅琅书声，快乐游戏，还可以每天见到小惠。

沙子野惯了，比较好动。小惠就不停地抓住沙子的手，让沙子背在后面。沙子的手背不了一会儿，就又开始动。小惠不厌其烦地纠正沙子。沙子上课就好像和小惠较劲。

有一次，小惠急了，说：“我要告老师。”

说完，她举起手来。沙子有点紧张，立刻坐得笔直。老师看到小惠举起的手。

老师疑惑地询问：“有什么问题？”

小惠可怜巴巴地看着坐得端正的沙子，说：“我想回家。”

同学们哄堂大笑，沙子咯咯地笑得最响。老师让小惠坐下。小惠趴在桌子上，低声抽泣起来。

沙子看着小惠，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但沙子知道自己做错了，而且小惠也没有告沙子的状。那天，沙子一直笔直地坐着。可是小惠装作没有看到眼前的沙子，理都不理他。放学了，她快速地收拾好书包，急匆匆出了教室。沙子跟着出了教室。她家和沙子

家不在一个方向，她向东面走，沙子应该向西面走。沙子看着她拉着她哥哥的手，一跳一跳地回家了。沙子变得闷闷不乐。

第二天，沙子早早来到学校。

走过校钟前，沙子用手拍拍校钟。校钟的支架是用两根歪扭扭的沙枣树树干做的。向上的部分留着分叉的三角形树丫，一根钢管架在上面，用绳子把作废的推土机的一个钢圈拴上，挂在钢管上，这就是学校的校钟。一般人是不能敲钟的，只有值日的老师才有资格敲钟。可是同学们每次走过这个打钟，都会用手拍它，听它发出沉闷的嗡嗡声，连蹦带跳地，带着好心情，走进教室。

快上课了，小惠还没有来。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跑来跑去。沙子一点兴趣也没有。沙子坐在座位上，看着门口。同学们纷纷来了。

铛……铛！老师敲起了预备的钟声。同学们安静地坐下，等着老师到来。

门开了，发出唧唧扭扭的声音。所有的目光都看着门口。黑瘦的小惠推开了门，小脑袋探进来，迅速跑向座位。沙子一颗吊着的心，落了下來。

老师进来了。小惠脆脆地喊：“起立！”

同学们站起来，桌椅乒呤乓啷响成一片。沙子站起来，用余光扫了小惠一眼。小惠正大大方方望着沙子，沙子也转过脸，两人相视一笑。

那天，沙子笔直笔直地坐了一天。

课本上讲的都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除了毛主席语录，就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小画书就成了大家最喜欢的课外

在新疆长大

读物。

沙子最喜欢《收租院》的连环画。封面画着一个男人，前屈着身体，抱着一杆枪，怒目而视前方，眼里全是仇恨。一看就是一个要翻身要反抗的农民伯伯。还有长长的诗，记住了一句：

一入收租院，
难忘阶级仇。

大家那时候学习的都是仇恨教育。连环画的人物，是泥塑的，一个个看起来像活生生的人。恶霸地主刘文彩，叼着烟，目露凶光；比沙子大一点的小雇农，背着犁地的缰绳，痛苦前行；老雇农背着粮食，腰被压着，弯得和地面平行……这些人的眼睛里全是仇恨和愤怒！沙子总是被惊得一身冷汗，可是沙子还是喜欢一遍遍地看。

那个苦大仇深的世界让沙子惊叹：原来，旧社会那么可怕，吃不饱穿不暖，还要被地主老财打。沙子虽然经常饿肚子，可是生活无比幸福！

所有课外读物只有连环画。这本连环画和以前的所有小画书都不一样，全是黑白摄影的雕塑，活灵活现的，每个人都用仇恨的眼睛在说话。沙子喜欢这本书。教室的后面有一间图书室，同学们登记上班级和名字，就可以借阅，一次借一本，借一个星期，还了以后可以再借。

一天，沙子终于借到了《收租院》。沙子爱不释手，一遍遍翻看。

沙子非常可笑地想：只要沙子不还，这本书就是自己的了。

沙子把盖着印章的一页撕下来，包了书皮，放在书包里，到处炫耀。每当同学们要看，沙子就拿出来，让他们看几节课，放

了学，沙子又收回来，放进书包。沙子的内心总有一些不安。可是拥有一本《收租院》的小画书，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

早晨，上课了。苑老师让沙子去图书室。沙子知道一切都完蛋了。老师们都知道沙子拿了学校的书不还。沙子磨磨叽叽地去了图书室。图书室的女老师，气急败坏，把沙子一顿臭训：

“为什么不还公家的画书？你以为你不还，就可以偷回家了？你是地主羔子吗？抢夺别人的东西？”

老师骂沙子是地主羔子。沙子仇恨地望着老师，一言不发，他想起《收租院》里那些仇恨的目光。沙子的眼睛本来就大，怒目圆睁，气势吓人。老师瞪着沙子，两个人互相对视，较着劲。老师终于低下头，理了理愤怒的情绪。

“还了就好，登记了名字，也不算偷，就是无组织无纪律。记住，小小的年纪要学好，公家的东西休想要！回去吧。”

沙子走出图书室，双腿发软，只想找个地缝钻下去。怎么有脸见人啊！

沙子站在教室的外边，听着同学们念书。

“怎么办呢？逃吧，又能到哪里去？”

沙子听到苑老师叫自己，低着头进了教室。苑老师什么也没说，让沙子站在窗子边，面壁思过。沙子背对着同学，看着窗外。

一群鸽子在蓝天上自由飞翔。沙子多想飞上天，远远地离开这间教室。沙子第一次觉得羞耻，觉得活着是那么痛苦！

下课了，苑老师让沙子回去叫家长。沙子回到连队，跑到地里。父亲正在挥舞着坎土曼平地。

“我们苑老师让你去学校一趟。”沙子说。

在新疆长大

“小兔崽子，老子忙得不可开交，说吧，又闯什么祸了？”

“我借了本书，没有还，老师说偷书。”沙子紧张地说。

“长本事了，以前偷火柴，现在偷书，该不会以后抢银行吧？”

父亲飞起一脚，踹在沙子的屁股上，沙子在地里打了几个滚，嘴里、头发里沾满灰沙。沙子坐起来，仇恨地看着父亲。父亲举起坎土曼，做出砍他的架势。沙子端直地坐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瞪着父亲。父亲把坎土曼扔向一边，支起双手坐在沙子旁边，和儿子一起抬头望着蓝天。

“沙子，从小要有一双干净的手，再穷，都不能拿别人的东西。”父亲说。

沙子扯开嗓子大哭起来。

父亲没去学校，他觉得丢人。晚上，苑老师来家访，看着沙子一瘸一拐的样子，苑老师默默流泪。

第二天，同学们都在议论沙子的事情。沙子头都不敢抬。

苑老师来了，说道：“同学们，沙子借书超过了还书的时间，违反了纪律，以后大家要及时还书，从小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

沙子把苑老师喜欢得只想叫一声妈妈！沙子得意地看一眼身边的小惠。小惠面无表情地背着手。

苑老师喊了另外一个女生站起来。让她到黑板上写“毛主席万岁”几个字。那几个字是一入校就开始学习的。那个笨女孩，把“席”写成了“度”。苑老师气得脸色发黑，赶紧把那个“度”字擦去。

有同学喊：“老师，她写‘反标’！”

苑老师吓得脸色发白，沉默不语，教室里静悄悄的，有同学的橡皮掉下来，在地面滚动，仿佛巨大的鼓声咚咚炸响。“她只是写了个错别字！她不好好学习，所以她就写错了。大家都不许像她一样，不认真学习，出去不能乱说，谁说了谁就说了‘反标’，叫谁家长来。”苑老师轻轻说。

那个女生稀里哗啦哭起来。苑老师面无表情。

“你上来，把‘席’字在黑板上写二十遍。”

那个女生怯懦地拿起粉笔，委屈得边哭边写。

“席，席，毛主席的席。”苑老师又一遍遍地念。

同学们大声念起来。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苑老师又一遍遍领读。

下课了，大家谁也不敢说。因为只要一说这件事情，就会要把“毛主席”重复一遍，那么，大家就是说反动标语。所以，这件事情，没有人说出去。这一天，沙子记住了三个字：席、度、偷。

小惠好几天不理沙子。他知道，沙子是故意不还那本《收租院》的。因为沙子告诉过她，那本书是自己的，是自己远方的叔叔送他的。她把那本书也看了好几遍，还借回去看。现在，她知道了，原来那本书是公家的。她不想再和沙子坐同桌。她在课桌中间划了一个粗粗的三八线。

她打开铅笔盒。好家伙，她有一支中华牌高级铅笔，印着一个像天安门广场一样的华表标记，耀眼夺目。那墨绿色的铅笔是同学们心目中最好的铅笔，笔芯不易断，写出的字不黑，笔灰也不会把手抹黑。沙子看了眼热。她不是说沙子偷书吗？那沙子就



偷给她看，谁叫她不理沙子呢？老师提问了，她举起手，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沙子顺手把她的铅笔放进自己的书包里。等写作业的时候，她发现铅笔没了。她急着到处找铅笔。同学们都在静静地写作业。她趴在地上到处找。

她突然抬起头，伤心地问：“看到我的高级铅笔没有？”

呵呵，她终于和沙子说话了，沙子内心得意地笑起来。

“你在地上找一找。”沙子小声说。

小惠低着头。沙子把铅笔放在她的抽屉里。小惠还在找铅笔。

“你不要老在地上找，看看抽屉里有没有？”沙子装模作样地提醒小惠。

小惠立刻把书包拿出来，伸着头瞧了瞧抽屉。小惠找到了铅笔，拿出来在沙子眼前晃了晃，开始刷刷地写作业。没心眼的小惠一点都没有想过，为什么刚才没有在抽屉里发现铅笔，也一点不怀疑沙子。

下课的钟声响了。大家把作业交给老师，有的去玩，有的去厕所。小惠还在认真写作业。上第二节课了，小惠交了作业。她想出去上厕所。可是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小惠坐立不安，她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看看老师。一会儿，她趴在桌子上嘤嘤哭起来。沙子看到她的裤子湿了一大片。小惠她尿裤子了。沙子非常难过。

沙子举起手：“老师，小惠病了，要去厕所。”

老师点点头。沙子陪着小惠出了教室。小惠站在那个臭烘烘的厕所外面哭了半天。小惠害羞地望沙子一眼，走到一个土坡上，抬眼看天。

他们一起站在土坡上，望着远处。微风静静地吹着，小惠的头发飘起来，淡黄淡黄的，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太阳高高挂着，阳光四射，湛蓝的天空，无限辽阔，如丝的白云在慢慢游移，鸽子在快速飞翔。干爽的秋风徐徐地吹着，鸟在对面的林子里啾啾叫着，牛也在哞哞干吼，有人在“驾……驾……”地催着负重的牛，背后的教室里传来琅琅书声。他们呆呆地望着自由自在的白云，蓝色的天空一望无际。远处的蔷薇已经结出了红果，一丛丛的野蔷薇像一丛丛在绿叶中燃烧的火苗，在微风中摇曳，空气里浸透了野蔷薇淡淡的香味。

“沙子，你真好！”

沙子羞涩地笑起来。下课钟声响起来。

“走了。”

小惠一溜小跑，她的裤子已经干了。小惠恢复了快乐的神情，甩着双手，蹦蹦跳跳地向教室跑去，淡黄的短发飘呀飘的，好看极了。

学校组织文艺演出，乙班也出了一个节目。

沙子和小惠演。沙子饰演一个不爱学习、粗心大意的落后学生，小惠饰演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学生。她经常教育沙子，要认真学习，可是沙子总以为自己一学就会。有一天，要考试读课文。沙子把“南瓜”念成了“南瓜”。小惠纠正沙子，沙子不服气。

“就是念南瓜！”

“不对！”小惠查字典。

“你看，nan——南，gua——瓜。Nangua，念——南瓜！”

沙子点点头，大声念。

“要改掉马马虎虎的毛病，不会的字不能乱猜，才能学好知

识。”小惠苦口婆心地说。

沙子低头认了错，一遍遍跟着小惠念“南瓜”。

这个小品是苑老师编的。大概“毛主席”的事情提醒了老师。演出的时候，大家的脸蛋画得红红的，小惠漂亮极了。

当沙子念“南瓜”的时候，同学们在底下哄堂大笑。小惠嗔声嗔气地给沙子讲道理。沙子认认真真的听，还自我批评一番，劝小朋友们不要学自己。大家又笑起来。舞台上的沙子，看起来，满不在乎的神情，还有点任性。生气的小惠一会儿嘟着嘴，一会儿直跺脚。她孜孜不倦地教育沙子，满口大人的口吻。演出的效果非常好。

散场了。红柳，远远见了沙子，就喊：“南……南瓜，南……南……南瓜！”

以后很多同学叫沙子南瓜。沙子得了一个难听的外号。

8. 董小子

班里的铁头，总是被老师表扬，有着很高的威信。他穿着大人的发旧的绿军装改的衣服，宽宽大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一块补丁也没有。大家的衣服上都是大大小小的补丁，难看得要命。铁头头上戴着军帽，帽檐上面挂着一个毛主席像章，他的帽子很大很大，戴在头上，威武得要命。同学们把他的帽子戴上，咣咣当当的，而铁头戴着却严丝合缝，他的头超大。

班里有个图书角。每个同学从家里拿来一本连环画，交给学习委员，登记了，集中在讲台右边的桌子上，厚厚地垒了一桌。同学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看，看完了，放回去。有了新的小画书，可以把原来的那本再换回来。教室的那一角总是飘着油墨的书香味。铁头家里的书特别多，一次会交来好几本，都是流行的新连环画。

下课了，大家坐在教室外面的墙根下，读着各种各样的小人书。《三打白骨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进山城》《小英雄雨来》《鸡毛信》《黄继光》《红灯记》《刘胡兰》……小画书上有的

是在底边写一段文字，是故事的内容；有的在人的嘴边画一个飘起来的不规则的圈圈，里面写上字，是讲话的内容；有的在人的脑袋边，画一个圈圈，是书中主人公心里的想法。琳琅满目的小画书，为大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要知道，沙子这些小家伙，几乎没有出过远门，远的去过二十几公里外的其他连队，最远的就是和父亲母亲去过三十公里以外的白水城。大家是一群井底之蛙，井口只有针尖那么大，透着一点点亮光。除了偶尔走在路上听小喇叭里讲故事，就是看小画书。可是大家识字少，许多字都看不懂，只能连猜带蒙，知道个大概意思。铁头几乎没有不认识的字。有时他给大家朗诵，大家听，一片小脑袋，挤在他的铁头边，看着画面。有时大家各看各的，遇到不认识的字，用手指一指，铁头严肃地说：“gu—箍，金箍棒！”又低头看书。大家总是找离他最近的位置，坐在旁边。他的吸引力超强。下课了，阳光暖暖地照在大家的身上，大家坐在地上，围着铁头，痴迷地看小画书。

铁头写了一手好看的字，什么时候都是漂漂亮亮的。沙子写字的时候，铅笔不听使唤，横七竖八地搭棒子，歪歪扭扭的。铁头的字工工整整。老师说，铁头的字笔画干净，还有什么笔锋，个性鲜明。沙子听不明白：字也有个性？铁头没事就拿了一本《革命京剧》的字帖练字。沙子看着羡慕，回家闹着让母亲买了一本，在家里偷偷练字。只有铁头敢光明正大地练字，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沙子只能偷偷学习。沙子的字练不出来，狗啃的一样。沙子更佩服铁头了。

从小，沙子就是一个要人管要人带的家伙。沙子没有那种天

在新疆长大

生为王的力量。沙子的心目中总有一个孩子头式的人物。虽然沙子自由散漫，谁也管不了沙子，可是一旦沙子佩服谁，沙子就追随他，像一个跟屁虫。一群小伙伴里，以前，沙子只认一个司马老大，对其他人，沙子一概不当一回事。小时候，带大家打仗的司马老大，突然变成了小混蛋，让大家六神无主。沙子不再崇拜那些四肢发达，打打杀杀的坏家伙了。

铁头又成了沙子内心的孩子头，但他瘦瘦小小，只有一颗大脑袋与众不同，他的身上有另一种吸引力，就是无所不知的能力。沙子把他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星期天，大家要看小画书。班里的钥匙在班主任和小惠班长那里。铁头带着沙子和红柳去找小惠。小惠家大人把她管得很严。大家找到她家，喊她。

小惠的妈妈出来了。

“铁头，什么事情呀？”

“和小惠一起去学校打扫卫生。”铁头不说拿钥匙的事情。

小惠兴高采烈地出来。她妈妈不信任大家，又问了一堆问题。知道大家想要钥匙，小惠立刻提高了警惕。

“老师说过，除了班长和值日生，其他的人不能拿钥匙。损坏公物要赔偿，丢了公物也要赔偿。”小惠义正词严地说。

铁头说了一大堆好话，没用！小惠被他妈妈叫进去了。

大家垂头丧气地去学校。大家隔着玻璃看着那些小画书，心里痒痒啊。

想一想：可以没人打扰看一天，想看哪本就看哪本，也没有其他同学抢，多过瘾！

大家围着教室转了好几圈。铁头发现一块玻璃烂了个缺口。沙子和红柳站着，铁头踩在大家的肩头，爬上去，手伸进缺口，拔下插销，推开了窗户。他伸出手，拽大家上去。他的手被玻璃划出了血印。大家贼溜溜地钻进教室，大呼小叫着去找喜欢的小画书，然后，静静地在教室里待了一天。

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又钻出教室，把窗户插销扣好，各自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小画书，让沙子陶醉，让沙子们不顾一切。

此后，铁头经常带着沙子，用这种方式钻进教室，寻找小画书里无穷无尽的乐趣。

当冬天来的时候，学校的修理工把破烂的玻璃换下来，还钉了厚厚的塑料纸。打不开窗户了。大家就去滑冰。

那年的大事情，除了司马家倒霉了，还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副统帅乘飞机逃跑，摔死了。

刚开始，神神秘秘的，大人们背着小孩说这些事情，他们紧张得不行，都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人前几天还在举着印着毛主席相片的语录本，喊：毛主席万岁！喊：万寿无疆！突然就出事了。那些日子，大人们不让小孩出门，不让他们乱说话。怕小孩们胡说八道，说了大不敬的话，被打倒批判。人心惶惶。

这些事情发生在暑假里。

开学没几天，沙子和铁头聚在一起。

“副统帅死了，摔死在外蒙古。”铁头说。

来上学的时候，父母亲专门嘱咐沙子，不能在学校说大人们的事情。母亲说，他们大人谁也搞不明白，小孩子别乱说话。沙子被铁头的话吓住了。

在新疆长大

但是，铁头却大大咧咧地给大家当故事说。身边围了一群同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那个家伙是个叛徒，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他和他老婆、儿子一起摔死了。”铁头高声说道。

沙子不知道外蒙古是个什么地方。沙子也不敢接话。因为，大家只是听大人传说副统帅死了。今天，铁头说他们一家都死了。沙子吃惊不小。几天前，家里还挂着毛主席和副统帅一起招手的相片。

沙子知道铁头什么都懂。但这件事情，小孩子是理解不了的：怎么副统帅一下成了叛徒。叛徒比地主坏多了。

这些事情怎么这么奇怪。就像母亲和隔壁邻居。第一天沙子和隔壁的伙伴玩得不亦乐乎，第二天，母亲就和他妈妈吵得一塌糊涂。然后两家绝交，再不许孩子们一起玩。对方就比地主还要坏了。

沙子不接铁头的话。铁头看看沙子，以为沙子不相信，就约了沙子，下课一起到团部的办公楼看图片展。沙子期待着放学。

下课了。铁头带着沙子、红柳和赵文革一起去团部办公楼看展览。团部办公的地方叫办公楼，实际上就是一排长长的平房，中间有个过道，这个过道是两层的，旁边有上去的楼梯，上面只是一个类似观景台的地方。过道的中间是两排宣传栏。一边画着老农民陈永贵，戴着个白毛巾，站在虎头山上。另一边，就是打倒叛徒的专栏。

让沙子意外的是，卫天地也在楼道里看展览。沙子有些紧张，好久没有和天地叔叔说过话了，看到他的感觉有些奇怪，感到亲

切，又有意识地躲着他。大家都有些犹豫。

铁头说：“大赤佬是团里最有才气和个性的家伙，肚子里都是学问。”

红柳说：“chi——ai 柴，柴……柴……柴火的柴。”

赵文革说：“红柳，把话说清楚了再说。大赤佬救过我爸爸，做过禁闭。我爸爸说这娃娃活得秉性。”

红柳说：“他老想对苑老师耍流氓，要是耍上就好了，也吓……吓……吓唬吓唬大辫子。”

铁头说：“人家是谈恋爱，不过大赤佬成份太高。”

铁头带着沙子他们去了宣传栏。卫天地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沉默寡言，老坐着背毛选的人了，自从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批判会，已经变得对事事无所谓的态度，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出口骂娘，动手打人，习以为常。认识他的人都躲着他。卫天地是上海人，总骂别人叫小赤佬，所以，人们给他起了外号，叫“大赤佬”。

大赤佬看沙子他们过去，嘴角拧了一下，像笑又像哭。沙子低着头。他摸了摸沙子的脑袋，沙子躲开。

大赤佬说：“小赤佬，你跟着这个小赤佬混，将来一定能混出个样子，以后长大了别开飞机，要造个打不下来的飞机。”他指一指铁头。

大赤佬走了，说道：“人间正道！人间正义！”

红柳小声说：“神……神……神……”

赵文革说：“经……经病。”

大家笑起来。

第一幅是一幅简单的地图，画着昂着头的中国雄鸡，全是大红色的，在鸡背上有一块沙漠，画了一架飞机扎进土里的样子，算是坠机现场。

铁头指着地图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北京在鸡嗓子那儿，是祖国的核心，新疆在西北面的鸡尾巴上，白水城在鸡尾巴的南面。”

沙子怎么也看不懂那个花花绿绿的地图，而铁头的眼里有那么大的奇妙世界。

铁头指一指白水城的旁边：“看，这就是荒原镇，我们现在站在这里。”

沙子的脚底飘起来：原来，我们一直站在一片纸上面，纸要是破了，我们不都掉下去了？沙子以为地皮就是一张纸，地底下是空心的黑洞，心中升起莫名的恐惧。

铁头指一指鸡背，说：“这是外蒙古，飞机在这里坠毁的。”

沙子惊叹不已！铁头的知识怎么这么丰富，什么都懂。这些知识老师没有教过，谁都没有告诉过，沙子一概不知。

第二张照片里，一架四分五裂的飞机，只留下一截尾翼还是好的。另一张照片里，一堆模糊不清烧焦的人，标注着哪一个焦炭一样的人是谁。那帮人都丑陋地蜷缩着，几乎赤身裸体，面目皆非。

铁头指着图片，说：“这是那个叛徒，这是他老婆，这是他儿子。”

沙子看了半天，也认不出谁是谁。只见过副统帅的画像，对他的老婆、儿子，沙子还是第一次听说。大家趴在玻璃栏上想看

个究竟，看一堆散落得黑乎乎的死人。沙子内心震撼不已！那个曾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人神！今天就死在照片里，而且死得那么丑陋不堪。沙子的身体直打哆嗦。

红柳看着，哈哈笑起来，指着照片说：“看……看，他……他大鸡鸡都露出来了，他老婆屁股都烧焦了。”

赵文革点点头，说：“就是，就是，罪该万死！”

沙子不敢看了，他又看到那些烧焦的死人在冒着白烟，他总是看到有人头上冒白烟。有一次，他看到连队的一个身强力壮的叔叔头冒白烟，他吓得以为遇到了死人。那个叔叔嘻嘻哈哈地过来要抱沙子，沙子急忙躲在父亲的背后，父亲奇怪地看着沙子，沙子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听说那个叔叔淹死在干渠里。沙子不敢面对冒着白烟的任何人的脸。

沙子仓皇失措地狂奔，听到后面铁头和红柳叫他。沙子跑得飞快。沙子的脑海里，都是那些丑陋不堪的焦尸。死亡是那么丑陋，让人恶心，让沙子恐怖不安。当天夜里，沙子发了一夜的烧，一直在打摆子，眼前，都是焦黑变形的人，龇牙咧嘴倒了一地。

9. 饿肚子

称粮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荒原镇缺粮缺肉。吃的面有八种，颜色超过了七色的彩虹，米有三种。白面和大米是最好的，但一个大人只有两公斤，一个小孩是一公斤。较好吃的还有苞谷面和稗子米。然后是乱七八糟的粮食，豌豆的、绿豆的面，连麸皮也是一种面。称粮时，要拿一大堆面袋子。袋子上面都用毛笔字写了各种面的名称。称了各式各样的面，其实加起来，就一大袋子，母亲一个人就背回了家。

做饭的时候，都是乱七八糟的面，一种面的味道是非常难吃的，就要把各种面混合在一起做饼子、馍馍和面条。颜色混杂，说不清楚是什么颜色，说黑不黑，说绿不绿，奇奇怪怪的，没有一点食欲。

穷得什么也没有。那种贫穷，让人愤怒。菜也吃不上。放了学，一群小伙伴到大田里的田埂上挖野菜。蒲公英呀，苦苦菜呀，都是长在田边的野草。拔苦苦菜的时候，根茎一断，会流出白色的汁液，一会儿干了，变成黑色的，手上也是黑黢黢的脏样子，野

菜发出苦涩的味道，液汁粘在衣服上就无法洗去。等书包里装满了野菜，大家回家了。母亲会把野菜用开水烫了，拌点盐，就是晚上下饭的菜了。吃到嘴里依然是苦的，有什么办法呢？什么吃的都没有。

到了星期天，母亲早早地叫醒沙子，去到菜籽地里或者柳树林里采蘑菇。起来的时候，星星还在天上一闪一闪的。起得太早，露水打湿了衣裤，冷飕飕的，身上直抖。不能去晚了呀，谁家的大人都是这样，带着孩子在地里找吃的。当来到地里的时候，还有更早的一批人，已经在地里了。大家闻着蘑菇的味道，在黑漆漆的地里找。还好，田里总会长出一些可以吃的东西。一个上午，母亲的柳条筐里，装满了野蘑菇和野菜。回家了，阳光照到身上，晒得不行。可是内心充满了快乐，下午可以出去玩了，晚上可以吃一顿好吃的蘑菇菜了。

整个秋天，沙子和父母亲都在找吃的。当红薯熟的时候，大人们把红薯挖完，交到连队的菜窖里。那片红薯地就是孩子们的天地了。所有的小伙伴都会拿着坎土曼去“遛红薯”，把地再刨一遍可以挖出半截的或一些小的红薯。

星期天，父母亲带着沙子和哥哥，走十几公里的路，在靠沙漠边的水稻地边，找老鼠洞。父亲很有经验，看看老鼠洞口的土，就知道洞里面有没有稻穗。老鼠总是把洞打在离稻田很远的戈壁墙上，挖出的土，老鼠会把它推平，伪造成一个普通的洞。可是，挖出的新土和戈壁的旧沙土是不一样的，新土摊得越多，说明鼠洞里的稻穗越多。鼠洞被挖开了，大大小小的老鼠到处乱窜。终于挖到了储食仓，鼠洞里塞满了黄澄澄的稻穗。老鼠躲在远处，

贼溜溜的眼睛，望着大家，可怜巴巴的样子。沙子动手把稻穗装进袋里。一窝鼠洞的稻穗可以装半袋子。父母亲兴奋无比，要知道，沙子一个夏天几乎没有吃过米饭。连队种了很多水稻，大人说都上缴了。沙子一直没有搞明白，种地的大人都吃不饱，可种出的粮食还要上缴！都交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更多比沙子更饥饿的人吗？秋天，地里都是金灿灿的水稻，可是大米到哪儿去了呢？谁吃了呢？

挖完鼠洞，面口袋里装满了稻穗。该回家了，沙子回头，看到老鼠围着被挖开的鼠洞一圈圈乱转，吱吱乱叫，让人心寒。

沙子在想：它们冬天吃什么呢？

沙子走到一丛野蔷薇边，小心翼翼地拔下几颗红色的蔷薇果塞进嘴里。蔷薇果像一颗缩小的葡萄，颗粒饱满，一片通红。沙子慢慢咀嚼，涩涩的红果汁填满口腔，嚼到最后有一丝浅浅的甜酸味道。沙子笑起来，又小心翼翼地剥下一颗野蔷薇的毛刺粘在鼻尖。

回到家，把稻穗晒干，打出米粒，就是大家最好的粮食了。大家可以吃到米饭了。可是那米里面渗了细细的沙，还有浓重的发霉的味道，嚼在嘴里，嘎嘣嘎嘣卡牙，糟叽叽的，而那一年里唯一可以往饱里吃的米饭。

放在家里的红薯是有数的，没有大人的允许，不能随意吃。一天，放了学，沙子饿极了，头上冒着虚汗，心慌慌的，迈不开腿，有气无力地，他有一种想把木头吞进肚子的欲望。沙子翻箱倒柜，橱柜里有几只红薯。沙子眼冒绿光，不顾一切地拿起红薯，连土带泥吃起来。窗外传来蹬蹬的脚步声，父亲和邻居打着招呼。父

亲回来了。沙子看一眼红薯，那是家里的口粮，一颗一颗都记了数。沙子想把红薯扔到床底，可是胃在翻江倒海地痉挛，饥饿感疯狂地揪嗜着沙子的食欲。沙子不顾一切地张开小嘴，企图一口把红薯吞下。然而，粗大的红薯硬生生地卡在沙子的嘴巴里，无法咽下，也不能吐出来，嘴角被撑烂了，鲜血直流。沙子用手使劲拔出红薯，红薯变了颜色，鲜红鲜红。嘴，彻骨地痛。沙子惨叫一声，痛苦地哭起来。

父亲推开门，疑惑地看看沙子，他明白了，幸灾乐祸地笑起来。笑过了，他的眼泪流出来，无声地哭起来。

“孩子，爸爸没有本事，让你们吃不饱。”父亲泪流满面。

沙子第一次见父亲哭，那么悲痛。

揪心的胃痛，一直折磨着沙子。沙子一直以为是饿的。有一天，沙子从抽屉里翻出两百克的细粮饭票，偷偷摸摸地来到伙房。伙房胖胖的厨师笑咪咪地摸着沙子的头。

“买饼子？给爸爸送饭？沙子懂事了，知道给大人弄吃的了。还在炕，得等一会儿。”

沙子点点头。巨大的方形平底锅，“滋滋”冒着油烟，白面饼整整齐齐地摊在锅里，好几排，有几十个。口水塞满了牙缝，沙子舌头在口腔里打转，一口口吞咽着唾液，眼睛直溜溜地望着渐渐变得焦黄的面饼。面饼终于炕熟了。胖子厨师用铁铲，铲出两只，递给沙子。

“不要你爸爸没有吃上，都让你吃光了。今天你买了两百克白面饼，两天的细粮定量用完了，明天就不能再买了，要买，后天可以来。”

沙子扭头跑了。怕人看见，他把面饼急忙塞进衣服，捂着肚子，狂奔。炙热的面饼贴着沙子的肚皮，烫得沙子直咧嘴。可是，沙子不敢拿出来，他怕别人看到，他要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享受一顿美食。沙子跑到西干渠的路边，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取出面饼。肚皮被面饼烫得泛红，微微起了几个水泡。皮肤的痛苦和胃痛双重折磨着沙子。沙子顾不了那么多了，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七岁的沙子只有一个小小的肚子，吃完一块面饼，已经堵到了嗓子眼。沙子的肚皮高高鼓起，涨得难受。沙子看看手中的另一块面饼，独自发呆。吃了？肚子要爆了，盛不下了。扔了？那可是白面饼呀，多少次做梦想念的美味。再说，父母亲要是知道沙子扔了一块白面饼，会怎样暴打这个不可理喻的小偷儿子。沙子犹豫着，腹痛和罪恶感一波波袭上心头。沙子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徘徊着。沙子想得头痛欲裂，抱着脑袋，对着天空怒吼着。沙子仰天长啸，泪水滂沱，漫无目的地向前跑。跑吧，那能减轻肚皮的痛苦；跑吧，那能减轻世界砸在心头的痛苦。

跑啊跑啊，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沙子的肚子更加剧烈地痛。沙子躺在地上，卷曲着身子，哀号起来。空旷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沙子哭得声嘶力竭，虚弱地躺倒在炽热的沙土地里，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

“沙——子！沙——子！”

旷野里到处是焦急的呼唤声。沙子醒过来。太阳已经落山了，暮色降临。沙子的身上趴满了吸饱血的蚊子。沙子听到大人们和同学们都在呼叫他的名字，此起彼伏。沙子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手里仍然拿着剩下的白面饼。

“我在这里！”沙子大声应答。

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冲向沙子。母亲抱起沙子，没头没脸地亲吻他。沙子冷漠地看着慌乱的人群。

第二天，沙子在家躺了一天，没有上学。

同学们都在饿着肚子。可是学校却在组织忆苦思甜饭。还让大赤佬陪站在台子上。大赤佬家是资本家，小时候剥削工人阶级，没有吃过苦，所以给了他一只大大的碗，让他在台上吃。大部分的饭是用麸皮和苦苦菜做的稀糊糊。苦苦菜没有用开水过一遍，完全是苦的。尽管大家平时经常饿肚子，但吃那样的饭，还是难以下咽。吃饭前，总有几个苦大仇深的叔叔阿姨，述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吃过的苦。说完了恶狠狠瞪着大赤佬，好像他们的苦都是大赤佬给的。大赤佬笑咪咪地望一眼诉苦的人，大口喝忆苦思甜饭，喝汤声出奇地大，刺耳得不行，把严肃的会场搅得可笑。悲戚戚的音乐环绕着会场，控诉的大人们声泪俱下。

有人一激动，高喊：“不忘血泪仇！”

大家挥舞着碗跟着喊，碗和碗碰撞在一起，叮叮当当地。然后有人带领大家齐声高唱《万恶的旧社会》：

天上布满星
月亮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史
地主鞭子狠

在新疆长大

夺走了娘的命
可怜我这放牛娃
仇恨在心中
……

唱完了，排着队，拿着碗，一人领一碗稀糊糊。几根苦苦菜黑乎乎的和麸皮混在一起，说是糊糊，稀不拉几，说是水，黑魆魆，黄兮兮的，看了恶心，闻了要吐，汤饭苦得难以下咽。有些同学不想吃，就慢吞吞地咽，胆大的趁老师不注意，把饭倒在其他同学的碗里。有的吃完了一碗，为了表示对旧社会的痛恨，获得老师表扬，还会举手要第二碗。大赤佬吃完了，把碗高举着给大家看他的空碗，然后，一副吃惊的神态看着底下狼吞虎咽的孩子们，故意把眉毛皱着，装出万分吃惊的样子。他的举动，看得那些忆苦思甜的贫下中农们怒火中烧，不时地吼他。他几乎没有听见一样，摆弄着痛苦不堪的表情。

散会了，大赤佬遇到往回走的沙子，说：“人活着就要吃饱，要吃好吃的饭，人骗得了人，饭骗不了肚子。”

沙子不理他，走了。

沙子吃一碗以后就肚子疼。万恶的旧社会的饭就是害人！

10. 学艺术

沙子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沙漠边的小绿洲。地方县乡的地域早有人居住和生活。所以，兵团屯垦戍边以后，就是围着已有的绿洲边缘开荒种地。荒地开出以后，要先压碱，挖排碱渠，然后先种葵花、豆类植物，施肥。几年以后，荒地成了熟地，可以种蔬菜和稻米谷类了。这里，就是一片荒漠。

比荒漠更厉害的是文化的荒漠。团场除了干部能读一些报纸，就是可以从大喇叭中听到一些信息，都是时事新闻，革命歌曲，京剧样板戏。晚上偶尔可以看一场电影，算是最大的享受了。再就是，孩子们可以从学校学一些课外的知识。

沙子没有出过远门，没有走出过荒原镇。荒原镇南北长二十二公里，东西宽七公里多，一百六十平方公里的绿洲是沙子唯一的世界。

绿洲的北面是白雪皑皑的天山，天晴的时候，云缠雾绕，无限辽阔，无比壮丽，像一幅画一样挂在天边，让沙子生出无限的幻想。沙子总是想着有一天，走出这片荒地，走到大山里，看看

在新疆长大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山的那边,就是天安门了吗?沙子爱北京天安门,北京又在哪呢?沙子的内心充满了疑惑。沙子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而沙子知道,外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

因为有了“南瓜”的小品剧,苑老师注意到了沙子的特长。学校成立了演出队。

苑老师是班主任,喜欢带着一批活泼捣蛋的家伙跳舞唱歌。班里一天到晚,歌声嘹亮,一群小伙伴生龙活虎的,天天唱着各种各样的流行歌曲。一会儿唱《红灯记》,一会儿唱《卖花姑娘》。

有一首歌,刚开始在大喇叭里放,而大多数同学不会唱,只有苑老师带的演出队的同学会哼哼:

手拿小镰刀呀
身背小竹篮来
放学以后去劳动
割草积肥拾麦穗
越干越喜欢
哎嗨嗨 哎嗨嗨
贫下中农好品质
我们牢牢记心间
热爱集体爱劳动
我是公社小社员
……

演出队的同学一放学,嘴里就哼哼着《我是公社小社员》这首歌,让沙子犹如听到天籁之音。爱劳动是每个老师教的道理,

可是总是用表扬谁、批评谁的方式。受批评的同学没有威信，还遭同学白眼和孤立。时间久了，一个班不爱劳动受批评的就有一大堆。

沙子就在心里想：爱劳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那些同学一唱，就觉得爱劳动是很好的事情。说话打结的红柳，也会流利地唱着：

“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

开学的时候，红柳偷过一本学校的书。苑老师有点讨厌他。同学们也不怎么看得起他。可是，他一唱这首歌，沙子就不敢小看他了：他就有了爱劳动的品德。

他远远看见沙子，咋咋呼呼喊：“南……南瓜，劳动了没有？拾肥了没有？”

沙子蔑斜着眼，看他，不理他。内心想：这个偷书的家伙！

苑老师扎着一根大辫子，系着扎眼的红头绳，那是她的标志。大眼睛一瞪，看得人心慌。高挑的个头，浑身充满了力量。像电影里的李铁梅。女学生喜欢她，男同学怕她，训起人咋咋呼呼的，吓得人胆破心惊。

苑老师是上海支边青年。

上海青年在兵团创业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知识丰富，激情澎湃。绿洲上的很多人是文盲。而上海知青，都是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甚至有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高中或中专或大学毕业。上山下乡了，老人家振臂一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热血沸腾的上海知青，怀抱着崇高的人生理想，宣誓着：到新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新疆长大

沙漠绿洲闯来了一批批细皮嫩肉的上海青年，像一股春风，把知识的种子播下来，撒进荒芜的戈壁，像文明的使者，让文明在绿洲生根发芽。

沙子出生的年代，是不幸中的万幸。那一年已经有几千名上海青年来到荒原镇，学校不再缺老师。

上海市委、政府的慰问团陪着胡子将军来慰问他们。同样是支边青年，上海知青备受重视。

聊天的时候，父亲有点失落，有点愤愤不平地说：“上海青年是支边来的，可是，我们河南的也是支边青年，却像没有娘的孩子，有人养，没人疼。”其他老职工也纷纷点头。

父亲接着又换了语气讲道理：“可上海人有文化呀，缺了上海知青，我们的孩子学不了知识，就和我们一样睁眼瞎，吃饺子都数不清吃了几个。”老职工们还是点点头。

大人孩子都明白，许多父母亲就是生了一堆娃娃而已，他们大多数没有一点文化，能把报纸读完整的没有几个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清一色粗野而暴力，劈头盖脸地打骂：“记住没有？再不学好，打烂脑袋！”打得孩子哭爹喊娘，孩子还是懵里懵懂。父母亲没说什么道理呀，懂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文盲儿草包。

可是上海知青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让沙子他们的大脑里充满了崭新的知识。那是黑暗的天空里启明的星光，照亮了一个光明的世界，那是四壁高墙上一扇小小的窗口，吹来了一股股新鲜的空气。

所有的人，对上海青年充满了尊重。

在南疆兵团长大的人，说的是清一色的新疆普通话，区别于全国各地的方言，几乎字正腔圆。可是你仔细听，这些普通话，并不标准。他们说话时 zh、ch、sh、z、c、s 不分。会把吃饭说成“次饭”，脚说成“觉”，钥匙说成“岳词”。他们一张嘴，就暴露了身份，人们会判断出他们是在南疆兵团长大的。因为他们的老师是上海人，他们的老师就是那样说普通话的。在地方上长大的孩子，把兵团孩子说的普通话叫“刺牙子话”，带着强烈的蔑视和嘲弄。而他们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你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沙子们就说正宗的刺牙子普通话。

苑老师是一个让大家佩服到崇拜的老师。学校里竟然还有一架用脚踩的钢琴，被锁在一个单独的教室里，只有苑老师有钥匙。下课了，经常看她带着一些大年级的同学在里面练歌。同学们唱着，苑老师双手的十指飞快地在琴键上飞，脚也在不停地踩，行云流水一般，好听的革命歌曲声就在校园里飘荡。沙子趴在窗户上，看着漂亮的苑老师，大大的眼睛，看着乐谱，头一点一点的，大辫子甩来甩去。音乐停止的瞬间，她的头猛一甩，黑黑的辫子在空中飞起来，红头绳飘起来，落下来，覆盖了半张脸，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女神，漂亮过了所有的妈妈！

苑老师把沙子选进了演出队。

沙子长着一双会说话机灵的大眼睛，机灵地咕噜噜转，脸蛋长得像个女孩子，眉清目秀。沙子没有什么特长，学习也一般般，只是演了一个小节目。苑老师发现了沙子的才能。

苑老师叫沙子，沙子的内心打鼓似的怦怦直跳。到了办公室，沙子思绪翻飞，看着眼前大名鼎鼎的老师。

在新疆长大

齐心协力种庄稼

手勤庄稼好

心齐力量大

集体经济大发展

社员心里乐开花

社员心里乐开花

……

那首歌叫《社员都是向阳花》，沙子没有听过。沙子除了听《学习雷锋好榜样》，就是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沙子一听这首《社员都是向阳花》，眼前浮现出蒙着双眼的拉着巨大磨盘的一头灰驴，就笑了起来。花朵像磨盘一般大，比课桌大多了，社员都是哪样的花？要多大个子。沙子咯咯笑起来。

苑老师停下钢琴，吼道：

“沙子，你给我滚出去！”

沙子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琴房，边走边在笑。

好听的琴声若隐若现地飘过来，沙子眼前全是巨大的磨盘和灰驴。

第二天，沙子来到琴房，全都是一、二年级的同学。苑老师按个子大小，一遍遍排队。沙子站在最后面，苑老师一只手像抓小鸡一样抓住沙子的领口，把沙子拉到前排，另一只手把第一排的女同学分开，把沙子塞进去，让他站在第一排中间。

今天学的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苑老师把歌词写在黑板上，让同学们一遍遍背诵。她告诉大家，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就是从那

“沙子，以后每天下午第三节课，去钢琴房参加排练。”

苑老师说完，沙子那颗心呀，快乐地飘起来。沙子出了办公室，闷着头向外跑，一头撞在迎面走来的一个老师身上。老师拉沙子起来，沙子捂捂头，傻乎乎地看着老师笑。沙子跑进操场，伸出两个胳膊，做出飞机盘旋的样子，嘴里呜呜地发着声，在操场上盘旋着。

第一次去钢琴房。大家规规矩矩地坐在讲台的边缘。讲台是土夯的，周围围了一圈砖块，由于翻碱，砖块的缝隙处露出白花花的碱。同学们坐了一圈。

苑老师在教高年级的同学唱歌。她大声说话，唾沫飞溅，语速快得像小鸟，叽叽咕咕，她学着唱拐调的同学的腔调，扯着嗓子唱一句。大家哄堂大笑。她无声地看着同学们，一脸生气的表情，等安静下来，又把唱不好的同学点了名，口若悬河地教训，然后坐在那架著名的钢琴前，喊：预备……唱！她踏着琴，甩着大辫子，陶醉地弹起来，兴高采烈的。琴声美妙无比，像一只温暖的小手，把沙子的心攥得紧紧的，让沙子手脚发麻，一会儿又迅速放开，血液冲到沙子的头顶，有一种在云中飘荡的快意，让沙子晕晕乎乎，兴奋无比。高年级的同学唱起来：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儿越甜
藤儿越壮瓜儿越大
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里发出来的。她要求唱歌的时候,每一个人心里都想着伟大领袖,带着对领袖的无限热爱之情去唱歌。

苑老师搬起一只大大的手风琴,双手套进背带,手风琴挂在她的胸前,她好看的巨大的胸脯被手风琴压着。她好像有点不舒服,把手风琴放下来,松一松带子,又把琴挎在胸前。红色的琴映得苑老师的脸通红通红。她低着头,指头在白色的琴键上按几下,迅速地拉起来。美妙的琴声穿透了沙子的心。

平时,沙子几乎天天听这首歌,但没有集体唱过。刚开始唱歌的时候,沙子的眼前会看到纪录片片头上闪着金光的天安门城楼,还有在发亮的光圈中的伟大领袖。沙子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天安门城楼,光环的中间是苑老师,苑老师的辫子一甩一甩的,妩媚动人。沙子看到自己张开胳膊,迎着光明,呼叫着,跑向天安门城楼,跑向苑老师。四周一片光明,沙子奔跑在阳光里。

沙子的耳朵里一片寂静,眼里满是阳光。很久很久……

沙子的脸被一只手轻轻拍着,他醒过来,红色的手风琴挡在眼前。苑老师的一只大手在沙子的脸上拍,同学们嘻嘻哈哈地笑沙子。

“沙子,你没有生病吧?”苑老师问沙子。

沙子摇摇头,仰起脸看着苑老师。苑老师温柔地笑了笑。又回到讲台。喊道:

“预备……唱!”

同学们齐声唱起来: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在新疆长大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走

……

那首歌那么美妙动听。沙子的嗓音非常悦耳，比其他同学好听了。唱到“太阳升”的时候，大家把双手张开，做出迎接太阳的姿势，唱到“指引我们向前走”的时候，前排的同学跨出弓步，做出坚定向前的样子。大家左右摇摆，还不时地拍拍手。短短的歌曲，同学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兴高采烈的，充满了激情。

苑老师带演出队的学生去团部广播室录音。播音员把两个大牌子放在一个转机上。同学们鸦雀无声。准备好了，苑老师挎好手风琴，把双手举在头顶，威严地扫视一遍，目光锐利而严肃。

小惠大声报幕：“下一个节目，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演唱者，荒原镇子校业余演出队春之声合唱队。”

苑老师双手在空中用力一挥，同学们齐声唱起来。平时苑老师要大家把歌唱得整齐，唱出情绪，唱出效果来，绝不能跑调。同学们练了一个多月，终于像模像样了。

小惠和另外一个男生领唱。沙子一点也不喜欢那个男生，嗲兮兮的，唱歌的声音像驴叫。本来是沙子和小惠领唱的，但每次一唱，沙子的声音就盖过了小惠。小惠被老师一说，就哭得一塌糊涂。苑老师挑不出比小惠唱歌好的女生，就把沙子换下来，换上了那个男生。

小惠他们唱完一段，轮到合唱了，沙子扯着嗓子唱起来。沙子的眼前金光闪闪，充满了对伟大领袖的深情。

唱完了，苑老师指着沙子说：“和大家一起唱，不要突出

自己。”

重新唱一遍。

苑老师吼沙子：“注意配合，你的声音太突出了！”

又重新唱一遍，沙子几乎不发声了。

苑老师说：“你再这样，就回家去。”

大家又重新唱一遍。

唱完了，苑老师表扬大家。小惠嘟着嘴，厌烦地看着沙子，沙子仰头看着天花板，播音员把录制的歌放一遍，喇叭里传来优美的歌声。

沙子奇怪地看着那个神奇的盒子：同学们没有唱歌了，为什么那个机器里会传出同学们刚才唱的歌声？

沙子看看周边的同学，没有人唱歌，可是，那个盒子里分明传出了他们的歌声。

沙子好奇地看那个盒子：它是怎样让同学们钻进去，把大家前面唱的歌声留在里面，又唱出来的？

沙子内心充满了困惑，想问苑老师。苑老师陶醉地在听歌，她仿佛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沙子为自己这种无知的问题而羞愧，没有问她。

回家的路上，卫天地站在桥上，把坎土曼的把子支在下巴上，看着苑老师带着大家回学校。看到苑老师，眼里闪了一下亮光，抬起了下巴。

“我要回上海看病去，有什么话或者东西带给家人，或者捎些什么东西带回来？”

卫天地已经公开地追求苑老师，一点也不像当初躲躲闪闪

在新疆长大

的。学校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大赤佬耍流氓的样子。苑老师没有理他，催着同学们回学校。沙子有意落了队。

沙子胆怯地问道：“天地叔叔，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从一个旋转的盒子里出来了，可是我们那时并不在唱歌。”

“是录音机！录音时，声音通过话筒转变成音频电信号，像吸铁石一样声音被记录在磁带上。播放时再经过磁头，放大磁波，通过扬声器放出声音。听不明白吧！小赤佬，好好学习，别一天长个脑子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批判那个，要成为有知识的人，打倒不进步的世界。”

沙子听得似懂非懂，但内心对天地叔叔肃然起敬，他还没有见过知识这么丰富的老师。沙子对自己过去对天地叔叔的态度有点愧疚。

天地叔叔说：“沙子，你说苑老师漂亮不？”

“漂亮。”

“你说，我和她要是成为一家人，你高兴不？”

沙子有点犹豫，苑老师在沙子心目中是和母亲一样美丽的女人，而卫天地就是个流氓反革命。

沙子说：“苑老师喜欢我们。”

卫天地哈哈大笑起来：“小赤佬，你懂个屁，回家问问你妈，你妈喜欢你生了你，还是喜欢你爸才有了你，让她来回答。”

大赤佬又摆出了沙子讨厌的流气的神态。沙子准备离开。

大赤佬拉住沙子，悄悄说道：“你小时候，叔叔送你去过医院，我们是朋友，你帮我办件事，我这里有一封苑老师家人的来信，她丢了，你帮我带给她，别告诉其他人。”

沙子警惕起来，可看到天地叔叔真诚的脸，沙子接过了信。

“那里面有你们苑老师的秘密，一个男孩子最好的品德就是为你喜欢的人保守秘密。”天地叔叔说。

沙子有点讨厌天地叔叔不信任人的神情，把信放进书包，没理他，走了。

放学时，苑老师接过沙子的信，对沙子说：“沙子，这件事不能给任何人说，要不，你就不会有我这个老师了。”

沙子点点头。

以后的好多天，一下课，操场上的大喇叭就播放同学们唱的这首歌。沙子在里面找不到自己的声音，可是见了同学，总是说：“你听，我们在录音机里唱歌！”

苑老师的厉害是出了名的。同学们都非常怕她。只是每次到演出队，沙子都会因各种原因被苑老师训斥。沙子就非常讨厌去演出队。再说，领唱的位置被那个驴叫的同学占了，小惠也不愿意和沙子说话，沙子的心情一直比较恶劣，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经常脱离演出队的活动。苑老师有事没事就批评沙子几句，沙子对演出队和苑老师充满了厌烦，有时真想告诉大家苑老师收过大赤佬的信。可是一看到苑老师发怒的美丽的脸，心里会觉得苑老师故意这么厉害，是告诉沙子不能乱说。

沙子和红柳玩得起劲，下了课就在一起打三角。三角是同学们的财富，谁的三角多，谁就特别被小伙伴羡慕，而得到三角的途径一个是四处捡来，一个就是在打三角的游戏中赢得。三角是用空烟盒做的，把空烟盒折几下，叠成三角的形状，就是一个三角了。

下了课，沙子等红柳，他还没有出来。沙子蒙头冲进了教室。同学们都放学了，教室里空荡荡的。苑老师站在黑板前，双手扶着讲桌，怒目圆睁，看着红柳。红柳低着头，手不停地拧着衣角，鼻涕吊得老长。沙子愣在那儿。苑老师凶巴巴地看着沙子，沙子悄悄退出去，趴在窗户上，看着可怜兮兮的红柳。

同学们的作业本放在讲桌上，不知道是谁，把每个同学的作业都用红色的蜡笔，打上一个大大的八叉。等苑老师批改作业时，发现了问题，她让每一个同学揭发，或者自己出来认错。查了几天也没有结果，根据以往的经验，苑老师判断，这个八叉应该是红柳打的。红柳过去偷过小画书，苑老师认为他品德不好，觉得所有的坏事都和他有关联，所以这个八叉必定应该是红柳打的。

红柳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几天前，他用蜡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女人的面相，怒目圆睁，张着大嘴，嘴角上都是哈喇子，头上梳了根大辫子，扎了根红头绳，滑稽兮兮的，同学们看了哈哈大笑。学校里留大辫子的老师只有苑老师。红柳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苑老师的特点。苑老师来了，看着黑板上的画像，脸一黑，刚想发作，突然又安静下来，和颜悦色地说：

“谁画的？还蛮有天赋，值得表扬，谁画的，举举手。”

课堂里鸦雀无声。

苑老师突然变得严厉起来，把画这幅画的人训得狗血喷头。全班同学面面相觑，互相猜疑着是谁干的这个坏事。苑老师训得筋疲力尽，也没有同学认领作者。苑老师拿起黑板擦，转身擦黑板，可是，黑板上的画却纹丝不动。因为是用蜡笔画的，板擦擦不去，苑老师急得手足无措。红柳举起了手。

苑老师问：“你画的？”

“不……不……不是，我想向你请假，出去拿一些东西，帮老师把黑板擦干净。”

苑老师无奈地点点头。

一会儿，红柳回来了，拿了一把稻草，一盒火柴，他走到黑板前，把稻草点燃，对着画面熏，蜡笔的笔迹渐渐化了，画像神奇地消失了。

苑老师没有表扬红柳，在她心里，就想着这事本来就是红柳干的。

天色渐渐暗下来，喇叭响起来，又是沙子他们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沙子一直趴着，看着苑老师和红柳对峙。他们互相都不说话，用沉默比赛着意志。红柳站不稳了，身体一晃一晃的，他看看苑老师，又看看凳子，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苑老师严厉地看着他，吼道：“站起来！”

红柳“哇”一声大哭起来，说道：“我没有打八叉，你冤枉我。”

红柳站起来，离开了教室，苑老师在教室里喊红柳的名字，红柳理都不理，走了。

沙子迎着红柳，说：“赢三角去。”

他们走向操场。苑老师还在喊红柳，沙子看看红柳，他装作没听到。石头——剪子——布，沙子输了。沙子拿出一个自力牌三角，用嘴哈哈气，用脚把地上的土摊平，把三角扣在地上。红柳左转右转，看看地上的三角，找着突破点，然后他拿出一只芒果牌烟盒的三角，猛力扣在沙子的三角边，沙子的三角立刻翻了

在新疆长大

个身，正面变成了反面。沙子输了。红柳拿起了沙子的三角装进他的口袋，沙子又拿出一个三角。红柳看着沙子，嘿嘿笑起来，鼻涕流出来，他用袖子在鼻子上擢一下，鼻涕就擦在了脸上。

沙子看看他得意的样子，说：“苑老师不喜欢你，你就在同学的作业本上打八叉。”

“我都想把作业本撕了，可是我怕赔钱，所以没干。八叉打得好，我们班还有比我胆子大的家伙，气死喜欢资本家兔崽子的苑胖子。”

沙子低头把三角扣在地上，红柳对着三角哈哈气，正要扣沙子的三角，他看到一只大脚踩在沙子的三角上。

红柳抬起头，打着结，说：

“你……你……你……”

苑老师像一个庞然大物一般站在他们面前。

“你，你什么？谁是胖子？”

红柳拿起地上的书包，转身走了，嘴里哼着小调：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苑老师气得哭起来，沙子看着这个平时威严无比、漂亮万分的老师在自己面前哭泣，变得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苑老师。哭了一会儿，苑老师从裤兜里拿出一个绣花的白手绢，擦拭着双眼。

沙子看呆了，梳着大辫子的美丽的苑老师，还有那个绣花的白手绢，让沙子感觉苑老师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丽，苑老师仿佛是一朵娇艳的鲜花，在沙子的面前盛开。

苑老师恢复了平静，说：

“不学好，不许再和他胡混，否则开除你！”

沙子说：“老师，信的事情，我给任何人也没说。”

苑老师点点头，说：“忘了吧，我们都忘了吧！”

苑老师擦擦眼泪，转身走了。沙子目瞪口呆地看着在晚霞中渐渐消失的苑老师。苑老师优雅地走着，迈开脚，一声声踩在沙子的心上，一下一下，让沙子舒快乐。

沙子不想唱歌了，苑老师也看出来。每次唱歌时，沙子总是心不在焉，小嗓子直哼哼。苑老师教训了沙子几次，沙子越来越没有心情唱歌。休息的时候，看到高一级的短发女生在拉小提琴，沙子好奇地凑过去。那女生看看沙子，笑起来，把小提琴给沙子，说了一下要领，沙子把小提琴卡在下巴上，拉了几下，琴弦传出 dao—ruai—mi……的音调。一种神奇感弥漫在沙子心头，他不停地拉七个音符，苑老师认真地听。沙子把小提琴还给女生。

苑老师说：“沙子，你蛮有天赋，唱歌唱得好，可是不想唱，那么就学小提琴吧，一定可以学出个样子。”

沙子不明白苑老师的意思，是让他学琴还是让他从演出队滚蛋。沙子不说话，又站在队伍里唱歌。

苑老师到沙子家家访。沙子的父母毕恭毕敬地接待她。沙子不喜欢父母亲的态度，好像这些老师都是高一等的人物，父母亲总是对他们言听计从，点头哈腰。

苑老师告诉父母亲，沙子有天赋，性格也非常情绪化，就是一个搞艺术的料，以后可以好好培养，建议买一把小提琴，让沙子学琴。沙子的父母亲一直点头。

苑老师一走，父母亲就大吵大闹起来。母亲坚持要买一把小

在新疆长大

提琴，父亲却不同意。买一把小提琴需要三十五块钱，是父亲两个月的工资。母亲吵不过父亲，拉着沙子走出家门。外面黑黢黢的，沙子有点害怕，可是他更担心母亲到处乱跑。母亲拉着沙子走在西干渠边的公路上。过去的晚上，沙子他们在这条公路上打石头仗，公路上到处都是大呼小叫的小伙伴的声音。现在，都上学了，公路上静悄悄的，连一辆车子也没有。

母亲抹着眼泪，抽泣着。

母亲说：“我怎么这么命苦？沙子，妈妈是大户人家的后代，在这个戈壁滩上生下你们，这里没有文化，你们再不学点东西，长大以后，怎么办？你们不能像爸爸妈妈一样，这个世界需要有知识的人，都是文盲怎么得了？”

沙子听不懂母亲的话，但他第一次从母亲的嘴里知道，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后代。地主是可恨的，而大户人家应该都是有本事的。

父亲在远处喊着母亲的名字。母亲不回答，也不再向前走，拉着沙子站在公路的中间。母亲在等父亲来找他们。

父亲和哥哥走过来。父亲拉起母亲的手，哥哥拉起沙子的手，一起向家走去。沙子的身上被蚊子叮得起了一串串小包，奇痒难耐，可心中充满快乐：父亲向母亲低头认错是少有的事。

回到家，父亲出了门。沙子以为父亲也生气出走，哭起来。母亲说父亲找天地叔叔借钱去了。

第二天，父亲对母亲说：“小卫也没有多少钱，把毛毛钱凑一起，借给我二十块钱，加上家里的存款，凑足了三十五块钱。”

母亲摇摇头：“人家一个大小伙子，留着钱娶媳妇呢，天天

批资本家，其实都是穷人。”

星期天的时候，沙子的父母亲还要上班挖渠，不能去三十公里以外的白水城给沙子买小提琴，就让哥哥带上弟弟去买琴。天刚蒙蒙亮，沙子还在梦乡里，母亲把他的被子拉开，拉起沙子。沙子睡眼朦胧，用手揉揉眼睛。

母亲笑着说：“去白水城买琴去，不要和哥哥打架。”

沙子点点头，父亲和母亲走了。

沙子和哥哥喝着碗里的糊糊，苞谷面做的糊糊里掺了些黄豆面，一股怪怪的味道。兄弟二人，狼吞虎咽地喝完糊糊，哥哥把三十五块钱缝在衣角里，又把两块钱放在外面的口袋，那是中午的饭钱。

兄弟二人，顺着西干渠的公路向西走。

太阳从东边慢慢升起，公路上的尘土在薄雾中一点点消散，空气里飘散着湿湿的尘土的味道。

他们低着头，不说话，走向阿拉尔公路。屁股后面传来了汽车的声音。沙子回头，看到一辆满载粮食的汽车，开过来。沙子的哥哥突然跑向公路的中间，边跑边招手，他想搭便车。沙子呆呆地看着哥哥，他感觉到了危险。那辆满载粮食的汽车冲向哥哥，沙子想喊，可嗓子眼仿佛被堵着了，他的嘴没有张开。汽车冲来了，一步两步，眼看就要从哥哥的身上压过去。汽车发出尖锐的刹车声，巨大的冲力拖着汽车前冲。一刹那，哥哥消失了。沙子惊呆了，眼前发蒙，鼻涕和眼泪流下来。汽车停下来，掀起巨大的尘土。司机从车上下来，腿一软，跪在地上，捂着脑袋，全身哆嗦着。尘土在沙子眼前堆积，然后在空中慢慢散开，时间凝固

在新疆长大

了。巨大的恐惧袭上沙子的心头。

沙子终于喊出了一声：“哥哥！”

沙子开始撕心裂肺地痛哭，天旋地转。

突然，沙子的哥哥站在沙子面前，浑身都是土，露出两颗黑色的眼珠，一闪一闪的。沙子愣住了，他不相信眼前被尘土裹着的人就是哥哥。沙子慢慢伸出手，在土人的脸上抹了一下，灰白色的尘土露出哥哥红润的皮肤，哥哥冲着沙子傻乎乎地笑。哥哥从汽车的底盘下奇迹般地钻了出来。

跪在地上的司机，仿佛突然醒过来，站起来给了沙子的哥哥一个耳光。哥哥大声哭起来。沙子冲过去抱着司机的腿，咬了一口。司机叫了一声挥起拳头。突然，他的拳头停在空中。沙子松开嘴，司机的裤子烂了一个口子，血从牙印里流出来。沙子抱着司机的腿，跪在地上，仰起脸，怒目而视。司机凄楚地撇撇嘴，不知是肉痛还是微笑，瘸着腿，上了车，发动起汽车，缓缓开向远方。

“我从汽车底下爬出来了。”哥哥说，然后低头拍打身上的尘土。

沙子伸出手，在哥哥的背上噼里啪啦地拍，灰色的尘土散开，呛得沙子咯咯咳嗽起来。

太阳彻底升起来了。晴朗的天空下，高耸的天山，雪白雪白地挂在遥远的天边。

沙子和哥哥低着头，满怀心事地向前走。

很远的西支渠公路和阿拉尔公路的交叉口停着一辆汽车。哥哥拉着沙子拼命地跑。他们要想到白水城，只有在公路上搭便车。哥哥跑在了前头，突然又停了下来，站在原地等沙子。沙子气喘

吁吁地跑过去，站住，双手支在大腿上，低着头喘着粗气。沙子抬头看看哥哥，又看看不远处的汽车，还是刚才那辆拉粮食的汽车。司机靠在车头上，抽着烟，悠然自得地看着沙子兄弟。沙子喘了会儿气，拉着哥哥的手继续朝汽车走去。沙子的手微微发颤。

沙子想：只要司机再打他们，他就上去咬司机的脸。

他们走到汽车旁。

司机乐呵呵地看着沙子，说：“小兔崽子，还会咬人！上车吧，我拉你们去白水城，再咬老子，就把你们扔在戈壁滩。”

沙子看看哥哥，哥哥固执地站在那儿。沙子拉了拉哥哥，哥哥没有动，沙子爬进驾驶室。司机看一眼沙子的哥哥，发动了车，车缓缓地启动。沙子看着后视镜，哥哥仍然站在原地。司机吹起口哨，得意地驾车前行。开了一阵子，司机把车停下来，从驾驶室跳下去，向汽车后面的公路上走去。沙子迷迷糊糊地在驾驶室里睡着了。

“啵当”一声，驾驶室门开了。司机把哥哥抱进去，重新发动汽车，开向白水城。一路上，司机也不和沙子兄弟说话，吹着口哨，认真开车。汽车颠簸着行进在坑洼的路上。沙子数着路两边土块垒的毛主席语录碑，几乎每隔几公里都竖着一块碑，鲜红的大字写着不同的语录。

到了入城的街道，司机把车停下来。

“滚吧，小兔崽子，下次别让老子看见你们。”司机乐呵呵地说。

沙子和哥哥下了车，司机向沙子兄弟摆摆手，沙子赶紧也摆摆手。哥哥一直掉个脸，闷闷不乐。沙子有点怕他，哥哥总是控

在新疆长大

制不住脾气。

他们走在街上，城市灰蒙蒙的，尘土飞扬，只有两条十字交叉的大街是柏油路，沿街的两边是商场。街上，人来人往，大量的牛车马车在街道中间哐哐穿行，大货车和拖拉机嘟嘟响着喇叭，比荒原镇热闹许多。

找了好久，他们找到了人民商场。来到一个角落，沙子看到了小提琴。沙子的心怦怦直跳，那把可以发出美妙声音的琴就静静地挂在那里，古铜色的琴身落满灰尘。问了价格，是三十八块。沙子的心一沉，他们只有三十七块钱，其中还有两块钱是吃饭的饭钱。售货员阿姨把琴拿下来，递给沙子，沙子像模像样地拉了几个音符，dao—ruai—mi……沙子拿着琴，翻来覆去地看。这个让他梦想成真的小提琴就在沙子的手上，沙子的脑海里幻想着自己正陶醉地拉着小提琴，袅袅的琴声，让同学们目瞪口呆，沙子像苑老师一样被同学们崇拜，欢呼。

一只手有力地夺下了沙子手中的琴。哥哥恼怒地看了一眼沙子，把琴递给售货员阿姨，拉着沙子走出商店，沙子的眼泪“扑嗒扑嗒”落下来。沙子抽噎着跟着哥哥离开商店，委屈地哭起来。

他们来到红星饭店，饭店里坐满了人。饭香迎面扑来，饥肠辘辘的兄弟二人，站在柜台前。哥哥看着菜单，挑来挑去，不知道想吃些什么。沙子知道哥哥怕花钱。哥哥觉得饭菜太贵了，两个人吃一顿饭要一块多钱，哥哥舍不得吃。服务员不耐烦地催促他们，哥哥拉着沙子走出饭店，沙子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饭店。红星饭店招牌上方有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五角星浮雕，沙子的眼中金光闪闪。沙子吞了一口唾沫，饿得眼冒金星。

他们顺着大街慢慢走向城东的卡坡。卡坡是通向城东大街上的一个巨大的坡，坡下是白水城，坡上就是郊外了，那里可以搭上回荒原镇的汽车。路过一个维吾尔族打馕的铺子，苞谷馕一毛钱一个。哥哥买了两个，递给沙子一个。沙子狼吞虎咽地嚼着干硬的苞谷馕，噎得他不停地打嗝。他们顺着东大街，边吃边走。

自北向南的小渠穿城而过，灰色的渠水哗哗地流淌。

哥哥拉着沙子走到渠边，用手捧起一捧渠水喝下去。饥渴难耐的沙子，把馕放在渠边，一口气喝了几捧渠水，嘴里塞满了沙粒，肚子立刻疼起来。沙子看看哭丧着脸的哥哥，不敢说话，慢慢走向卡坡。

星期一下午，又是演出队活动，沙子没有去。第二天，苑老师把沙子从教室里叫出来。

苑老师说：“沙子，你在文艺上非常有天赋，可是唱歌你不唱，让你学习小提琴，你爸爸妈妈又不愿意花钱，那么以后你就不用来演出队了。”

沙子无所谓地看着天空，蓝蓝的天空上，白云悠荡荡地在飘。

苑老师走了，大辫子一甩一甩的。

苑老师扔下一句：“可惜了，好好的一棵苗子，大人没有文化，害了孩子！”

沙子的眼泪流下来，看一眼教室，离开了学校。沙子漫无目的地走回连队，来到马号，爬上高高的稻草垛子，用稻草把自己盖上，露出一张脸，睁着眼，呆呆地望着蓝天。

天上的白云一会儿卷成棉絮，一会儿变成奔马，一会儿又聚成一堆堆的绵羊。沙子想着遥远的天边一定有一个更美丽的天地。



沙子，在稻草垛上睡了一天。

晚上，回到家里，替老师告状的同学刚走。父亲看看身上都是草屑的沙子，一巴掌抽在沙子脸上，沙子倒在了地上。

“咚咚”的敲门声响起来，是卫天地。看着挨了打的沙子，卫天地默默地拿出几颗糖给他。沙子也不看父亲的脸色，剥了糖纸，嘎嘣嘎嘣吃起来。

“沙子有什么错呢？别老打孩子，该挨打的是这个社会。”

父亲的气还没有消，说道：“小卫，你的猪嘴里什么时候可以吐出象牙？批判你反动，一点没亏着。”

卫天地笑笑，说：“我卫天地把社会搞坏了？我还没有那么大能耐，如果有那么大本事，我要创造一个人人平等、人人相爱、人人有饭吃的社会。”

父亲说：“你就做黄粱美梦吧。”

卫天地又拿出十块钱，说：“再借你十块钱，还是要给孩子买琴，学习点艺术，苑老师就是比别人高明。你们的世界就是这块戈壁滩了，可是孩子们还有未来，学问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球。”

父亲说：“你一天说话颠三倒四的，人活在地球上，哪来什么星球，你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母亲说：“你还想着苑老师，你们不可能的，好好挑一个农场人的后代吧。”

卫天地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算了吧！这钱加上，够买小提琴了。”

父母亲同时摇摇头。

在新疆长大

“算了吧，这就是命！”

父亲又拿出借卫天地的钱还给他。沙子多想卫天地不接那些钱，他幻想着再去一次白水城。

卫天地也没有推脱，临走说：“命运要靠自己来改变！”

卫天地走了，父亲摇摇头，没有说话。

11. 反潮流

秋天来了，开学了，学校开始反“师道尊严”。

苑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写日记，她每天批改。铁头的日记写得精彩，就做了班里的学习委员。

沙子沉溺于游戏，天天背着书包到学校，可是基本逃课。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故事被老师宣传得神乎其神。一天，苑老师发了一张白卷英雄的公开信，信是用蜡板油印的，是张铁生高考得零分的答卷，她让大家讨论。沙子看不懂这些内容，沙子不知道考试得了零分怎么还成了英雄。铁头举起手要发言，老师点点头。

铁头说：“张铁生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了生产队长，热爱农业生产。他考试之前还在工作，考试得了零分。可是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却可以上大学，大学迷垄断了上大学的权利，贫下中农却没有资格上大学。学校要支持优秀工农兵入学，不能搞分数挂帅。”

沙子张着小嘴看着铁头，对铁头佩服得五体投地。铁头说的好多话，都在张铁生的一份答卷上写着。可是沙子不理解，而铁



头说那是分数挂帅。沙子举起手，苑老师点点头。

沙子说：“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考零分了。”

班里的同学笑起来。

苑老师说：“沙子，你怎么胡说八道，谁让你考零分了，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向铁头学习，门门功课拿满分。”

沙子不明白老师的话，为什么不搞分数挂帅，还要好好学习铁头，拿满分。

放学了，大家都不回家，又开始滚铁环。赵文革和红柳在前面滚，跑得飞快，沙子和铁头在后面。沙子不紧不慢地跟着铁头。

沙子说：“张铁生考试零分，当了英雄，可是你每门课都是一百分，老师还让我们学习你，为什么不学习我？我天天逃课，考试总是不会做。”

铁头说：“那是政治，反正，我们要好好学习，不然长大了只会滚铁环。”

沙子说：“那你在教室里给我们说的都是假话？自己考一百分，还说不要分数挂帅？”

铁头说：“你问大人吧，我也不懂。可是不学习，我们今后干什么呢？”

沙子的铁环倒了，沙子低头捡起铁环。铁头飞快地滚着铁环，去追赵文革和红柳。沙子站在操场上，看着铁头远去的背影，转身，滚着铁环向家走。

回到家，沙子的舅舅来了，还请来了卫天地，舅舅和卫天地说得来。父亲说他们是臭味相投，天地叔叔就哈哈笑，舅舅一脸不痛快。沙子能听出父亲话里的鄙夷。舅舅参加团部举办的“批

在新疆长大

林批孔”学习班，他在连队小学当老师。母亲做了一桌子好饭，吃的是平时舍不得吃的白米饭。父亲皱着眉头，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大舅子。舅舅的成分高，是个地主，父亲觉得和地主、资本家在一个屋檐下吃饭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吃完饭，沙子趴在桌子上写日记。苑老师要求学生们天天记日记。沙子拿出一张油印的文章，那上面是介绍反潮流英雄黄帅的内容。舅舅看了看沙子写的日记。

舅舅说：“沙子，什么是反‘师道尊严’？你们老师教过你们没有？”

沙子说：“就是老师不能打骂学生，学生可以批评老师。最近五年级的一个老师因为训学生，家庭出身又不好，就被在校园里批判，五年级的同学走上主席台，批判他，老师低着头哭。那个老师还被下放到菜地劳动去了。”

舅舅长叹一声，说：“沙子，你不能批判老师！”

父亲说：“老李，你不要给孩子乱说。”

母亲不满地望着父亲，父亲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

卫天地说：“李老师说的对，老师都批倒了，谁来教孩子？我和李老师都是成份高，不一样在教书？有本事不让我们教，让你们来教？他们天天批我，不一样要让我给老师们上课？颠三倒四的社会！”

父亲说：“不许在孩子面前胡说八道，我看小卫你挨批一点都没有批错。”

卫天地说：“错的人看对的事情都是错的。”

父亲看卫天地的话比舅舅的话还不对路，拉着卫天地出去串

门去了。

父亲一走，沙子看到母亲偷偷地给舅舅几块钱，舅舅迅速放进口袋，母亲神色慌张地看一眼沙子。沙子赶紧看着窗外，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到。

舅舅看到沙子不自然的表情，说道：“他舅母是家属，没有工作，难为你了，妹妹。”

话是说给沙子听的。沙子也不怎么喜欢这个舅舅，他每次来，母亲都会私下里给他钱，最揪心的是，每次他走后，父亲都会找茬和母亲吵架。倔强的母亲从来都是当仁不让，结果父亲会动手，母亲就号啕大哭，家里鸡犬不宁的。

母亲拉着沙子送舅舅。

落日西下，西面坦阔的戈壁上空洒满晚霞，红色的霞光覆盖大地，一派苍茫景色。

沙子喜欢这种落霞满天的感觉，畅快而宁静。

舅舅说：“沙子，你们在学习黄帅，是不是？”

沙子低着头想心事，不想搭理舅舅。

舅舅说：“现在有些东西，真是看不懂，老师批评一下学生了，就批‘师道尊严’。过去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不学了，老师不教了，人人不学知识，社会怎么进步？”

母亲说：“哥，孩子在，不要乱说。我们家破道早，所以我高小毕业就没有进学堂，我和孩子他爸都没有文化，不也好好的。”

舅舅说：“难道你们今天的苦不是没有文化的结果？待在寒天里久了，不知天地的寒冷。还要让沙子他们也没有文化？下辈子还做穷人？沙子你不能学黄帅！”

沙子知道舅舅一向反动。舅舅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和沙子说他小时候的幸福生活。母亲的父亲是一个大财主，和一位开国元勋是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官至国民党的师长，因为同情共产党，被国民政府撤职查办，后来丢弃了任何主义和信仰，开厂、办店、包土地，娶了一群姨太太。舅舅和母亲就是大姨太一门的。两人从小感情深厚。解放以后，外祖父的家产被没收，小妾们纷纷划清界限，外祖父气得一命呜呼，家破人亡。舅舅勉强上完初中，后来到新疆投奔中学同学，带着母亲来到了塔里木。

母亲对自己的家史总是讳莫如深，可是舅舅见到沙子就会怀念过去的好时光。

舅舅说：“穷人有什么好炫耀的，吃了上顿没下顿，人人穷死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

每当和舅舅见面以后，沙子都有一种罪恶感。舅舅的地主出身让沙子觉得丢脸，舅舅的反动言论让沙子觉得恐惧。舅舅打开了沙子的另一种思维，原来有人对这个世界还有不同的看法，而他们的看法是那么极端反动，可是这种反动的思想又非常吸引沙子。沙子就在这种恐惧、害怕、兴奋的内心情感里挣扎，他不想见到舅舅，可是见到舅舅以后，舅舅就会说一些非常鲜明的观点，这些观点没有人敢说，而舅舅说了。沙子觉得那些想法就像一盏智慧的明灯，让沙子学会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身边的事情，让沙子从懵懵懂懂中开悟。

舅舅和母亲一路在说他们的父母亲，沙子津津有味地听着。原来沙子的外祖母就是母亲一家的大管家。而外祖父家还住过一个共产党地下党的大官，当时在母亲家当伙夫，解放以后官职做

到了省委领导。

舅舅说：“没看出来，小时候他天天给我们做饭，还会背着我们上山玩，结果是一个潜伏的共产党员。我们家虽然是大地主，但是也为新中国的解放做过贡献的。”

母亲说：“孩子在，不要乱说。”

舅舅说：“孩子在，才要让他们知道历史真相，他爸爸是烈士之后，所以看不起我们一家人，而我们家是历代官宦之后。这个世界不应该是穷人的世界，历朝历代，百姓富足才是一个好社会。”

沙子听到舅舅这样贬损父亲，十分气愤。

“不许你说反动的话，贫农就比地主好，我才不做地主羔子。”

母亲上去给沙子一个耳光。

沙子捂着脸，恨恨地看着母亲。记忆里，母亲没有打过沙子。母亲蹲在地上哭泣起来。

“沙子，今天听到的话，不许出去说，否则你就不会有妈妈了。”

沙子狐疑地看着舅舅。

到了团部，舅舅和母亲和沙子分手了。他把手向前推，意思是让他们回家，母亲恋恋不舍，舅舅一副无奈的样子。沙子觉得舅舅非常悲伤，好像有一副重担压在他的肩头，又无可奈何。舅舅打开了沙子的思维，沙子突然觉得舅舅高深莫测，舅舅的思想是可怕的，但舅舅仿佛打开了一扇窗，让沙子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原来，沙子的世界就是这个绿洲大的地方，他以为这个世界

就是天天忆苦思甜，吃不上饭，饿肚子都是正常的事情，人人都一样穷也不是可怜的事情。道理都是老师教的，而老师从来都让学生关心集体，吃苦耐劳，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可是舅舅却讲了一个人应该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一个社会应该追求富裕的道理。舅舅是那么奇怪，他让沙子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但他的思想都是反动的，不能给外面人说的。沙子懵懵懂懂，与其说他讨厌舅舅，不如说他惧怕舅舅。舅舅总是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争吵，舅舅总是说一些沙子闻所未闻的道理，而这些道理都是不能与人分享的，都是反动的，又让沙子刻骨铭心。

天黑了，大地被夜色罩了起来，星光璀璨，好似谁家的灯不小心飞到了天上，在夜色里闪烁。一颗流星快速地划过黑暗的天空，像一只打翻熄灭的油灯。癞蛤蟆呱呱叫着，十分惬意，在路上窜着的狗，有气无力地叫，大人呼唤孩子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沙子看着辽阔夜空，想象着自己也是那星星中的一颗，因为他想起了天地叔叔说过，每个孩子都有一颗自己的星球。他内心有一种缥缈的虚空的感觉。

沙子和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走。

母亲给沙子说出了舅舅带母亲逃难到新疆的故事。

舅舅初中毕业以后，因为出身不好无法就业。回到农村，土地已经被没收了。外婆靠给人缝缝补补挣生活，也几乎养不起母亲和自己，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还经常被揪斗批判。可以想象一个终日衣食无忧的富家女人，突然开始一种近乎乞讨的生活，精神和肉体所受的打击有多么巨大。外婆不久就病倒了，而左邻右舍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外婆和母亲，最后外婆在贫病交

加中死去。弱小的母亲守着死去的外婆，外婆圆睁双眼久久不能瞑目。母亲哭着挨家挨户求人，有好心的大姐叫了她的父亲，用席子卷了外婆把她埋在了村头的坟地。母亲趴在外婆的坟头哭得死去活来，好心的大姐收留了母亲，让母亲在她家等城里上学的哥哥，也就是沙子的舅舅。

舅舅回到村里，外婆已经去世三天了。他和母亲跪在外婆的坟头，不停痛哭。

三天以后，舅舅对母亲说：“四川已经不能待了，我要去闯天下，听说新疆正在全国各地招工。”

“你带我一起逃。”母亲说。

“你一个女孩子，才十五岁。我到新疆定居以后，再回来接你。”舅舅说。

倔强的母亲给外婆磕了三个响头，突然起身跑向村边的小河。母亲要跳河。舅舅抱住母亲，兄妹俩在母亲的坟头抱头痛哭。

“好吧，妹妹，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舅舅痛哭流涕地发誓。

第二天，他们就向村里的乡亲借钱，凑足了二十块钱，来到了新疆，来到了荒原镇。

母亲说完，坐在路边抱头痛哭起来。沙子搂着母亲，思绪从无忧无虑的星空落到地面，也开始抽泣起来。母亲哭够了，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说：

“儿子，你舅舅是妈妈的救命恩人，没有舅舅，妈妈早就饿死了，以后你要替我报答你舅舅的恩情。”

沙子哭着点点头。

第二天上学，沙子看到一大堆同学围在教室的墙头。墙头上贴着一张大字报，号召同学们认真学习《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学习北京海淀区五年级学生黄帅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肃清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的流毒。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要学习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迅速在子校掀起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要做反潮流人物。点了一大堆学校的老师的名字，包括沙子喜欢的苑老师。

署名是司马老大。司马家父亲是连队的干部，出了名的“造反派”。以前开赵团长批斗会时，每次他骂得最凶，骂急了还会打人。那次把赵团长从凳子上踹到地上的就是司马家爸爸。那个老家伙一口气生了四个儿子，老婆经常带着儿子们找到人家的门上骂大街。大人们都躲着司马家的人。四个儿子老子最不是东西，小时候领着一帮小伙伴连哄带吓跟着他，到处欺负人，和团部孩子成群结队地打架。只是在一架飞机摔落在外蒙古的那段日子老实了几天，全家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后来，老司马被降了职，但还是连里的排长，一家人又得意起来。虽然没有人再跟着司马老大横行霸道，可是他们一家四个儿子又抱了一团，几个兄弟横冲直闯，今天把隔壁的柴火垛烧了，明天把学校女孩子的玩具抢了，无法无天，称王称霸，没有人敢惹他们。女同学在背后说起他们咬牙切齿地骂：“有人养没人教的！”可一看到他们就低眉顺眼地不敢说话，胆战心惊地躲得远远的。司马老三和沙子一个班，沙子和哥哥也经常被他们四兄弟堵在路上打。

卫天地也在看大字报，看完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同学们害怕

被痰粘上，躲着跑了。他“呸呸”的吐痰声让人恶心，也不知道他肺里怎么有那么多脏东西。

沙子想：这些二流子当了黄帅，学校的老师也要挨打了。

上课铃声响了。只有卫天地还在看大字报。沙子想说话，又不知道说什么。卫天地坏坏地咧着嘴笑。

“小赤佬，你有胆量撕了这破玩意，你才是破‘师道尊严’的闯将，怎么，不敢吧？”

沙子被卫天地的话激恼了，说：“司马家都不是好东西，撕了又怎么了！”

卫天地坏笑着说：“对！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

沙子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没敢当场撕，跑向厕所。

卫天地在背后讥笑说：“小赤佬，聪明面孔，老鼠胆。”

沙子在臭烘烘的厕所蹲了一会儿，走出厕所，校园里一片琅琅的读书声，看看四周没人，他跑向教室的屋山头迅速撕下了大字报。

到教室门口，沙子喊了报告，苑老师黑着脸看看沙子，点点头让沙子回到座位。一向以严厉著称的苑老师，没有心情批评沙子。沙子坐在教室里，心口怦怦直跳。

铁头回头看看沙子，诡异地笑了笑，扔了个纸团过来。沙子打开纸团，铁头的字总是漂漂亮亮：

“反‘师道尊严’，你想当黄帅？”

沙子一直在想：我撕了反“师道尊严”的大字报，自己不是很反动？

中午放学，沙子看到司马家四兄弟站在路边，拦住每个回家

的同学问话。司马老三的手里握着一根长满毛刺的蔷薇枝条，他握着削光毛刺的一端，挥舞着蔷薇枝对放学的同学指指点点。那些尖尖的毛刺在阳光下泛着绿光。他们在找撕大字报的同学。沙子想绕道走，但被他们拦住。沙子站住，他们问了许多事情，沙子只是摇头，兄弟几人看问不出什么，就让沙子过去。沙子拼命跑起来。沙子听到司马家一个兄弟说：

“一看就是他，做贼心虚，要不干吗就他一个人跑？”

沙子听到了后面的脚步声，一片片土块从耳边“嗖嗖”飞过。沙子被土块击中，倒在地上。司马家兄弟冲过来，对着沙子一阵拳打脚踢。沙子想哭，没有哭，沙子无力反抗这些混蛋，仇恨地看着他们。他们劈头盖脸地把沙子一顿暴打。司马老三用蔷薇枝在沙子的屁股上抽了一下。巨大的痛苦从屁股传到心头，一波一波地撕扯着沙子，让他一次次地体验着不堪忍受的痛楚感，沙子几乎昏死过去，躺倒在地上，身上已经伤痕累累。

突然，卫天地扛着坎土曼冲过来，上去踢了司马家老大的屁股，高高举着坎土曼，吼道：“再打？砍死几个小赤佬。”

司马家兄弟一哄而散，高喊着：“打倒资本家兔崽子！”好像示威一样，神气十足地唱着《打靶归来》走了。

沙子恨恨地看着他们的背影，趴在地上呜呜哭起来。

“老子去找这些小赤佬算账！”

卫天地追着司马家四兄弟跑了。

回到家，哥哥从沙子的屁股上挑出了十几颗野蔷薇的毛刺，沙子趴在床上呜呜地痛哭着。

下班了，疲惫的父亲回到家，看到遍体鳞伤的沙子，吃了一

惊。沙子惊恐地看着父亲，哽咽着告诉了父亲自己被司马家兄弟暴打的过程。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从炉灶的案台上拿了把菜刀出了门。

沙子的心提到了嗓门眼，沙子害怕暴躁的父亲会酿出大祸。沙子和哥哥追着父亲。

司马家的门口已经聚了一堆人。卫天地在和他们一家人打架，司马的老婆把卫天地的白色衬衫的两个袖子都撕烂了，卫天地头上流着血，司马老三和司马老大一边一个抱着他的腿，卫天地动弹不得，司马老婆挥着手噼噼啪啪地抽卫天地的脸，卫天地声嘶力竭地骂着。围观的人却没有人敢帮他。

“住手！”父亲扬着刀，怒吼着。阳光下，明晃晃的菜刀发着寒光。

司马老婆被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吓住了，惊恐地看着父亲。司马老大松了抱着卫天地的双手，卫天地一脚把司马老大踢翻。

一直在旁边冷眼看热闹的老司马，突然冲过来。

“你想干什么？看我今天不关你禁闭！”他胆虚地指着父亲，并不敢靠近。

“老子今天剁死你！”

父亲挥舞着菜刀，冲向老司马，人群发出尖叫，立刻散开。老司马兔子一样转身冲进家门，父亲追过去，推开门，老司马情急之下钻进床底。

时间凝固了，似乎过了很久很久，沙子几乎窒息。

这时连队的指导员高喊着跑来。

“住手！住手！”

在新疆长大

指导员是连队最大的官，威信很高，平日里，经常去沙子家
问寒问暖，沙子认识他，父母亲对他很尊重。

指导员夺了父亲手里的菜刀。

激动地训着父亲：“你想杀人啊？怎么当爹的？孩子打架，
你做大人的要教育孩子，怎么能够砍人？”

沙子不知道，如果指导员再晚点去，父亲会不会把司马老大
的头砍了。沙子浑身打抖，紧紧地握着哥哥的手，他发现哥哥也
全身打颤。

父亲说：“他家四个小混蛋欺负我家一个，还用刺条打孩子，
怎么能下得了手？小小兔崽子心地就那么毒。他司马家平时欺负
左邻右舍惯了，当个小排长，到处欺负人，怎么不在外蒙古一起
摔死？大家怕他，我不怕，欺负百姓，就是共产党的败类。以为
就他家孩子是人？杀了兔崽子！”

指导员拍拍父亲的背：“好了，司马排长的事情，我给团领
导汇报。不过今天还是要关你和大赤佬两天禁闭，再扣你三块钱
工资。”

沙子诚惶诚恐地看着父亲。

父亲看看沙子，说道：“儿子，别怕，人都是一条命，是平等的，
你不能欺负别人，但谁也别想欺负你。有爸爸在，不怕那些恶人！”

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述说司马一家的不是，司马的老婆在指
导员面前不敢撒泼，叫了四个儿子进家，把门关上。

父亲有一种扬眉吐气的痛快，虽然要被关禁闭，但他并不觉
得丢人。第一次有人敢出头对付司马家的人，对长期受欺负的人
来说是非常震惊和开心的事情，大家觉得沙子的父亲是一个勇敢

的男人。

沙子走到父亲身边，父亲抚摸着沙子的头，嘿嘿笑起来。沙子咧开嘴，迎着父亲咯咯笑起来。

指导员对身边的几个人招招手，他们架着父亲和卫天地走了。卫天地挤眉弄眼对着沙子笑，他的脸上鲜血淋漓。

那张被鲜血糊满的笑脸深深地震撼着沙子的心。

第二天，沙子鼻青脸肿地来到学校，样子滑稽可笑。红柳看到沙子，咯咯笑起来，女同学在背后嘀嘀咕咕，沙子十分不自在。

赵文革走过来，直勾勾盯着沙子看。

“怎么了？谁打的？又是司马家的，看打不服他。”赵文革生气地说。

司马老三座位在赵文革的前面。司马老三进来了，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赵文革拍拍他的肩膀。

“老三，放学了，咱们去摔两跤？”赵文革说。

“好呀，谁怕谁。”司马老三说。

上课了，苑老师进来。小惠班长喊：“起立！”同学们站起来。小惠又喊：“坐下！”后面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同学们扭过头去，看到司马老三摔倒在地上，疼得哇哇大叫。原来在他起立的一瞬间，赵文革抽开了他的凳子，他一屁股坐空。同学们看着司马老三哄堂大笑，赵文革笔直地坐着，看着老师，好像眼前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

司马老三平时让人厌恨，一家四个儿子像个小帮派，到处打架欺负人。同学们不敢惹，老师也不怎么管他们。有一次，司马

老大和同学打架，被老师批评了，他妈妈在学校大吵大闹，硬是要让老师赔礼道歉。老师是个四川女老师，泼辣得很，和她妈妈吵起来。他妈妈像一只母狗一样扑在女老师身上。女老师的衣服被撕烂了，白白的胸脯露出来。女老师羞愧难当，当天跳了涝坝，幸亏被去涝坝挑水的人发现，救起来。女老师大病一场，后来调到干渠下游的连队学校当老师，团部子校是团里最好的学校，可是那个女老师还是不愿意再在这里教书，她丢不起人！学校的老师不敢管也不想管司马家的人。

苑老师不说话，严肃地望着大家，并不想找到抽开司马老三凳子的人。赵文革还是笔直地坐着，同学们安静下来。沙子觉得过瘾，一直扭着头看司马老三。司马老三夸张地叫了一会儿，看看没有人理他，拍拍屁股，把凳子扶起来，坐下来。司马老三不敢回头看赵文革，他知道这事情一定是赵文革干的，但他不敢说出来，他们一家人都怕赵文革。赵文革的爸爸赵团长已经是荒原镇的革委会主任了，管司马老三的爸爸。司马老三的爸爸就是当初把赵团长从凳子上踢下来的瘦猴子，已经从连长的位置上降成了排长。赵文革的哥哥赵解放上了初中，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头。

对司马家的仇恨已经深埋在沙子的心里。沙子看到司马老三狼狈的样子，有点幸灾乐祸，他喜欢看到司马老三痛苦不堪的情形。所以当苑老师喊“安静”时，沙子还是直勾勾地瞪着司马老三。

司马老三本来就恼怒得不行，正找不着发泄的对象。他看到满脸乌青的沙子，一股胀气升起来。握着小拳头向沙子挥了挥。沙子已经不怕他了，昨天父亲拿着菜刀去砍他们，司马家老子吓得藏在床底下，说明他们一家也是胆小如鼠的家伙。而此刻，父

亲正被关在连队的菜窖里。想起父亲，沙子不顾一切地也挥挥拳头，仇恨地瞪着司马老三，眼睛里喷着怒火，就像小画书《收租院》封面上那个拿着枪、弓着背的男人的目光。

赵文革站起来，冷不丁打了一下司马老三握拳的手。

“苑老师，司马老三对你挥拳头。”赵文革说。

“规矩点！”苑老师对着司马老三吼。

放学了，赵文革叫上铁头、红柳和沙子。

“走，今天去和司马老三摔跤。”赵文革说。

“不能打架啊。”铁头说。

“打……打……打死个逼屌。”红柳说。

沙子不说话，跟着赵文革来到学校操场。操场上聚集着密密麻麻的同学，司马家四兄弟都在那儿等赵文革。赵文革的哥哥赵解放也带着一帮初中的大男生等在操场上。

铁头说摔跤的规则：不许牙咬，不许踢人，只能手拉脚绊，数一百声之内，先倒地者为败，三跤两胜，摔输了给对方十个玻璃弹。

那时候流行赢玻璃弹珠。打三角洞：画一个等边三角形，在三角形顶端，挖三个洞。为了增加玻璃弹珠进洞的难度，洞被挖得深深的，洞口被挖得小小的。几米之外，画一条起点线，石头剪子布以后，一人手里拿一个弹珠，赢家先向第一个洞弹弹珠，弹不进洞，轮到其他人弹，弹进第一个洞后，再弹后两个洞，最后回到第一个洞，把弹珠弹进去，谁用的次数少，谁赢，一样的次数进了，先弹的人认输。可以两个人也可以多几个人一起玩。输家输一颗玻璃弹珠给第一个走完四个洞的赢家。每天男生的口

在新疆长大

袋里装满玻璃弹珠，走起路来，哗啦啦响，掏出来，花花绿绿，诱人极了。那是同学们快乐的财富。赵文革口袋里响声总是最大，他玩任何游戏的技术都高人一筹。

摔跤开始了。司马老三刚抓住赵文革的胳膊，赵文革一个绊腿，就把他撂倒在地上。第二局，赵文革也不动脚。他们头顶着头，伸着胳膊互相抓住对方，像两只顶角的斗牛。司马老三怎么都无法摔倒赵文革，小脸憋得紫紫的。两个人转了一圈又一圈，显然赵文革不想让司马老三立即倒地，他在戏谑司马老三，司马老三呼呼喘气，已经怒气冲冲。

这一局时间快到了，操场上的同学在齐声数数：90、91、92、93……

沙子声音最大，他多希望赵文革一下子把司马老三摔在地上。可是赵文革好像根本不想摔倒他，竟然仰起脸看着周围的同学在笑，嘴里还和着大家的调子数数字。司马老大气得脸色发青。

第三局开始了。赵文革等司马老三抓住自己的胳膊，他突然两只手抓住对方的一只胳膊，迅速转身，背对着，把司马老三的胳膊拉起来，架在自己的肩上，屁股一撅，头一低，双手一拽。司马老三被从地上拉起来，两脚腾空，被赵文革一个大背包撂倒在地上。

司马老三龇牙咧嘴地捂着摔疼的屁股。同学们疯狂地喊叫起来，群情激昂。

司马老三坐起来，可怜巴巴地看着司马老大。司马老大看看赵解放，没敢出声。

司马老三从地上起来，掏出书包里的玻璃弹珠，数了十颗递

给赵文革。赵文革装作没有看到，背起书包，转身走出围着的人圈，同学们给他让路。

赵文革突然停下来，对着司马家的几个小子大声说：“以后再欺负人，摔死你！再敢用蔷薇毛刺打人，让我爸爸把你们一家抓起来！”

赵文革把衣服架在肩上，走了，威风凛凛的。

同学们一哄而散。

沙子见卫天地静静地站在操场上看赵文革他们摔跤，形单影只。沙子高兴地对他挥挥手，卫天地高高地竖起大拇指。

校园的大喇叭正在播放那首著名的《打靶归来》。

mi sao la mi sao

la sao mi dao ruai

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

沙子一蹦三跳地回家。

红柳在背后喊：“沙子，等等我！”

红柳一高兴，说话也流利了。

12. 逃学

全校同学都知道沙子撕大字报的事情了，沙子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坏人。

赵文革每天在操场上打游戏，赢玻璃弹珠，虽然他替沙子出头，但是不太喜欢和沙子玩，沙子玩游戏的技术太差。赵文革总是嘲笑沙子笨拙，一副瞧不起人的派头。红柳要带弟弟，下了课就匆匆向家赶。只有铁头喜欢和沙子在一起。

每天放学以后，沙子特意陪着铁头，送他回家。沙子喜欢铁头。在铁头的嘴里总有另外一个世界，他知道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

有一次，铁头说：“美国鬼子都不能放屁的，如果在公共车上放屁，就会被关禁闭。”

沙子搞不清，为什么美国鬼子不能放屁。最让他搞不清的是，还有什么公共车。那是个什么东西呢？是马车还是牛车？或者是解放牌大汽车。沙子问铁头，铁头也说不清，反正小美国鬼子都是坐公共车上学的。沙子羡慕不已。

铁头告诉沙子，美国是一个被海水包围的国家。它的四周是两片海，一个是大西洋，一个是太平洋。地球的周长大约是40076公里，美国与中国在地球直径的两端，中国离美国的距离是12000公里。如果有一个大船，从上海出发坐着就可以到美国了。美国人不说汉语，他们说英语。美国鬼子杀了印第安人，夺取了他们的土地，美国人，人人都是杀人犯，杀黑人。

铁头给沙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沙子的想法里，美国人就住在隔壁不远的地方，所以他们侵略朝鲜，想来杀中国人，美国人应该和沙子说一样的语言。可是铁头说美国人说英语。

“英语？那么我们怎么能听懂美国人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鸟叫人人听不懂，说英语，不就像鸟叫了？”沙子问铁头。

这些问题让沙子困惑不堪。

“反正不同国家的人说不同的语言。全世界有五千多种语言。使用最多的就十几种。说汉语的人在全世界最多，其次就是说英语的人多。使用最多的语言有十种：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印度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孟加拉语、德语和日语。”铁头说。

沙子万分吃惊：“谁教你的？怎么老师从来没有说过？”

“老师教书，教书就是教书上的知识。我们的书里没有这些内容，所以老师不教。我们家有一本《世界地理》，我爸爸经常看，我有时候也看，那上面说了好多国家的事情。”铁头说。

“资本主义的毒草吧？”沙子傻乎乎地问。

“你才是毒草，脑袋里一片空空，长满了毒草。”铁头挖苦道。

“哎，我们家什么书也没有，只能看到一些过期的报纸，都说着一些看不懂的事情。”沙子有点自卑。

“以后没事了，去我们家看书，但不能借出去，也不能说出去。”

“好！”沙子点点头。

当天，沙子去了铁头家。铁头拿出一本书让沙子看。

“水——许——传”沙子念道。

“什么呀，《水浒传》，念 hǔ。说一帮英雄好汉劫富济贫的故事。”

说完，铁头低头看书，他看的是《石头记》。封面上画着一个女人，白色的封面有点发黄，都是繁体字，沙子几乎看不懂。《水浒传》却好像是新的，字也是学校教的简化字。

沙子读起来，书中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沙子突然发现自己会认好多字了，一口气读下去。看到王进一棒捅在九纹龙史进的怀里，狂妄的史进扑地而倒，沙子呵呵笑起来。

“吃饭了，沙子一起吃饭？”

铁头的母亲在叫铁头吃饭。沙子这才感到肚子饿得厉害，刚才看书，忘记了时间和饥饿。沙子摇摇头，把书放回铁头家的书柜里，准备回家。父母亲不让沙子在别人家吃饭，每家的粮食都有定量。

临走的时候，铁头对沙子说：“今天的事情，出去不能说的，说了就是反革命。”

沙子点点头，转身回家了。

走在路上，沙子脑子里都是峰峦叠嶂的大山和古代村庄。沙子没有走进过大山里，可突然间，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幅幅翠绿的山景，险峻曲折的山路和头戴遮尘暖帽，身穿款衫，腰系皂丝，

脚穿熟皮靴的古人。沙子揉揉眼以为是眼花了，看看眼前，回家的土路，依然如故。可是走几步，那些书里的场景和人物又钻进脑海里。沙子享受着那种奇妙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走进了一个小说描绘的想象的世界，那个世界让沙子身心愉悦。

团部的大喇叭在放新闻，沙子回到了现实。

从懂事起，沙子就习惯了这个大喇叭。每天早晨、中午、下午，在固定的时间，喇叭里先放一段《东方红》的乐曲，然后，广播站的阿姨用好听的声音说：同志们好！这里是荒原镇广播站，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沙子喜欢听新闻，大喇叭里的消息，让沙子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和荒原镇不一样的世界。

沙子总是想：外面的世界在哪里呢？外面的人都长得什么样子呢？他们和我们一样吃饭穿衣吗？也总是饿着肚子吗？

沙子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惑。

广播里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请一个美国人吃饭，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这个美国人，对他的访问表示欢迎。

沙子的脑袋里仿佛塞满了糨糊，课本上说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要接见美国鬼子。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烧杀抢掠的美国鬼子还祝毛主席健康。

整个晚上，沙子脑袋里乱哄哄的，想着大喇叭里的事情，想得头疼，躺在床上，一点睡意也没有，他希望这一夜快点过去，第二天见铁头问一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还想看《水浒传》后面的故事。

在新疆长大

第二天上课，同学们都在交日记，沙子没有交。昨天晚上，沙子一直在想美国鬼子和水浒好汉的事情，忘记了还有写日记这回事。

苑老师让沙子站在座位上，她拿出铁头的日记本，让铁头朗读他的日记。铁头的脑子里装满了别人不懂的大道理，铁头的日记是歌颂黄帅的。

他念道：“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迅速掀起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我们还要学习张铁生不怕交白卷，成为反潮流英雄。”

铁头念完了，回到座位上坐下。铁头好像变了一个人，和他昨天说话的样子一点不一样。

苑老师表扬铁头写得好，看看站着的沙子，摇了摇头。

“人家张铁生是交了白卷，可是人家还是交了呀，你沙子怎么连作业也不交？做白本英雄？”苑老师讥讽道。

同学们哄堂大笑。沙子觉得羞愧难当。沙子想逃离课堂。可是看着严厉的苑老师，沙子无所适从。而同学们的笑声是那样刺耳，沙子突然眼前一黑，倒在了课桌旁。

醒来的时候，沙子躺在苑老师的卧室里。

外面书声琅琅。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芳香，那是只有苑老师身上才有的味道，这种味道让沙子区分出了苑老师与其他人的不同，不同于母亲的唠叨和关爱，不同于周边女性的邋里邋遢。苑老师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有时候像一个音符，欢乐地跳跃

着；有时候像一股春风，暖暖地吹着；有时候像一幅美丽的图画，鲜艳地闪耀着；有时候又像暴风骤雨，猛烈地飘飞着。沙子怕着她，又深深地喜爱着她。沙子做各种各样过分的事情，其实就是想让苑老师注意他。而这种感觉，淡淡地藏在沙子的心底，是他不能和任何人分享的秘密。

沙子闭着眼，迷迷糊糊地躺着，深深地呼吸，陶醉着。他伸手摸到枕头下一个信封，拿出来一看——一封熟悉的闪着光芒的毛主席头像的信封和熟悉的字迹。沙子眼前一亮，回忆起还是小学二年级时，卫天地让他送信的情景。卫天地曾经说是苑老师上海家人的来信，沙子那时就知道，信不是从上海发出的，因为没有邮戳和发信人的地址。那时，父亲常常会让沙子给口里的奶奶写信，沙子知道发信的信封书写模式，他知道卫天地在骗他，只是他从没有过多地想过这里面的意思。牛皮纸的信封边已磨得发毛，还留着泪水打湿的痕迹。可以想象收信的人流过多少眼泪，阅读过多少次，然后压在枕头下，让它陪伴着自己。沙子急于想打开这封信去读，他犹豫着，一次次把信拿起又放在枕头下，他想知道，多年以前卫天地到底对苑老师说了些什么？沙子的心怦怦直跳，他怕窥探苑老师的秘密，但他想知道苑老师和卫天地之间的秘密。他终于忍不住打开信封。一无所有，信封里是空的，只是一个空信壳和信壳上苑老师的大名！那字体是标准的板书宋体，卫天地特有的书法，纯蓝的墨迹已经磨得泛出棕色的信封底色。

原来，信的内容早已经成了永久的秘密。沙子猜测着这份没有信笺内容的信有三种可能：写着内容的信笺被放到了别处；

在新疆长大

或者是被苑老师烧毁了，沙子的舅舅每次都会提醒父母亲看完任何人的信，都要烧毁；最莫名其妙的可能就是，癫狂叛逆的卫天地根本没有写内容，寄了封无字天书。

沙子端详着这封藏满了自己记忆的信封，脑海里浮现出苑老师和自己一样摩挲信封的样子，一种难过的心情涌上心头，眼泪扑嗒嗒落在陈旧的信封上面。

下课的钟声响起来，同学们在操场上大声欢叫着。沙子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坐在床沿，无所适从，不知道是该去教室还是该回家。

沙子想：如果苑老师来了，他就跟苑老师一起回教室。

钟声又一次响起来。上课了，没有人来找沙子。门口的课桌上摆着苑老师的化妆品，香味是从这里发出的。沙子看到了自己的书包放在桌子上面，书包上压着一把锁。沙子背起书包拿起锁，出门，把门锁上。

沙子漫无目的，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沙子摸摸书包，木质的牛牛还在，打牛牛的绳子也在。他向学校北面的涝坝走去。路过涝坝边的树林，沙子爬到一棵柳树上，折了一个干硬的柳枝，把绳子绑在柳枝上，做出了一个打牛牛的鞭子。

天气很冷，沙子把冻红的手放在嘴边，哈口热气，得意地跑向涝坝。涝坝水面已经结成厚厚的冰，这是沙子和小伙伴们打牛牛的天堂。每到放学，这里吵吵嚷嚷，充满了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冰面静静的。当沙子走向冰面的时候，他发现，涝坝里并不是他一个人。远处一个穿红色棉袄的女孩，在慢慢划着冰车。显然她的冰车要比沙子平时玩的冰车漂亮。沙子的冰车是自己做的，两

条做架子的木头是用砍刀砍平的，上面钉上一排从废旧木箱上撤下的木板，就是座位了，然后，在两根架子下把粗铁丝固定在上面做两根铁轨，一个冰车就做好了。随随便便找两根钢筋一头磨尖，一头扭出一个方形的把手，就是一副冰车的冰插，全套装备就齐了。把冰车放在冰面上，人坐在上面，双手不停地用冰插点击冰面，冰车滑动起来。这种游戏充满了快乐。只是铁丝做的铁轨阻力很大，划起冰车非常费力，车速也不快。

红衣女孩的冰车铁轨是用车床车出的铁轨，冰车座位上还有靠背，冰插的钢筋嵌在木制的手柄里。沙子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冰车，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红衣女孩远远地看了一眼沙子，朝他抿嘴笑了笑，又继续划冰车。沙子疑惑地看看红衣女孩，沙子不认识她，显然这是一个外地来的女孩。她不像这里的女孩，不是大呼小叫，就是爱理不理。而红衣女孩虽然不认识沙子，还是用微笑给沙子打了招呼。沙子走到了涝坝中央，拿出牛牛抽起来。牛牛在冰面飞快地旋转。清澈的抽击声在冰面啪啪响起来。红衣女孩在涝坝里一圈圈地划着冰车，车速飞快，红衣女孩长发飘飘。沙子抽着牛牛，不时瞥一眼红衣女孩，她专注地划着冰车。

远处的钟声响起来，放学了。

红衣女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收了冰车，走上涝坝的岸头。沙子站在涝坝中央，默默看着她。红衣女孩走了，突然回头看看沙子，灿烂地笑了笑，算是给沙子告别，沙子立刻低下了头。

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放学的同学们冲向涝坝。沙子知道，一会儿，涝坝里会装满打牛牛和划冰车的同学。



沙子收起牛牛，走了。沙子满脑子都是红衣女孩的笑脸。

晚上，沙子咳嗽不停，头痛欲裂。母亲不时地给沙子在头上敷上浸了冰水的毛巾，沙子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宿。早晨，沙子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用报纸糊起来的，上面有一张黄帅的相片，穿着方格的衣服，戴着红领巾，坐在教室里，嘴里好像在念着课文，文文静静的样子。

照片的旁边是《一个小学生的日记》。那篇日记沙子几乎会背了，说：黄帅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她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从此，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她，点名批判她。于是黄帅提出反对“师道尊严”，全国的小学生都开始反对“师道尊严”。

沙子想起自己撕了反“师道尊严”的大字报，就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父母亲。父母亲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孩子，可是自己偏偏成了学校的坏孩子。但他向卫天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家伙。想起苑老师批评自己，沙子觉得委屈，人家张铁生可以交白卷，自己不交日记又有什么用呢？可是一想到要学北京的女学生批判苑老师，沙子又没有了勇气。从心底里，沙子喜欢苑老师。

沙子想起舅舅的话：“你不能学黄帅，沙子！”

沙子想起卫天地的话：“错的人看对的事情都是错的。”

沙子的内心充满矛盾。沙子因为撕学习黄帅的大字报已经是一个坏学生了，而舅舅说过不要学黄帅，学校老师让学张铁生交白卷，可是沙子不交作业，就被老师批评，同学耻笑。沙子不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在新疆长大

沙子想：以后自己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呢？

沙子心中第一次对上学充满了恐惧。

母亲叫沙子起床，沙子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母亲过来想把沙子拉起来。沙子闭着眼，又顺势倒在床上。母亲不停地叫沙子，沙子一声不响。母亲哇哇哭起来，用被子包了沙子，抱起沙子，跑向卫生室。

卫生室的卫生员是一个上海支边青年，是连队的赤脚医生。母亲哭诉说沙子昏迷了。卫生员从抽屉里拿出一根银针，直直地扎在沙子的人中。沙子“哇哇”大哭起来。母亲抱着沙子亲了又亲，鼻涕和眼泪糊了沙子一脸。沙子睁开眼，看看母亲，赤脚医生在一旁咯咯笑着。赤脚医生拿了一根注射器，灌满药剂，在沙子的屁股上扎了下去。

“沙子妈妈，小家伙死不了，受凉了，只是发烧感冒，打三天针，吃点阿司匹林就好了。”

沙子的妈妈用袖子擦拭着鼻涕眼泪，不停地说谢谢。沙子看着母亲诚恳的样子，把头捂在被子里偷偷笑起来。母亲抱着沙子回家，抽抽噎噎哭了一路。回到家，母亲蹑手蹑脚地把沙子放在床上，轻轻拍着沙子。

母亲自言自语：“沙子，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还要上班，还要挖大渠，锅里有蒸好的苞谷馍馍，你起来以后自己吃，晚上，妈妈给你煮鸡蛋面吃。”

沙子装作睡着了。他听到母亲从门后拿出坎土曼，关上门，匆匆走了。沙子躺了一会儿，确定母亲已经走远，迅速背起书包，跑向学校。

沙子跑向学校后面的涝坝，他要找那个红衣女孩。离涝坝很远，沙子听到涝坝里发出的嘎嘣嘎嘣声音，那是水面冰冻以后常常发出的冰裂的声音。沙子喜欢这种声音，那声音让沙子觉得快乐，让沙子觉得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涝坝里空无一人，白灿灿的冰面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安静极了。成群的麻雀在涝坝边的小树林里叽叽喳喳地叫着，远处的教室里传来同学们的琅琅书声。天山雪峰像一幅相片挂在北面的天际，冰面不时传来冰裂的嘎嘣声。

沙子有些失望，他垂头丧气地走到涝坝的中央，拿出牛牛，用鞭梢把牛牛捆好，使劲一拉，牛牛在冰面旋转起来，他连抽两鞭，牛牛欢快地在冰面上飞旋起来，空气中响起啪啪的鞭子声，那声音脆脆地从冰面传向坝堤，传向四周。沙子兴奋起来，他聚精会神地打牛牛，在涝坝的中间一圈圈转着。

“又是你呀！”声音从坝堤上传来。

沙子抬头望去，那个红衣女孩挥动着手给沙子打招呼。小女孩带着红色的毛线手套。

沙子愣了一下，喊道：“下来吧！”

小女孩坐着冰车划到沙子面前。

“我教你打牛牛吧。”

“哦，牛牛？我们叫陀螺。”

“陀螺？什么呀，怪里怪气的叫法，我们一直叫它牛牛。”

“叫法不同呗，就像土豆，你们叫洋芋。”

“你懂得真多。”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西子，东南西北的西。”

在新疆长大

沙子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怪怪的，女同学们不是叫花就是叫萍，不是叫兵就是叫玲。她怎么有这样一个怪里怪气的名字。

“我叫沙子。”

“哇哦，好听！”

“你为什么叫西子？”

“西子湖畔，知道吗？我出生在杭州。”

“不知道！知道湖这个字，没见过湖，只见过我们这的涝坝。”

西子咯咯笑起来：“那也是个大涝坝，好大好大，比这个涝坝，大好多好多，水也好深好深，一年四季不结冰。可漂亮的大涝坝。”

沙子和西子就这样认识了。这是沙子希望的事情。沙子病了，可以不用上学了，他就是要到涝坝里找到这个红衣女孩。沙子办到了，他的内心快乐无比。

沙子教西子打牛牛，西子学得很快，她喜欢打牛牛。沙子拿了西子的冰车飞快地划起来。西子在涝坝中央不停地抽着牛牛。冰车发出吱吱的声音，空气中响起啪啪的鞭声，混响的声音像一曲欢快的歌声在冰面上飘荡。

他们陶醉在游戏中。

沙子在远处停下来，坐在冰车上呆呆地看着西子。西子不时地抬起头冲沙子笑笑，然后专注地打牛牛。

远处的钟声响起来，下课了。

沙子把冰车划到西子旁边，说：“下课了，一会儿他们都来了。”

“回家！”

沙子帮西子把冰车扛到坝堤上。

“明天，还来吗？十二点！”

沙子点点头。西子抱起冰车走了。沙子看着西子走远了，向家里跑去。

母亲下班回来了。沙子闭着眼，装模作样地躺在床上。母亲用嘴唇贴在沙子的额头上。

“不烧了，我的祖宗，吓死我了。”

母亲去做饭，拿出仅有的一点点白面和面，做了一碗面条，打了一个荷包蛋。母亲把沙子叫醒，给沙子穿好棉衣棉裤。面很好吃，平时，沙子几乎没有机会吃上一顿白面做的面条，更别说吃鸡蛋了。而今天沙子病了，几乎昏死过去，所以母亲要倾力为沙子加点营养。沙子吃着面，有点难以下咽，他为自己的不诚实而愧疚。

母亲拉着沙子去卫生室。

“妈妈，杭州在什么地方？远吗？”

“嘿，你还知道有杭州？在口里，很远很远，坐火车要多一个多礼拜。那是人间天堂，我们是没有机会去了，不知以后你们孩子能不能去。那是大城市，是城里人待的地方，我们农村户口的人，怕一辈子都住不到那里的。哎，我们在这新疆荒原镇要生活一辈子，你们以后会生活在哪里呢？也像我们一样扎根边疆吗？不生活在这里，我们又去哪里呢？怎么出去呢？”

母亲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大通话。沙子听不明白。新疆人把新疆以外的地方都叫口里。沙子只是在想：西子是怎么从口里到这里来的呢？为什么西子会到这里？

第二天，沙子依然咳嗽，他很清醒，但他还是不想上学。母亲做好了饭，叫他起床。沙子闭着眼睛，故意大声地咳嗽。

沙子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孩子他妈，你还是请一天假，带他去卫生队看一下，耽误一天出工，也就是扣三天工资，年底不能评先进，可是孩子要真是出了毛病，后悔都来不及了。”

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

母亲拉着沙子去卫生队，不时地摸摸沙子的额头。

一路上，母子无话。沙子又想起了西子，想起西子正焦急地等待自己，内心非常难受，呜呜哭起来。母亲疑惑地看看沙子，把沙子背在背上，也抽噎起来。沙子无力地躺在母亲的背上，内心充满了内疚，为自己自私地装病。

到了卫生队，医生听诊完，就让沙子抽血、拍片。结果出来了，是肺炎。母亲惊慌失措。沙子暗暗高兴：可以不上学了。

医生犹豫了很久，说：

“孩子也就是营养不良，又受了风寒，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住院。可是现在全团都在农业学大寨，在挖渠清淤，孩子一住院，你们大人就要请假，我们卫生队只能开出你们大人三天的陪护证明。时间长了要转入白水城师部医院，也太折腾了。最好，我开药你回到连队卫生室打针，不大不小的毛病，一个礼拜就好了，也别太担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

母亲泪眼婆娑，哭哭啼啼地点头称谢。医生开了方子，母亲取了药，背着沙子回家。

“妈妈，别背我了，我没事。”

沙子从母亲背上下来，拉着母亲的手，一蹦一跳地朝家走去。

沙子内心非常复杂：病了，可以光明正大地不上学了，又有时间去打牛牛了，好开心！但是再装病装得死去活来，就太坏了，那样母亲会哭死的，不能再让母亲担心了。

回到卫生室，赤脚医生给沙子挂上吊液。母亲拜托赤脚医生照顾好沙子，就又急匆匆地去工地挖渠去了。打完针，赤脚医生把沙子送回家。家里的门从来都不上锁，连队里的人都是这样。锅里，有母亲早上蒸好的苞谷馍馍。赤脚医生给沙子从暖瓶里倒了一碗开水，嘱咐了几句，走了。沙子吃了一个馍馍，困意袭来，倒头睡过去。

醒来，看看已是下午。沙子背起书包，跑向学校。校园里书声琅琅。

沙子来到涝坝。涝坝里空无一人。

沙子噤里啪啦地抽起牛牛，抽得有气无力，兴味索然。他抬头望望坝堤，看到上面站着一个人，虽然看不清脸，但他知道那是卫天地。卫天地远远地站在岸堤上，望着涝坝里的沙子。

太阳，就要落山了。卫天地的身体的四周被晚霞照亮，发着红光，他就像一尊闪着光芒的雕塑。夕阳洒满小树林的枝头，火红火红，霞光从树枝的夹缝里穿过，洒落在白色的冰面上，顿时红光闪烁，巨大的冰面好像漂浮起来，血色黄昏铺满大地。

沙子看得目瞪口呆，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惶恐和震撼。

归林的鸟儿成群结队地落满冰面，它们在叨冰饮水，完成入巢前最高效的一次觅食之旅。鸟儿叽叽喳喳地鸣叫着，飞起落下，再飞起落下，汇成快乐的合奏。

钟声响起来，下课了。

在新疆长大

沙子悻悻离去。脚边，一群群鸟儿飞起来，又落在沙子后面的冰面。卫天地一直静默地站着，什么也没有说，不知他在看夕阳还是在看离去的沙子。

西子没有出现，沙子十分失望。

晚上，父母亲回来的时候，沙子在静静地看小画书《黄继光》。

母亲摸摸沙子的额头。

“祖宗，终于退烧了。”

母亲笑起来，父亲也笑起来。沙子嘿嘿地笑。

“妈妈，每天只打一次吊液，我可不可以下午打，早上，我想睡会儿懒觉，我累得很。”

“只要你能好，什么时候打都一样，一会儿吃完饭，我给卫生员说一下。”

沙子的眼泪落下来。母亲诧异地看着沙子。沙子用棉袄袖子擦了擦眼泪。

“黄继光叔叔堵枪眼牺牲了。”

“黄继光是英雄，用身子骨扑到美国鬼子的枪眼上，为志愿军开辟了道路。这孩子确实勇敢，可是他妈妈该有多苦啊，都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啊，一枪打在他身上，就是一刀刀在割妈妈的心啊。沙子，看一遍就行了，不看了！不看了！那个做妈妈的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这样当英雄。”

母亲眼睛红红的，她总是那么多愁善感。

沙子疑惑地看着母亲，说：

“那么，你的意思是不用做英雄，都可以当逃兵了？”

母亲叹了口气，没有说话，去锅台做饭了。沙子心灰意懒地

躺在床上，又想起穿红衣服的西子。

吃饭了，是苞谷糊糊，金黄色的，没有添加黄豆面和糠，味道甜美。沙子呼呼噜噜喝了一大碗，香极了！喝完，母亲把煮熟的鸡蛋剥了皮，递给沙子。哥哥羡慕地看着沙子。

“沙子，得了肺炎，要加营养，快吃吧。”

母亲是说给哥哥和妹妹听的。沙子低着头，像做了错事一样惴惴不安。平时，沙子看到生鸡蛋，都要咽几下口水，而今天沙子觉得心虚，鸡蛋变得难以下咽。

第二天，大人们都去挖渠了，家里没人，静静的。沙子睁开眼，阳光从窗户射了进来，沙子从一束束的光束中看到无数微尘在光线里飘荡。沙子懒洋洋地，阳光也是懒洋洋地。沙子慢吞吞地穿好棉裤棉衣。衣服被母亲烤在火墙壁上，暖烘烘的。

沙子从锅里拿出两个黑溜溜的馒头，那是混杂了糠和黄豆的面蒸制的，硬硬的，咽下去，有一种把胃扎破的感觉。桌子上放着一碗凉拌苦苦菜，和一颗煮熟的鸡蛋。这种菜，都长在农田的田埂边，拔出来，根茎断了，流出乳白色的液体，空气中迅速充满了苦涩的味道，一般都是喂鸡喂兔子。可是由于没有蔬菜，许多人家都是把苦苦草打回家，用开水焯一下，加点盐，拌点醋，就是一道下饭的菜，虽然留着苦味，但可以当菜下饭。

沙子吃完一个馍馍，揣了一个在口袋里，拿起牛牛直奔学校涝坝。

沙子看到了西子，西子静静地坐在冰车上望着通向涝坝的小路。西子朝沙子挥手，红色的毛线手套像一朵在雪地里摇曳的玫瑰。沙子兴奋不已，匆匆跑到西子身边。

在新疆长大

“今天不打牛牛了，我们一起划冰车，讲故事吧。”

沙子有点犹豫，他不知该怎么和西子一起坐在冰车上。

“你坐在上面，把脚放在冰面，我坐在放脚的前车板上，快来！沙子。”

沙子从没有和一个女生这么亲近过，他紧张地看着西子。

“快来呀，一会儿下课了，我就回家了。”

沙子似梦中醒来，跳上了冰车，西子大大方方地坐在沙子的前面。西子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沙子一阵眩晕，这味道好熟悉，好好闻。沙子想起来了，苑老师身上就是散发着这种淡淡的香味。沙子一闻到这种香味，心里就有一种柔软的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一种想一直呼吸着这种香味的渴望。而常常，这种清香都是偶尔飘来，又立刻飘散，然后沙子的鼻子就变得酸溜溜的，眼角就会情不自禁地湿润起来。

“沙子，你怎么哭了？”

“没有，风把沙子刮进眼里了。”

“没有刮风呀，都是冰，哪来的沙子？”

沙子不理西子，双手使劲用冰插点击冰面，双脚一蹬，冰车慢慢滑动起来。

“我们讲故事吧，沙子你先讲。”

沙子想了想，刚想讲黄继光的故事，想起母亲的叹息，沙子没有说话。沙子想起了保尔，觉得保尔的样子有点像自己，而且还是一个外国的英雄，西子一定喜欢听。

沙子说起来：“外国有一个英雄名叫保尔·柯察金。在他十二岁时，他妈妈把他送进了学堂。保尔的家庭很贫困，他妈

妈在给别人做佣人，哥哥是一个电工，而他爸爸很早就死了。所以，进学堂是保尔的梦想。由于保尔是‘老妈子’的儿子，又很穷，老师瞧不起他。保尔对《圣经》有疑惑，问老师，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而《圣经》说地球才存在了五千年，结果挨了老师一顿暴打。”

“西子，《圣经》是什么书？”

“我也不知道，大概就像《毛主席语录》一样的书，外国人，人人都要背的。”

“你真反动，外国人，就像那个保尔的老师，都是反动分子，他们怎么会读《毛主席语录》？《圣经》是毒草，《毛主席语录》是指路明灯！”

西子从冰车上跳下来，站在冰面上嘤嘤哭起来。

沙子呆呆地看着西子哭。西子哭了一会儿，蹲在冰面上，用手指在冰面的薄雪上画雪人。

沙子知道：骂人“反动”是同学们最不能接受的事情，也是大人们最怕小孩犯的错误。

沙子把冰车划到西子跟前，嗫嚅地说：

“我们划冰车吧，我不会出去说你的坏话。”

西子嘟着嘴，上了冰车。

沙子接着说：“后来老师就找茬羞辱保尔，刁难他。保尔十分愤恨，为了报复老师，补考的时候，保尔把烟末撒在老师做蛋糕的面团上。保尔太棒了！他被学堂开除了。他妈妈又把他送到一个饭馆做伙计。然后，在哥哥的帮助下，他去电厂做了一个电工。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朱赫来的叔叔。保尔成了一个革

命人，他知道了团组织和党组织，也知道了穷人闹革命。后来他偷了敌人的一把手枪，还杀了一个敌人，为了逃难，他跑了。他参加了革命。后来，他受了伤，下肢瘫痪，双目失明。他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只读过三年书，却写出了这么好的书，他不怕苦，不怕死，不向困难低头。老师还让我们背过一段话。”

“我也会背，老师让我们也背过。”西子高兴起来。

西子背起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时，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西子，你的声音真好听，怎么说话软软的、嗲兮兮的？”

沙子学着西子的腔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讨厌！”西子的小拳头打在沙子的背上。

“谁嗲兮兮了？我们杭州人就是这样说话呀，你们新疆人说话 zh、ch、sh、z、c、s 都不分，说话大嗓门，可吓人了。”

西子学着团场人特有的腔调，说：“妈妈，我饿了，我要 ci 饭。我 sen 气了……”

沙子嘿嘿笑起来，西子也咯咯笑起来。西子终于没有生自己的气，沙子非常高兴。

“保尔有好多故事，你都没有说全。保尔偷了邻居家的枪。他哥哥阿尔焦姆帮他藏到树林里，才没有被坏人抓住。他为救朱赫来被抓入监狱，后来被当成普通犯人给放了。在一次战斗中，

他被炮弹击中头部。在筑路工作快结束时，保尔得了伤寒并引发了肺炎，保尔被送回家养病。半路上人们传说保尔已经死了，但保尔四次战胜了死亡。后来他瞎了，成了瘫子，他就开始写书。老师说保尔精神：顽强、执着、刻苦、奉献、勇敢、奋进。”

“这些谁不知道呀，我只是不想啰啰唆唆。”

“可是你漏了许多保尔的爱情故事。保尔喜欢过三个女孩儿。他与林务官的女儿冬妮娅恋爱，与女政委丽达恋爱，还与工人达雅恋爱。”

沙子傻乎乎地看着西子，他不知道西子说的恋爱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恋爱？”

“就是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就像你爸爸喜欢你妈妈。”西子说。

“哦！”沙子似懂非懂。

“你不喜欢冬妮娅吗？”

“为什么要喜欢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我喜欢保尔，保尔有点像我。”

“你真不害臊，只有你像英雄，哪有英雄像你的？你死过吗？你瞎了吗？”

西子有点生气。

“可是我也得了肺炎，我也在养病呀。”

“难怪，你不上学，我以为你和我一样，是爸爸妈妈不让去上学呢。肺炎，会死吗？不会的，保尔就没有死，不过会瞎的。”

“我是逃学，得了肺炎，我想玩，想到这里和你划冰车。你

在新疆长大

“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让你上学？”

“因为，我妈妈在家教我，我妈妈是随军家属，我爸爸是军人。”

“可是，荒原镇哪有解放军呀？”

“有！我爸爸是军管组的。”

“噢，是团部那几个穿军装的叔叔吗？”

西子点点头，不想再说他父母亲的事情。西子让沙子肃然起敬。原来西子就是那几个比团长还厉害的解放军的孩子。

“我喜欢冬妮娅。保尔为了救朱赫来，被关进了监狱。愚蠢的敌人却很快把他错放了。出狱后，保尔慌不择路，跳进了冬妮娅家的花园。冬妮娅特别喜欢保尔，冬妮娅不但漂亮、文雅，他还喜欢保尔。她没有瞧不起工人阶级的保尔。冬妮娅总是带着一个大的宽帽子，留着长长的金色的卷发，穿着漂亮的水手裙，喜欢在池塘边看保尔钓鱼。她每次都拿一本书在河岸边看书。保尔就是喜欢冬妮娅看书的样子，喜欢那个看书的女孩儿。”

“那我也没有看到你在看书呀。”

“讨厌，我也有一本书，在我的口袋里。”

“给我看看。”

西子掏了掏口袋。她的口袋里确实有一本书。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掏出来。

沙子眼巴巴地盯着西子。

“我妈妈说，这本书不能让别人看见。”

“没劲！你的书也像冬妮娅一样的吧？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书吧？”

“不理你了！下来，把冰车还我，我回家了。”

沙子坐在冰车上乐呵呵地看着西子，西子背对着沙子，仰头看着天空。

湛蓝的天空上，薄薄的白云在慢悠悠地游动。

“其实，我也喜欢冬妮娅，可是我还喜欢丽达。我们苑老师就像她们，她教我们学琴的时候，就像冬妮娅一样漂亮，可是她训我们的时候，那么厉害，像共产党员丽达。”

“哈哈，你喜欢自己的老师？”

西子咯咯笑起来。

沙子有点尴尬，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和西子一样喜欢冬妮娅的意思，就拿苑老师做比喻，结果反被西子耻笑。沙子生气了。

“我才不喜欢我们老师，我也不喜欢资产阶级的冬妮娅。保尔因带着穿着漂亮的冬妮娅到工人家聚会，保尔的同学就看不起她。保尔是革命英雄，他怎么会喜欢资产阶级的冬妮娅。所以保尔不和她玩了。”

沙子越说越激动，他把冰插向地上一扔，走了。沙子走到树林边，迅速爬上一个离小路不远的沙枣树，神情紧张地望着，她在等西子的出现。

西子从涝坝里慢慢上来，一根绳子搭在西子肩上，绳子的另一头拴着冰车。西子拖着冰车慢慢走着，边走边抹眼泪。沙子希望西子抬头看到自己，可是西子低着头从沙子的树下走过。沙子听到西子抹鼻涕的哭声，沙子的心一阵阵发痛。

晚上，沙子躺在床上。父母亲一起回来了，他们疲惫地把坎

在新疆长大

土曼放在门背后。父亲走过来，看看沙子，用粗糙的大手拍拍沙子的脸。沙子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

“爸爸，你恋爱过妈妈吗？”

“什么？你说什么？”

“我会瞎吗？”

父亲粗糙的大手敷在沙子的额头。

“没烧呀，这孩子怎么尽说胡话？别以后养了个‘勺子’（傻子）。”

沙子转过身，背对着父亲，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父母亲依然要出工清淤挖渠。哥哥带着妹妹去拔沙枣了。那种野沙枣酸酸涩涩的，可以混在面里蒸馍馍吃，也算是一种粮食。

沙子躺在床上，懒洋洋的，无聊至极，一点睡意也没有。沙子想起瞎了的保尔，想起哭着鼻涕的西子，心里充满了惶恐和难过，扯开嗓子大哭起来，沙子哭得筋疲力尽。正在号啕大哭，门开了，连队卫生员进来了，他摸摸沙子的额头。

“沙子，你的病快好了，不哭。男子汉不能哭哭啼啼。”

沙子立刻止住了哭声。

“再打三天针，你该上学了。”

卫生员走了。

星期一，天阴沉沉的，外面飘起了零星的雪花。下雪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大漠边缘的绿洲，夏季蒸发量大，除了灌溉渠里灌溉时有水，其他时候都是干乎乎的，一个夏季难得下一场雨，地

面都是灰黄色的，碱性大的地方被雨水浇过就变成了黑叽叽的带壳的硬地，连一棵野草都不生。而冬天下雪更是少有的天气。雪花碎碎的，星星点点，稀稀拉拉，一副老弱无力的样子。灰黄的地面被薄薄的白雪点缀着，多了一点明亮的气息，天空亮亮的，没有阴沉的感觉，只是太阳变得模模糊糊，躲在乌云的后面。天气反而有点暖意。

沙子有点兴奋，又向学校的涝坝跑去。

西子已经在等沙子了。白色的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雪。西子在冰面上画了两个大人拉着一个翘着辫子的小女孩。

西子看到沙子过来，眯着眼看着他，抿着嘴咯咯笑起来。

“中间的女孩是你吗？”

西子抿嘴点点头。他们默契地坐上冰车，慢慢划起来。

“你读过《安徒生童话》吗？”

“安徒生是谁呀？”

“一个外国童话家。”

“那一定是毒草了？”

“保尔是毒草吗？”

沙子哑口无言。在他的记忆里除了有个外国的保尔是英雄，其他外国的东西都应该是毒草。沙子的教育来自三个方面：父母亲东家长西家短的议论和对他们打骂之间的要求；学校老师的教育；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人书。偶尔看看电影，都是《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这些抗日的教育片。在沙子的心目中，外国人都是像小日本人一样流着小胡子，畏畏缩缩，嘴里骂着“八格牙鲁”的坏人。沙子的世界很简单。而面前的西子脑子里充满

在新疆长大

了各式各样的想法，从一个遥远的童话般的地方突然降临，又说了许多沙子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和想法。西子让沙子有一种梦幻的感觉，沙子迷恋这种感觉，却觉得一点也不真实。他想留住这种感觉，却觉得西子会像她突然到来一样突然地消失。

“安徒生是丹麦的伟大作家。他爸爸是一名鞋匠，妈妈是一名洗衣妇。安徒生从小辍学在家，他在裁缝那里当过学徒。”

“辍学是什么意思？”

“就像我们这样不上学呀？”

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他自学写作。出了很多书，写了一本童话集，《豌豆上的公主》《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好看极了。”

“你说的故事我一个都没有听说过。”

“唉，你们真可怜。我妈妈说，到处都是沙漠，你们这里是沙漠中的沙漠。”

“西湖也有沙漠吗？”

“有！不是真正的沙漠，是知识的沙漠！”

“可是你还可以在西湖学到许多知识，看许多我们看不到的书呀！”

“就是，可是在杭州，老师也不让我们看这些课外书，说是封资修的东西。但是我们都在家里偷偷地看，不告诉老师。这些书比《鸡毛信》《向阳院的故事》好看多了。”

沙子不再说话，他有点自卑，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就那么一点点。他最喜欢的就是小画书，可是西子却根本就瞧不起这些书。

“那你讲一讲里面的故事吧。”

“我最喜欢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圣诞夜卖火柴的小女孩去卖火柴。”

“圣诞夜是什么？”

“外国人的大年三十。”

“噢……”

“因为没有卖掉一根火柴，小女孩一天没有吃东西。她又冷又饿，她擦亮了第一根火柴，看见了喷香的烤鹅；她擦亮第二根火柴，看见了美丽的圣诞树；她擦亮了第三根火柴，看见了久违的外婆，她想让外婆留在自己身边，擦亮了一整把火柴。然而当火柴熄灭的时候，这所有的一切都不见了，最后，小女孩在圣诞之夜悲惨地死去。”

雪静静地下着，落满了西子的头顶，沙子深吸一口气，把西子头上的雪花吹去。西子嚤嚤哭泣起来。沙子用力点了一下冰插，冰车吱吱地快速前进。

“还有《海的女儿》，美人鱼为了能和自己所爱的陆地上的王子在一起，用自己美妙的嗓音和生命的三百年换来了巫婆的药酒，于是，她有了一双美丽的脚，每走一步就像走在碎玻璃上一样疼痛。可是只要王子对她微笑，她就忘记了脚上的疼痛，但是王子却和别人结婚了，美人鱼为爱情献出了生命。”

“鱼，怎么可能长脚呀？你骗人吧。”

“你真无知，童话故事是幻想虚构的故事，描绘想象的事情，里面的人，不是真有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像你做的梦一样，梦里的事情你可以喜欢呀，但醒来以后，就不会发生，可是他出现在你的梦里了。童话故事就是给我们小孩子说的想象的故事。”

在新疆长大

事呀。”

“就是编一个假人，说一段假事。”

“你真笨！你还听不听故事了？”

“听呀，我又没有不让你说，我不是没有听说过童话，不懂嘛？”

沙子有点不开心，西子总是这样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让沙子的内心很受伤。

“还有好多故事。《丑小鸭》。丑小鸭出生在鸭子的家里，她小的时候长得可丑了，鸭子不愿和她玩，都嘲笑她，她知道自己和她们不一样，可是她不知道哪里不一样，后来，她长大了，历经千辛万苦变成了白天鹅，原来她是天鹅，一只美丽的白天鹅。”

“我是不是白天鹅？你看同学们都学习黄帅、张铁生，可是我却撕了学习他们的大字报，同学们也不喜欢和我玩。”

西子咯咯笑起来。

“怪不得你逃学，原来同学们不喜欢你呀。可能你也是只鹅吧，不过是一只沙漠的鹅，不是水里的白天鹅。”

“我就知道你也不喜欢我。谁愿意做一只鹅？！我以后也写一篇童话。”

“那我是你的第一个读者。”

“你说的话，我真的听不懂，读者是什么意思？”

“唉，就是读你写出的书的人。”

“我不喜欢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我妈妈说现在的情况就像皇帝的新装。”

西子接着说：“一位愚蠢的国王每天只顾着换衣服，一天王

国来了两个骗子，他们声称可以制作出一件神奇的衣服，这件衣服只有圣贤才能看见，愚人看不见。骗子骗了大量财宝，不断声称这件衣服多么华贵多么漂亮，被派去的官员都看不见这件衣服，然而为了掩盖自己的‘愚昧’，他们都说自己能看见这件衣服，而国王也是如此，最后穿着这件看不见的衣服上街游行，皇帝其实是光着身子的，只有一位小孩大声说：皇帝什么也没穿！”

“你妈妈说的不对，我们都穿衣服出门的。”

“唉，我也不懂，不穿衣服出门不都冻死了，好害臊呀。”

沙子不停地划着冰车。西子絮絮叨叨地说故事。沙子一直担心下课的钟声。雪大了起来，沙子停止了划动。他们一起抬头看纷飞的大雪。

“好美呀！”西子说。

钟声终于响起来。学校的喇叭里传来《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

西子看了看沙子，从冰车上站起来，在雪面上跺了跺发麻

在新疆长大

的脚。

“走吧，我明天回杭州了，我爸爸不久也要离开荒原镇去东北了。”

“你爸爸为什么走呢？”

“他是 xx 的警卫员，犯了错误！”

沙子一愣，无比震惊。他听到了那个被打倒的赫赫有名的副统帅的名字。沙子呆呆地看着西子。

西子一副淡然的样子，并没有理会张着嘴的发呆的沙子。西子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本发黄的书，递给沙子。

沙子突然间醒过来。封面上写着：《安徒生童话》。沙子接过书。

“明天，会有军车接我们。我和妈妈先走。冰车也用不着了，你留着吧。”

沙子开始发呆，有一种梦游的感觉。沙子揉了揉眼睛，看到西子真真切切地站在面前。沙子从书包里拿出牛牛。这个牛牛是沙子引以为豪的心爱之物。是沙子算数考了一百分之后，父亲托人在修理连专门用车床加工的。同学们的牛牛大都是用斧子砍出来，然后用小刀仔细削平了侧面，线条歪歪扭扭的。而沙子的牛牛，经过车床的打磨，由上到下，露出一圈圈褐色的树纹，散发着白杨树淡淡的香味，清爽漂亮。同学们都羡慕不已。而此刻，沙子毫不犹豫地拿出牛牛，递给西子。

“做个纪念吧！”

西子的嘴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她接过牛牛，放进了口袋。

西子含着泪伸出双手。沙子缓缓地伸出双手，四只小手合在

一起，西子的手冰凉冰凉。

西子转过身去跑了，雪地里留下一串西子细碎的脚步。沙子呆呆地看着西子的背影，雪花模糊了沙子的双眼。他望着西子，西子的一只手不停地擦拭双眼，他知道西子在哭。西子一步步迈上了坝堤，西子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头微笑，西子消失在林中的小道，消失在飘飞的雪花里。

沙子坐在雪里，呆呆地发愣，鹅毛一般的雪铺天盖地地落下来，沙子张开大嘴想放声大哭，突然想起了自己是个男子汉，抹了把鼻涕，抬眼望着飘雪的天空，看飞舞的雪花。雪花飘在沙子的脸上立刻化了，和着沙子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

沙子脚踩白雪，无力地迈着步子，脚底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回头望去，小小的脚印蜿蜒着印在地面上，可怜得像落单的孤雁。爬上涝坝的岸头，沙子吃惊地看到卫天地幽灵一样站在小路上，白雪几乎覆盖了他的全身，他一动不动地望着沙子。沙子走过去，仰头抱着卫天地的双腿，嚤嚤地哭起来。卫天地也莫名其妙地哧溜哧溜地哭起来。

安静了一会儿，卫天地摩挲着沙子的头发，说：“沙子，别悲伤，这只是你人生中一次小小的遭遇，别离是人生的常态。”

“可是，我真的不想让她离开。”

卫天地说：“世界是个大花园，每个人都在奔跑，去寻找心中那朵盛开的鲜花，那朵鲜花才是我们全部的世界。”

“西子就是那朵鲜花吗？”

卫天地说：“不是，她是你成长路途中脚下的草，但你的花园里有她的花香。”

在新疆长大

沙子止住了哭泣，似懂非懂地看着卫天地。

卫天地说：“你的花已经播下了种子，从你出生那天起就在发芽，但你还没有找到她。”

沙子问：“那你的呢？”

卫天地长长叹了口气，说：“我的花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播种的土地。”

卫天地的话让沙子困惑和绝望，忧郁的情绪漫得无边无际。沙子号啕大哭。

病，终于好了，沙子开始上课了。沙子坐在教室里，心飞在了外面。沙子知道自己已经和同学们不一样了，沙子知道在荒原镇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在那里住着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会说不一样的方言，上不一样的课，学不一样的知识。他们会乘火车，乘汽车走向四面八方，还可以来到荒原镇。以前，在沙子的心里，荒原镇就是全部的世界，沙漠就是地平线，北面的天山雪峰就是最远的地界。而现在，他知道，外面还有湖，还有海，还有住着西子的地方，好遥远，好遥远。沙子整日胡思乱想，沉默寡言，远远地回避着眼前嬉闹的同学，他觉得他们是那么无知和短浅，而自己已经是一个有了许多想法和知道很多大事情的人了。沙子的心飞得很远很远。

苑老师突然点名，让沙子站起来。

“沙子，你把十二减九算一下。”她摇了一摇手中的算盘。

沙子愣愣地看着苑老师。

“等于三。”沙子不会用算盘打。

“用算盘打出来。”苑老师一副不可置疑的样子。

沙子拨拉了几下算盘，他不会。

“那你背一下算盘口诀吧。”

“一上一 一下五去四 一去九进一

二上二 二下五去三 二去八进一

三……三上三 三下五去二 三去七进一……”

算盘像天书一样，沙子什么也不懂。

沙子盼望放学，一回到家，他就翻出那本泛黄的《安徒生童话》读起来。他总是能从书里闻到西子的气息。可是让他难过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西子的消息，他不知道西子是回了杭州还是去了东北。沙子的内心有一种彻底的绝望。

期末考试了，沙子看着算数的各种复杂运算，他不知所以。课堂里静悄悄的，只有钢笔划在考卷上的沙沙声。沙子憋得面红耳赤，几乎一道题都答不上来。下课的钟声响起来，同学们纷纷交卷。沙子看了看空白的考卷，写了一行字：学习张铁生！

沙子交了白卷。

那夜，苑老师来家访，给沙子的父母亲看了沙子的考卷。一向疼爱沙子的母亲发疯一样，凶吼着沙子，最后把沙子赶出门外罚站。

在寒冷的夜里，沙子思绪麻木地站在窗外。

13. 放寒假

放假了,同学们都在连队的操场上打牛牛。沙子没有了牛牛,也看不上手工做的牛牛。他不愿看到小伙伴们打牛牛,因为每次都会想起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西子,那种想念,让他心里难受,可是他又不能和别人说,身边的人谁也没有见过西子,说出来,别人还以为沙子在撒谎。

沙子沉默寡言,整天坐在家里看童话故事。

星期天,沙子心里有点失落,自己不愿和其他人玩,可是内心总有一种出门的欲望。玩什么呢?沙子坐立不安。

虚掩的门被推开了,赵文革伸着脑袋对沙子挤眉弄眼,手里拎着一双土制冰鞋。

看到赵文革,沙子高兴起来。平时,赵文革很少找沙子玩。赵文革会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他总是嫌自己同学玩游戏的水平低,大都和团部的一帮高年级的同学玩。沙子对赵文革也不怎么主动。

“来了?”

“给口水喝,在排碱渠滑冰,滑到你家门口,渴死了,就到

你家来了。”

沙子给赵文革倒了一杯水。赵文革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看看白色瓷底铁缸子的毛主席像。

“沙子，一起滑冰去，滑到闸口，去逛一会儿巴扎。”

“可是，我没有冰鞋。”

“做一双呗，一会儿就做好了，你家有没有锯子？”

沙子找来锯子和一块木板，和赵文革一起做冰鞋。赵文革比着鞋子的大小，锯两片长方形的板子做冰鞋底，挖两根平行的浅槽，把粗铁丝拉直，嵌进木槽，固定好，做出了冰鞋鞋底，再在木板边上钉四个对称的穿鞋带的铁圈。不一会儿，一双冰鞋就做好了。

沙子穿上冰鞋，试一试。沙子一直佩服赵文革的动手能力。在沙子看来复杂难干的事情，赵文革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

他们来到门前的排碱渠。渠的东头连着通向闸口的巴扎。渠里结着厚厚的冰，上面露出枯黄的芦苇。因为经常有人在上面滑冰，渠中间的冰面是光滑的，隐隐露出折断的芦苇秸秆。他们向东面滑去。

赵文革飞快地在前面滑，沙子磕磕碰碰地追赶。快滑到团部办公楼前面，沙子看到赵文革坐在冰面上休息，两条腿岔开直伸着，双手支在冰面，仰头望着前方的树林。

沙子笨手笨脚地滑过去，看到赵文革把食指竖在嘴边。沙子学着赵文革的样子，双手支在冰面，静静地仰起头看对面的树林。

沙子眼前一亮，看到对面树林的边上两个人靠在树上，正紧紧搂在一起，脸对脸，不顾一切地在对方的眉毛鼻子嘴上乱啃。

在新疆长大

沙子惊得目瞪口呆，凝固在冰面上。

冰面上只有沙子和赵文革喘气的声音。上面传来砸吧砸吧的亲嘴的声音。沙子小小的身体膨胀起来，他瞥一眼赵文革。赵文革面红耳赤。

“那男的是你哥哥，那女的是他同学。”沙子说。

“闭嘴，看！”

树林里的人忘情地互相揉搓，赵解放的一只手伸到对方厚厚的棉衣里，女同学的一双手紧紧搂着对方的腰。

沙子的身体激动地颤抖起来，一股从未有过的骚动感从脚底窜到头顶。那一刻，沙子内心深埋的欲望苏醒了。第一次看到这种男欢女爱的场面，沙子的全身像被火苗烧灼一样。

之前，沙子的所有心里情感全是平面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写在脸上，一会儿风轻云淡，一会儿暴风骤雨，匆匆来了，匆匆走了，来去无踪。此刻，另一种奇特而强烈的感觉像一只鼓槌一样，敲击着沙子小小的躯壳，惊醒了他遍布全身的器官，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汹涌澎湃，漫过他的身心。

沙子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

“哦——吼——”

沙子脆亮的声音从冰面起来，漫过芦苇的叶尖，漫过渠堤，漫过树梢，直上云霄。

树林里的人惊慌失措，慌慌张张跑了。

赵文革不好意思地望着沙子。

“你真没劲，吼什么？好戏没了吧。”赵文革说。

“他们耍流氓。”沙子说。

“以前没见过？怪不得傻不拉几的。这个树林里，经常有初中的同学亲嘴，他们在搞对象，就是谈恋爱。所有人的爸爸妈妈就是搞了对象，成家以后，才生了我们小孩。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赵文革不屑一顾地说。

“男人亲女人就是要流氓。”沙子说。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知道，要是有家的大人和其他人家的大人乱亲嘴就是要流氓。但是我哥哥他们是谈恋爱。”赵文革说。

“他们也不是一家人呀？”

“谈完恋爱，就会是一家人了。不说这些了，回去问大人吧。我们去逛巴扎。”赵文革不想再和沙子探讨这些问题。

沙子和赵文革走进巴扎。

闸口的空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农贸市场。周边农村的维吾尔人，平时很少来兵团地域，到了星期天就是荒原镇的巴扎日，穿着民族特色的服装，起个大早，赶着毛驴车、牛车、马车，举家前来，聚集在闸口。集市里人头攒动，人如潮涌。

早到的人在人流最多的地方，占了最好的摊位，在地上铺一块布或者一块地毯，布置好了，把自家的交换品放上去，不停地叫卖。摊位连成长串，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物品。约定俗成，不同的物品都划分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买卖。卖活物的在一处，牛羊马驴狗，牛叫马嘶，飘着浮尘的空气里夹着淡淡的畜粪的腥味。卖蔬菜、粮食的在一处，绿油油、金灿灿的；卖手工铁艺的在一处，堆满生铁浇注的煤炉和维吾尔特色的劳动工具；卖地毯的、布匹的在一处，好看的艾德莱斯布花枝招展，红红绿绿的小花帽摆了一地；卖维吾尔乐器的在一处，弦丝切切，歌声飞扬；卖小吃、

在新疆长大

冰水的穿插在各个角落，凉皮子、羊杂碎让人垂涎欲滴，酸奶子和馕散发着清香。

卖东西的大都是维吾尔人，也有一些汉族人夹杂在里面，人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方言大声吆喝，鸡鸣狗叫，人畜混杂，声音此起彼伏。巴扎上热闹非凡。

赵文革花了一毛钱买了两碗酸奶子。装酸奶子的碗是木头的，把白杨树干锯成一小节，中间掏空了，按照碗的样子打磨好，就是一只木碗了。用久了，碗的颜色变成浅褐色。酸奶子表面浮着一层奶皮，在木碗上泛出油黄的色泽。勺子也是白杨木的。

两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赵文革带着沙子四处乱逛，兴致勃勃。

他们来到巴扎的农产品市场，看维吾尔人卖东西。一个高大的穿白羊皮袄的维吾尔人正在和一个汉族人谈菜籽油的价钱，说好了价钱，维吾尔人准备去汉族人家拿钱。这时，来了一帮戴着红袖标的纠察队员，说他们搞投机倒把，把人抓了。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层人，沙子和赵文革钻进人群。那时，到处都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那帮戴着红袖标的家伙抓了人，用绳子绑了，让他们跪在地上示众。那个穿皮袄的人委屈地直哭，一个大男人家能哭鼻子，沙子心里既困惑又难过，鼻子酸酸的，他看着凶神恶煞般的戴红袖标的家伙，牙齿咬得咯巴咯巴的。

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个瘦高个子男人冲进人群。

赵文革说：“沙子，看你爸爸！”

沙子看到父亲进来，以为是要带自己回去。父亲并没有看沙子。

父亲对纠察队说：“他是我的朋友，是让老王带路给我们家

送点油，不是卖油的。”父亲指了指被绑着的汉族人，沙子不认识他。

一个红袖标说：“明明他在买那个羊皮大衣的油。”

父亲对给穿皮袄的人带路的汉族人说：“老王，我让你把他带到我家，你怎么买起他的油了？”

那个被父亲叫老王的汉族人慌忙说：“不是的，纠察队搞错了，他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他是你的维吾尔族朋友，我给他带路去你家。可是，我解释，纠察队不听我的。”

父亲指着穿皮袄的人说：“他是红星公社的一个小队长，我们连队经常到他小队买木头。”

一个红袖标说：“小队长？还是个干部？”

父亲说：“是的，他还是民兵连长。”

纠察队的头头听说穿皮袄的人还是个干部，就觉得抓错了人。放了跪在地上穿皮袄的人和那个叫老王的汉族人。父亲看看沙子，也没有说话，带着那个维吾尔人走了。

人群散了。

赵文革说：“你爸爸骗人吧？他怎么会有维吾尔族朋友？”

沙子说：“你才骗人。我们家还有维吾尔族亲戚呢！”

赵文革半信半疑地看一眼沙子，就和沙子又逛起了巴扎。

来到一个卖瓜子的地摊。一个维吾尔族老汉盘腿坐在摊前，穿着羊皮大衣，戴着羊皮帽子，羊皮的皮板就是大衣的面子，裸露着。老汉鼻梁高挺，像刀切一样笔直，浓浓的长眉，从高耸的眉骨上扬起，雪白雪白，大眼窝深陷着，幽蓝的眼睛，安详地望着过往的行人，干涸的皱纹覆盖了古铜色的面容，长长的白色山

羊胡须微风中飘逸。

白胡子老汉举起装满白色葵花籽的木制的杯子，伸出五个指头，意思是五分钱一杯。赵文革伸出两个指头，指一指自己，又指一指沙子，意思是要买两杯。白胡子老汉给沙子和赵文革的口袋各倒进一杯。赵文革掏出一张十元的钱给白胡子老汉。白胡子老汉和沙子都傻眼了。

十块钱，是一笔巨大的数字。沙子平时几乎没有摸过十块钱，而赵文革一下子就掏出了一张十块钱的票子。

白胡子老汉向隔壁邻居换钱，他们纷纷摇头。有人给白胡子老汉指一指远处卖活畜的地方。沙子明白了，也只有卖活畜的人才会有比十块钱多的钱。白胡子老汉示意沙子他们坐在摊前，叽里咕噜说了一堆话，走了。

“他去换钱了，我们可以多吃多占了。”赵文革乐呵呵地说。

赵文革拿起木杯给沙子和自己的口袋里又各倒进去一杯。然后坐在地上，嗑着摊子上的瓜子，等白胡子老汉。

瓜子里有一点淡淡的土盐的味道，吃在嘴里，香脆可口。沙子像老鼠一样，咯巴咯巴嗑着。没一会儿，地上堆了厚厚的一层瓜子皮。沙子吃得口干舌燥。

“我们吃了都有好几杯子了。一会儿，老汉不跟我们算账呀？”沙子心虚地说。

“没事，我每次都是拿一张大钱来买瓜子，结果都会吃饱了回家，有时他换不开，就会白送我一杯瓜子。”赵文革说。

过了很久，白胡子老汉回来了。把钱认认真真地数一遍：九块九毛钱！他把钱递给赵文革。

沙子和赵文革站起来走了。白胡子老汉在背后喊着：

“二天，二天。”

沙子听懂了，白胡子老汉说的是变调的汉语，意思是下个星期天再来买他的瓜子。

“沙子，那老汉像不像你？傻乎乎的。”赵文革讥讽着沙子。

“他不是傻，是诚实，是友善。”沙子反驳说。

“呵呵，诚实的沙子！”

他们在路口，分道扬镳。

那年寒假，赵文革家搬出了荒原镇。

那时候，沙子家又搬了，住在连队前面路边的第一排第一间房子。路前面是一片水稻地。水稻地的南面的排碱渠和西支渠间是一条大路，通向阿拉尔公路。赵团长派他妻子和赵文革提前到沙子家通知父母亲。知道他调走的消息，父母亲哭一阵笑一阵。他们到邻居家借了大米，做了一大锅米饭，炒了一大份驴肉。那驴是父亲花好多钱买的。星期天，沙子和哥哥帮父亲杀了驴。沙子只吃到了驴下水（杂碎）。

父亲说：“好的留给赵团长一家吃。”

父母亲那天都请了假，沙子和哥哥也请了假。母亲在家做饭。卫天地也来了，他和父亲在门前的公路上等赵团长搬家的汽车。等了很久很久，汽车停在门前的公路上。

父亲和卫天地陪着赵团长和他的妻儿来了。一进门，赵团长握着双手对母亲作揖，说：“我来看老班长来了！”赵团长泪如雨下，他拼命地摇着母亲的手，委屈地大哭，不停地抹眼泪。他们没有吃饭，急着赶路。沙子一家失望至极。赵团长拿出一张两

在新疆长大

寸的单人照，送给父亲。照片里，赵团长穿着老式的解放军制服，胸前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威风凛凛！

赵团长抱起沙子说道：“宝宝，‘牛鬼蛇神’翻身了！”

赵团长把沙子扔向天空。赵团长从口袋里掏出三十块钱塞进沙子的口袋。父亲撕来抢去地拒绝。当时，父亲的工资是十几块钱，那是一笔巨款。

赵团长看看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卫天地，说：“离经叛道的家伙，空有一腔本领，难有报国之门。”

卫天地眯着眼笑着，不停地点头，露出从来就没有过的正经态度。

赵团长又说：“你的未来不在这个戈壁滩上，回上海吧，走得越远越好。”

卫天地还是微笑着点头，一言不发。

大家碎碎叨叨说了一大堆离别的话，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好像生离死别似的。沙子稀里糊涂地看着眼前悲伤的大人，不时地瞥一眼赵文革。

赵团长抱着沙子走到卡车边，坐进驾驶室，其他的家人都爬上了车厢，夹坐在家具之间。赵团长哭声震天地上了车。赵文革坐在他父亲的怀里，对着沙子做着怪样，嘿嘿笑。

沙子哭了两声又笑起来。

湛蓝的天空，一块厚厚的白云飘过头顶，遮住了明亮的太阳，一大块白云的影子在地面自在地漂移，飘过树梢，飘过稻田，飘过水渠。沙子的心也像白云一样飘荡起来，有一种凄苦的滋味，塞满了胸膛。

后来，沙子家每年都收到赵团长寄来的糖果。

父亲说：“赵团长有情有义！”

好多人和赵团长一样，纷纷退出了在绿洲的生活。大家都知道北京出大事情以后，好像天地间突然换了面貌。

一个假期，沙子都无精打采，心里总是想着在排碱渠里看到赵解放亲嘴的那一幕。沙子有点心猿意马。

父亲下班了。听到父亲的脚步声，沙子把《安徒生童话》藏起来，然后坐在饭桌边。父亲进了家门，沙子呆呆地看着父亲。

“儿子，又是一个人在家？怎么不和哥哥一起出去玩呢？”

沙子什么也没有说。

“明天，我要去红星公社拉木头，要不你也一起去？总是在家里待着，变勺（傻）了。”

沙子点点头。沙子知道，红星人民公社是地方单位，是维吾尔人的聚居地。兵团和地方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单位，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兵团的人会经常到维吾尔人居住的农村买木料，买牛羊。维吾尔人会来荒原镇赶巴扎，虽然语言不通，但来往很多，关系处得都很融洽。沙子没有去过老乡庄，倒不时地有维吾尔人来他家做客，他一直不知道这些叫老乡的维吾尔人住在哪里，一直以为他们住在搭着帐篷的沙漠深处。自从认识了西子，沙子就特别想离开荒原镇，到外面看看。

窗外，黑漆漆一片。煤炉子的煤已经灭了，屋里异常的冷。

父亲拍醒沙子，叫他起床。沙子蜷缩着脚，拉了拉被子，把自己捂得更严。

“起来了，去老乡庄。”父亲说。

沙子眨眨眼，睡眼惺忪地看着父亲。沙子翻身起来，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沙子抖了下身子，打了个冷战，穿了毛衣、毛裤，再穿上棉衣、棉裤。毛衣的毛线是母亲从维吾尔农村买的，用羊毛织的。羊毛很便宜，买回来，捻成线，然后，母亲自己把毛线染色，染成灰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给家人织出大小不一的毛衣裤。毛衣厚厚的，软软的，透着些许淡淡的羊腥气，穿久了，没有了羊毛的膻味，柔软而暖和。

父子俩喝碗白开水，啃了个苞谷馍馍，出了家门。冬天的早晨冷透了，一出门，人立刻被包裹在寒冷的星空里，星光闪烁。

父亲指着天空中最亮的一颗星星，说：“儿子，北极星。”

沙子仰头望着深邃的天空，星星仿佛都在向他微笑着眨眼。沙子的心情开朗起来。

套车，费了许多功夫。父亲先把辕马套好轡头，架上车辕，然后用套绳把左右捎马套好。

沙子爬上车，父亲抱了几捆稻草扔在车厢里，让沙子躺在稻草上，把军大衣盖在沙子身上。父亲甩了一下长鞭，鞭子在黑色的空气中“啪”的响了一声，声音立刻传得很远很远。三匹马嘚嘚地跑起来。

太阳要出来了，暗红色的霞光慢慢从黑色的天边弥漫开来，天空渐渐明亮起来，一会儿工夫，太阳就红彤彤地燃烧起来，万丈朝霞铺满大地。三匹马迎着太阳嘚嘚地跑着，辕马脖子的铃铛丁零零敲着。马的飘曳的鬃毛飞扬起来，在清晨的霞光里，仿佛燃烧的火焰。

沙子的心快乐起来。沙子站在车厢里，扶着车厢前的三脚架，唱起歌来。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们谋幸福
呼儿嘿哟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

坐在车辕架板上的父亲，转过头，乐呵呵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垂头丧气的沙子这么开心了。父亲笑起来。

“嘚，驾！”父亲狠狠在空中甩了一下长鞭。

辕马猛地一蹿，捎马迅速大跑起来。

“沙子，考不好试没关系，最多以后和爸爸一样下大田劳动。劳动人民有什么不好？可是你不能交白卷。不能学张铁生那个坏小子。现在学校都教的什么东西？我小时候没办法上学，你们现在有机会上学了，还要学习人家交白卷？都交白卷了，就和你老子我一样了，没文化出苦力。没文化，谁开汽车？谁开飞机？谁造船？都像我一样赶马车？就是做一辆马车也要有文化呀！交白卷是不对的。”

“知道了，爸爸。我以后好好学习。可是为什么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大人让我们干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我也不明白，学校嘛，就是教书育人，可报纸上天天宣传张铁生。这些当领导的真是昏头昏脑，胡扯鸡巴淡。”

沙子在想父亲的话。怎么也理不出头绪。反正知道父亲的意思是学习不行。

“你那个涝坝里的女娃娃也交白卷吗？”

沙子的头“嗡”的一下大起来。沙子和西子的事只有沙子自己知道，那是沙子心中的小秘密，怎么父亲就知道了。沙子想起了下雪时遇到卫天地的一幕，又生出对坏流氓的厌恨。

“是卫天地造谣的！”沙子说。

“你怎么一点礼貌也没有，不许直呼大人的名字，这事和天地叔叔有什么关系？我从认识他，就没有听他说过谁的不是。”

“天地叔叔看到过。”

“别冤枉好人，天地叔叔已经被人冤枉够了，我们家不能再欺负他。我去学校找过你几次，每次都看你和一红衣女娃娃在涝坝里划冰车，打牛牛。看你们高兴，就没有叫你。”

沙子心中又重新升起对卫天地的好感。

“她不上学，她是军代表的孩子，他们走了，回口里了。”

“噢，是那个杭州来的军代表，他不是什么好货，反革命集团的警卫员，又被发配到东北去了。”

沙子没有接父亲的话。在沙子心目中，西子那么漂亮美丽，可是父亲对他们一家却是那么不屑一顾。沙子蔫蔫地躺下，用军大衣把头盖上，大衣里都是稻草的香味。沙子想着无影无踪的西子，心情忧郁。

马车嘚嘚地跑着，掀起泥土。戈壁的上空浸着淡淡的沙土的味道。远处的村庄在晨曦中露出了模糊的轮廓，广袤的农田，被防风林分割成大块的不规整的条田。土地上残留着收割后的玉米

根和棉花秸秆，仿佛裸露的胸膛，瘦骨嶙峋的。一排排白杨，树叶早已落尽，而枝条却精神抖擞地直直地伸向天空。初升的太阳已从地平线慢慢爬出来，像金色的盘子，静静地挂在白杨的枝头。

沙子的心情好起来，他扶着车辕的三脚架站立在马车上，默默瞭望着辽阔的原野。

第一次来维吾尔族村庄，沙子兴奋不已。这里和团场连队的布局差异很大。团场都是以一个连队为基础，有连部办公室、食堂、菜窖，然后是一排排军营一样的土坯房，整整齐齐。连队的房前屋后都是家家户户的柴火垛，几乎不种树。在连队一排排的平房的中间会留出一块巨大的空地，就是一个小广场了，是集体的场所，小朋友们的游戏活动大都在此。而维吾尔族村庄几乎都是散居的住户，在田间地头隔三岔五地竖起篱笆筑起的房屋，那就是一户人家了。每户人家的周围都种植着密密麻麻的沙枣树或者是白杨，树长大了，野生的荆棘爬满枝头，形成天然的植物墙，围起一个个自然的小院子，只是在出口的地方，竖立两根木头，做两扇栅栏门，就是一户人家的院落了。

到了一户人家院前，马车停下来，掀起一股黄色的沙土，飘散在干燥的空气里。

父亲吆喝一声，那家主人出来。主人是一个瘦高个子的维吾尔族男人，他就是那个在巴扎上卖菜籽油的人！他头上戴着羊皮帽子，绒毛在内，皮板在外，顶部有四个厚大的棱角，帽子下沿，有一圈黑色毛边。白色的皮板经过多年的佩戴，几乎和黑色的毛边混成一色了，黑乎乎的。他穿着黑色的羊皮大衣，长及膝盖，白色的皮板也是翻露在外，没有任何挂件和装饰，好像裹了一个

在新疆长大

巨大的羊皮筒，腰间用一条绳子束着，下身穿着厚大的黑色棉裤，脚上穿着的鞋子上套了一个黑色的套鞋。这个人，沙子觉得似乎不止一次地见过。

他的样子让沙子想起了《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威风凛凛的。

瘦高个子乐呵呵的样子，出门就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一下父亲。父亲开心地笑了笑。把沙子从马车上抱下来。他们一起进了院子，院内种着葡萄树，葡萄架形成一个宽敞的过道。房子的墙是用红柳枝编织的笆子墙，表面糊了一层厚厚的草泥。四周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子，用塑料纸护着。门口有一个土制的圆高台，上面口小，下面肚大，底部不封口，四周用土块垒成方形土台，留有进风和出风口，那是一个烤馕的馕坑。进了门有一连灶土炕，用来做饭取暖。炕一侧就是锅台。

炉火很旺。炕上，三个小孩，脏兮兮地坐着。其中一个大点的和沙子同样的岁数，大大的眼睛扑闪扑闪的，眼窝凹陷，鼻梁高挺，瘦削的下巴中间有一块凹进去了，漂亮得看不出是女孩还是男孩。大孩子咧着嘴对沙子笑起来，一股无色的鼻涕顺着嘴角流下来。大孩子用黑色棉衣袖口擦去鼻涕。

沙子对着三个孩子笑了笑。大孩子拉起沙子，示意沙子脱了棉鞋，坐到炕上。父亲也脱了大头皮鞋，和男主人一起坐在炕上。冻了一路的沙子身上有了些暖意。他们语言不通，互相对视着，坐在炕上。父亲告诉沙子，他们来到了红星公社的小队长家，小队长是父亲多年的朋友。父亲让沙子叫他叔叔！沙子有点别扭，和一个维吾尔人认叔叔，和沙子的亲戚概念不一样，在沙子的心

里，叔叔就是爸爸家的亲人，怎么横空出来个维吾尔族亲戚。

父亲说：“在团部的时候，他来过咱们家，为了他，我和你妈妈还打了一架。那时，你还小，不记事。”

沙子突然恢复了记忆，他的记忆都是情感记忆，一切和成长有关的顿悟似的事情，他几乎都能记住。父亲扔掉两碗酸奶子的事情，沙子怎么可能忘掉？原来事件的主角就是躲在遥远村庄的这个人。沙子一时有些奇怪，原来有些事情的当事人其实一直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那些记忆也一直隐藏在深处，但需要合适的时间和环境来唤醒记忆深处的东西。原来，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躲在现在的背后，由时间连接着的。

沙子说：“我认识，你还在巴扎上救过他。”

父亲点点头。

小队长的儿子叫买买提。

女主人拿出一个木盘子，盘子里放了两个苞谷饊，金黄金黄的。沙子家的苞谷馍馍，是用蒸笼蒸出来的。而苞谷饊是在饊坑里烤制出来的。用苞谷面和白面混合发酵，做成中间厚边沿薄，直径十几厘米的面饼，放少许盐，贴在饊坑的圆壁上，把燃烧的炭火放在饊坑底部，盖上木盖，烘烤一会儿，烤熟了，取出来，焦黄香脆的圆饊就好了，是维吾尔人的主食和招待客人的美食。

女主人给每人端了一碗茶，褐色的块茶，在木制的碗底化开，茶水变成了暗红色。沙子喝了一小口，稍微有点苦，一会儿苦味变成甜味，一股香味从舌尖升腾到大脑，欲醉欲仙地舒心。

他们就着茶水吃盘里的苞谷饊。

饊非常好吃，酥香酥香的。沙子没有吃饱，但是饊已经没有

在新疆长大

了。饥肠辘辘的沙子在寒风中坐了三个小时的马车，终于吃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沙子，这是他们最丰盛的食物了，不能再要了，晚上再吃。”父亲知道沙子没有吃饱。

沙子点点头。父亲掏出两毛钱给小队长，小队长有点生气，拒绝了父亲的现金。小队长用维吾尔语叽里咕噜地对买买提说了一通话，买买提拉着沙子冲出院子。

父亲说：“小队长让他儿子买买提带你去打野兔。我和小队长去老乡家收木料。”

买买提带着沙子出门，他们向村庄的东头跑去，他们来到一个偏僻的果园。

买买提熟练地制作捕兔器。他用树枝做支撑杆，从口袋里拿出一截细铁丝，做了一个可以拉动的铁丝索，把铁丝的一头固定在支杆上，一个活套就做好了。他仔细追寻野兔的足迹，然后把木棒支杆插进地里，把铁丝索圈堵在野兔必经的小径上。只要野兔在索内穿过，铁索就会把野兔紧紧勒住。野兔喜欢直行，在跑动中的野兔是不会注意这个“圈套”的。

因为语言不通，他们谁也不说话。一切都布置好了，到了守株待兔的时候。他们相视一望。买买提笑起来，眼睛里露出狡黠。买买提站起来，伸出手，把蹲在地上的沙子拉起来，飞快地向果园边跑去。

跑到果园边的一棵杏子树下。买买提指了指枝头。树上挂着不多的没有落地的吊干杏。沙子叫起来。买买提竖起食指放在嘴边，指一指刚才布置铁丝索的地方，示意沙子安静下来，沙子点

点头。买买提利索地爬上杏树，沙子仰头看着敏捷的买买提。买买提仰靠在一个树丫上，随手摘下一颗杏子，吹了吹上面的尘土，放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吃起来。吃完了，吐出杏核，咂吧咂吧嘴，低眉看一眼沙子。沙子嗓子上下翻动，咽下一口唾沫。买买提向沙子招招手，示意沙子也上树。沙子噌噌爬上了杏子树，找了一个树丫，斜靠上去，摘了风干的杏子，大口嚼起来。

天空湛蓝，一丝风也没有，太阳已经升到当中，寒意渐退，有一种暖洋洋的惬意。不时有鸟儿从天空中飞过，一群群鸽子在天的尽头翻腾着。

对面的买买提，已经闭着眼睛睡着了，口水顺着他的嘴角流出来。沙子犹如在梦境。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的画面像慢镜头一样，让沙子有一种懒洋洋的困意。他们在树上睡着了。

沙子的身边堆满了云朵一样的棉花，那棉花好像轻柔的被褥，沙子拼命地用双手揽着棉花，盖在自己的身上，沙子的手不停地揽……突然那棉花好像烂了，沙子的手腾空了，沙子一惊，四肢挣扎开来。沙子醒来，在掉落的一瞬间，他抓住了树枝。

买买提在树下咯咯地笑着。早已醒来的买买提下了树，突然就抱着树干摇起来，在沙子梦境最美的一刻把沙子惊醒了，沙子几乎要从树上摔落下去。惊魂摄魄的沙子抱着树干滑下来，他向买买提挥起手，买买提转着身体大笑。沙子的火气小下来，搂着买买提的脖子哈哈笑起来。沙子闻到了买买提身上臭烘烘的汗味。

买买提拉着沙子跑向果园中间。远处，一只灰褐色的野兔被铁丝套住了一只脚，不停地嘶嘶哀鸣着。买买提随手拣了一截树枝，冲到野兔身边，一棍子打下去，野兔蹬了蹬腿，死了。沙

在新疆长大

子的心一抽，一丝残忍的感觉炙着沙子。买买提收起铁丝索，抓了野兔的双腿，高高地举过头顶，喊起来。

“托什干！托什干！”

沙子知道了，兔子在维吾尔语里叫托什干。

晚上，女主人做了红烧野兔，主食还是苞谷饅，分量要比上午的足。红烧野兔的香味让沙子垂涎欲滴，死去野兔的样子在沙子的脑海里闪了一下，饥饿感驱除了沙子最后一点愧疚。沙子大口吞咽着美味的兔肉，吃了记忆里最好吃的一顿晚餐。

小队长拿出家里珍藏的烈酒。

沙子知道，酒是非常珍贵的食物，什么都要凭粮票买，而有粮票也是买不到白酒的。兔子肉已经被吃光了。小队长和父亲吮着啃完肉的骨头，大口喝酒。两个男人手脚比画着磕磕巴巴地说话。沙子一句也听不懂。他觉得父亲和小队长好像也不需要听懂，他们只是快乐。

酒，终于喝完了。小队长拿出一把长长的琴，只有两根弦，共鸣箱像个长柄的大水瓢。

小队长说：“都塔尔，都塔尔！”

沙子听懂了，父亲也听懂了。父亲点点头。小队长拍拍他女人的肩，又拍拍都塔尔琴，又拍拍自己的心脏。沙子看明白了。父亲说：“亚克西！亚克西（好）！”

小队长开始演奏。他左手压弦，右手五指并用，或拨或挑，或挑或扫，弹奏出别样美妙的乐曲。柔美的琴声，像一把小刀一样扎进了沙子的心里。小队长仰起头，闭着眼，开口唱起来，女主人加入了合唱，那声音苍凉而辽远。沙子的心咚咚跳起来，心

像一片片迸裂的冰片飞溅开来，被融化。沙子听得泪流满面。

第二天，父亲套好马车。小队长又一次和父亲拥抱。女主人拿出两粒涂了红皮的熟鸡蛋塞在沙子手上。买买提乐呵呵地看着沙子笑。父亲一扬鞭，辕马一使劲，捎马脚一蹬，负重的马车慢慢启动起来。

“儿子，还想来老乡庄吗？”

“来！爸爸，那家维吾尔人真好。”

“你很小的时候，他就一直和我们家有来往，互相交换一些粮食和生活用品。我们家和他的友情都连到你们孩子了。维吾尔族老乡其实对汉族人挺好的，都像一家人一样，就是语言不通，来往得少，为什么地方学校不教汉语呢？全国都应该说汉语呀！新疆汉族人也应该学点维吾尔语，语言通了，没有族别的区分了，心就通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互相尊重了，彼此都认可了，就成朋友了。”父亲意味深长地说。

每年寒假，学校都要布置拾肥料的任务。除了假期作业，不同年级的学生要完成不同的重量。沙子是四年级，要交十公斤农家肥，就是要捡十公斤牛马驴的粪便交到各自所在的连队，由连队出具完成任务的肥料单，假期的劳动课就合格了。拾肥料要起大早，起来晚了，拾肥的同学多，就拾不了多少，那么每天去捡，就特别浪费时间。

沙子起了个大早，星星还没有退净，在微微发亮的天际一闪一闪的。沙子提了一个柳条编织的筐子，拿了把铁锹，出了门。他沿着排碱渠边的土路，走向连队北面的农田。平时，总有牛车

在新疆长大

马车去农田送肥料，拉收割的庄稼，一路上少不了留下些粪便。沙子仔细瞧着路边，远远看到黑乎乎的一团，他就匆匆跑过去。大部分看到的都是路边的大块的鹅卵石，或者是冻硬的泥巴块，偶尔小有收获。拾了半晌，肥料刚盖了筐子底，不到一公斤的样子。沙子体会到拾肥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儿。好不容易看到一堆牛粪，黑黢黢、稀糊糊的还冒着热气，显然是牛刚拉的，这牛粪几乎没有成型。沙子不想要，太稀了。装进筐子可以从柳筐的缝隙里漏出去。可是那又是好大一坨牛粪呀，足足有两公斤。沙子把柳筐放在牛粪边，等待牛粪冻起来。沙子十分没趣，下到排碱渠里，在杂草丛生的冰面溜冰，一只脚蹬一下，另一只脚在冰面迅速滑出去一步。沙子反反复复地蹬一下滑一下，打发着寂寞的时间。不一会儿，身上冒出了汗，身体暖和起来。

“沙子，沙子！”

有人在土路上叫沙子。沙子抬头，看到红柳在渠岸上叫他。沙子抓住渠边的芦苇草蹭蹭从渠底爬到土路上。

红柳也挎了一个柳枝筐，筐里空荡荡的。

沙子看到先前的稀牛粪已经冻成了冰疙瘩，用铁锹把牛粪装进筐子里。

“拾了多久了？”

“快一上午了，就拾了这一点点，平时看到那么多牛马，到拾肥料的时候，就是找不到，那些畜生都不拉屎啊。”沙子说道。

“那些畜生和人一样饿得没东西吃，所以拉了屎，就又当饭吃回去了。”红柳说。

“啊，真的？看到过狗吃屎，没有听说过牛马也吃屎的。”沙

子疑惑地问。

“嘿嘿，沙……沙……子，你就是笨！我逗……逗你的。”红柳打着结说，眼睛一闭一合的。

沙子看到红柳的滑稽样子，咯咯笑起来。红柳站在沙子的对面，认真地看着沙子笑，等沙子笑够了，红柳咧了咧嘴。

“我还有两公斤就完成任务了，昨天，我拾了一天肥料，拾了八公斤。你这样拾肥不行，一个假期也拾不了多少。”红柳利索地说。

“那我们赶紧走吧，站在这里哪能拾到肥料？”沙子说。

“不……不，就……就在这里等。”红柳又急起来。

沙子半信半疑地看着红柳。红柳装模作样地摸摸自己的胸口，又走上前嬉皮笑脸地摸摸沙子的后脑勺。沙子不明白红柳在想什么。看看太阳已经升到了半空中，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地叫，也没有心思再向前去找牛粪了，索性坐在了路边。

“沙子，我们玩‘官兵捉贼’的游戏吧？”

“你胡说八道，那是四个人的游戏，两个人怎么玩？”

“官兵捉贼”的游戏很简单。游戏道具是撕四个大小相同的纸片，在纸片的正面分别写上“官”“兵”“捉”“贼”四个字。游戏规则是四个人分别抽取纸片，然后隐藏起来不让别的人看到。按照游戏规定，谁拿到什么字的纸片，谁就扮演什么角色。“官”当然是主管一方的大官；“兵”就是小兵，负责执行官的命令；“捉”就是缉拿“贼”的人；而“贼”就是偷盗的贼。拿着“捉”字的有权力去缉拿“贼”，他可以怀疑任何一个人是“贼”，也可以提

审和问讯其中任何一人。但是,另外三个人在接受“捉”问讯时,都不许透露自己的身份。当然,“贼”这时候就必须刻意伪装自己。这就要求“捉”认真观察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及举动,再通过自己的问讯,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捉对了,那么“官”就命令“兵”惩罚“贼”,打他多少下以示惩戒。相反,如果捉错了“贼”,就必须对“捉”进行惩罚,“官”就命令“兵”打“捉”数下。

红柳坏坏地笑起来,说道:“我们的粪筐就是‘捉’,粪铲就是‘兵’。我们只写两个纸片‘官’和‘贼’,再加两个空白的纸片,如果一次抓到‘官’和空白纸片的,对方一定是抓到‘贼’和空白的,那么‘贼’输,‘兵’就从‘贼’的筐子里‘捉’一粪铲肥料给‘官’的筐子;如果一次抓到‘官’和‘贼’的,对方一定是两个空白纸片,那么拿‘官’和‘贼’的人就等于赢了两次,那么‘兵’就从拿两空白纸片人的筐子里‘捉’两粪铲肥料。”

沙子听明白了,想了一想,也挺有意思。两个人就手心手背互相拍一下,算是同意这个约定。玩了很久,大家输赢差不多,就是不停地让“兵”铲一铲畜粪不停地“捉”给“官”,或者铲两铲“捉”给“贼”的粪筐里。沙子铲时,红柳就紧紧握住沙子的手不让多铲,红柳铲时,沙子也握住红柳的手不让多铲。倒来倒去,筐里的畜粪还是那么多,只是两个人的手上和裤子上糊满了畜粪,臭气熏天的。

眼看着太阳升起来了,筐子里还是那么一点点糊粪。沙子着急了。

“不玩了,捉来捉去,没有新肥料,今天怎么完成拾肥的任务?”

红柳眨巴了一下眼睛，小眼珠狡黠地转了一圈，打着结说道：

“干……干……干活要用脑子，一会儿牛群就来了，旁边就是稻场，牛一吃稻草，我们就能把筐子装满。”

牛群终于出现了，沙子的心怦怦直跳。牛已经劳动了一个上午，无精打采地从北面的路头走过来，沙子数了数，有八头牛，牛们不停地甩着尾巴，朝着沙子他们走过来。沙子和红柳眼巴巴地盯着牛屁股，骨瘦如柴的牛们根本没有拉屎的意思。走到沙子的旁边，牛们立在那看看沙子和红柳，沙子有些紧张，好像那些饥饿的牛看出了他们的心事，要过来顶他们一角，以发泄心中的不满。站在最前面的大黄牛，扬起头，鼻子用力嗅了嗅，牛头向旁边的稻场望去，大黄牛兴奋起来，扬起四蹄快速跑向路边的稻场。赶牛的大人看看沙子和红柳，懒得理他们，随着牛尾跟进稻场，盘腿坐在地上。牛们兴奋地大口咀嚼着稻草。沙子和红柳紧跟过去。牛们尽情地吃草。

沙子和红柳的眼睛在牛屁股上滴溜溜打转。牛们一点尿意也没有，只顾着享受美味的食物，时间那么漫长。

突然一头母牛撅起了尾巴，“哗啦！”尿出一股黄色的尿液，沙子和红柳伸长脖子，看着母牛的屁股，尿完了，母牛转过头看看沙子他们，又站了一会儿，稀里哗啦拉出一大泡牛粪。

沙子“噢”的一声大叫起来。

红柳也嚷起来：“拉……拉……拉了。”听那声音，红柳几乎背过气。

赶牛的大人看着红柳呵呵笑起来。

牛们好像得了传染病，不停地拉起来，牛屎落在地上发出“噗

在新疆长大

噗”的响声，稻场里立刻散发着牛粪的腥臭味。沙子听到那些接连不断的牛屎落地的声音，仿佛在听一只美妙的音乐，他希望那声音一直下去，永远不要停下来。

牛们吃饱了，赶牛的大人吆喝一声，甩一甩手里的牛鞭：“嗨——哼”赶着牛们走了。

沙子急匆匆拿起铲子把牛粪铲进筐子里，稀糊糊的粪覆盖了筐底。红柳嘿嘿笑起来。

“总共八头牛，拉了八泡尿，全部放在你的筐子里，你也完不成任……任务。”

“那一半？”

“还是，还……还完不成。”

“你就剩两公斤任务了，要不都给你，我再去拾粪？”

“呵呵，笨，不是爸……爸爸、妈……妈妈教的。”

沙子把铲子扔了，坐在地上，低着头。

红柳拿起铲子，开始一铲一铲地铲牛粪，他把所有的牛粪堆在一起，稀糊糊的牛粪冒着热气，发出臭味。沙子看着红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红柳走到排碱渠边，挖了一铲土盖在牛粪堆上，他连续挖了几铲土，牛粪堆立刻增加了一倍。沙子看明白了。

“嗨，那不是骗人嘛。”

“骗什么人？你说拾肥料对我们小学生有什么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玩，就是学习，劳动是大人们的事情。”

“好孩子从小要爱劳动。”

“我就不想当好孩子。明天我要去拔沙枣，家里没有粮食了，我想拔一些沙枣，让妈妈给我们做沙枣苞谷馍馍吃，那些绿豆面

太难吃了。”

红柳开始把牛粪和泥土和在一起，进行搅拌。土和牛粪混合以后，几乎还是牛屎的颜色，黑乎乎的，但是不再是稀汤汤了。牛粪的臭味散开来，臭气飘散以后，有一种草的气味。

红柳看一眼沙子。

“哎，你……你要不要牛粪？”

“要！”

“那你过来一起干，你看现在，牛粪还是湿的，热的，一会就要冻起来了，可是哪有牛拉这么一大坨屎的，一看就是假的。要做成一圈圈牛粪的形状，冻硬了，就是好牛粪了。”

“用什么东西做呀？”

红柳狡黠地笑起来。

“手……手。”

他把两只手张开，在空中挥舞着。

“恶不恶心？”

“恶……恶心，那……那就……就拾一个假期的粪吧，你……你。”

红柳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抓一把牛粪，摊起牛粪饼来，他先做一个大一圈的牛粪饼，然后做两个小一号的摞在上面，做成刚拉出的牛屎的形状。嘴里哼着歌：

“学习雷锋好榜样，立场分明，斗志强……”

他唱歌的时候一点也不打结。

沙子学着红柳的样子，做起了牛屎。牛粪还是热的，手伸进粪堆里，暖乎乎的。只是牛屎的味道让沙子有点恶心，干呕了几

在新疆长大

下，吐出几口唾沫。

“我……我妈说，我……我们穷人，穷命，但不能做贱人，干什么事情都得动脑……脑子，要活……活得好。”

沙子不说话，默默地做牛粪饼。他一直觉得红柳和其他小伙伴不一样。铁头和他一样都是聪明的家伙。只是铁头知识渊博，无所不知；红柳调皮捣蛋，无所不能。他们都是沙子的好朋友。玩耍的时候，沙子喜欢红柳；读书的时候，喜欢听铁头谈天说地。

牛粪饼做完了，地上摊了一大堆，都还在冒热气，空气冷飕飕的，一会儿，热气没了，牛屎开始慢慢凝固。

红柳抓了把稻草用手猛搓，把手上的牛粪搓去，沙子学着红柳，不停地用稻草搓手。搓净了牛屎，指缝里、手纹上还残留着牛屎的痕迹。他们走到排碱渠里，用脚把冰面的残雪踢出来，这种雪是浮在冰面的积雪，不是柔软的落雪，说是雪，其实是一粒粒的冰。手在坚硬的冰雪里来回一搓，被雪冻得钻心地疼，红扑扑地肿起来。可是牛屎的味道已经没有了，两个人开心地碰碰手心手背。

天气很冷。牛粪已经冻成一坨坨的，就像吃饱的牛拉出的牛屎已经冻硬了。

沙子悄悄笑起来，他想：这样拾牛粪，假期拾肥料的任务就可以完成了。

红柳只给自己的筐子里放了两块冻硬的牛粪。他掂了掂筐子的重量。

“够了，其余的你……你拿去吧，明天我可以去拔沙枣了，家里乱七八糟的黄豆豌豆面太难吃，不吃又……又没有多……多

余的粮食，把沙枣混在苞谷面里，甜甜的，虽然馍馍里都是沙枣核，可……可还是比黑黢黢的绿豆面好吃。”

沙子点点头。

“都吃不饱，我每天也肚子疼，我过几天也要和我哥哥去拔沙枣。”

他们一路说着，去马号交肥料。连队和学校有协议，学生把拾到的肥料交到连队，出张条子。开学了，拿着完成任务的条子交给老师，再把作业交上，一个假期的任务就完成了，可以报到上课了。否则，墙上贴一张黑名单，写上没有完成假期劳动任务的同学们的名字，家长被叫到学校，被班主任灌输一堆劳动光荣、革命进步的道理。家长回家，黑个脸，男孩子十有八九赢得一顿暴打，女孩子侥幸会讨来一顿臭骂，三天不能上课，去地里继续捡屎，一身臭烘烘，名声也臭烘烘。父母觉得没有教育好孩子，心情一不爽，就是一顿拳脚的教育。

马号的人每天都在上班。到了马号门口，沙子的心扑通扑通激烈地跳，羞愧和胆怯，让他小小的心脏承受不了牛粪的重量。沙子的肚子饿得一塌糊涂，脚一软，人瘫倒在地上。

马号人高马大的叔叔是沙子女同学的父亲，腿有点瘸，大人们叫他“地不平”。地不平看到倒在地上的沙子，哈哈大笑起来。

“沙子呀沙子，就是一粒轻飘飘的沙子，一筐子屎蛋蛋都把你压垮了。”

地不平伸出一只大手把沙子拉起来。另一只手提着沙子的粪筐。

“哟，好沉，这屎比石头都重，这些牛都吃肉了。”

沙子几乎昏过去，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跟着地不平走到秤杆前。地不平把没有挂秤砣的长杆秤吊在一个横梁上，把巨大的秤砣放在秤杆上，另一头的秤钩把粪筐挂上。秤砣突然翘得很高，他迅速把秤砣向秤杆的顶端挪了几下，秤杆终于平衡起来。筐子在微微晃动。

“小子，这一坨屎八公斤。”

沙子装作虚弱无力地靠在旁边的马槽上，红柳若无其事地拿着一把稻草送到一匹马的嘴里，马大口咀嚼，发出嘎吱嘎吱刺耳的声音。

地不平把筐子提下来。突然又把筐子提起来，放在鼻子下闻了一闻，他乜斜着眼睛，诡异地看一眼沙子。那目光像一股巨大的风，刮得沙子颤抖起来。沙子似乎无地自容，想迈开双脚奔出马号。沙子的腿又一软，“噗”的一下跪在了马槽下面。

“小子，我这里又不是庙，哪来的菩萨，让你一进门就磕头作揖？又磕上了！饿了是不是？缺营养。也是，小小的年纪长身体的时候，集什么鸡巴肥料，大人都饿得皮包骨头，还让这些兔崽子干活，老子不信，学生不学习，能从屎疙瘩里找到尼玛知识，长尼玛本事。”

地不平有点愤怒。沙子忽然觉得平时嘻嘻哈哈的同学的爸爸变得有点可怕。

红柳看看沙子，又看看地不平，露出怯懦的样子，早没有了教沙子作假时洋洋得意的气势。

“大……大个子叔叔，什么是菩……菩萨？”红柳眼睛一闭一合地眨着眼问。

“救好人的人！老子就是你们的菩萨。沙子，你们的任务是十公斤吧？今天给你开十公斤的条子。红柳你还有多少公斤任务？两公斤？一起开了，出去别尼玛乱吹，不然老子用屎糊上你们的嘴。”

沙子和红柳一路小跑，蹿出马号。沙子看到红柳的裤裆湿了一大片。

“你尿裤子了？”

“屎……屎都差点拉出来。地不平一天到晚遇到事情就打女儿，在马号谁都不敢惹他，听说他的腿就是打架打瘸的，我以为他要打我们。”

“他的腿是解放战争时打仗受伤的，他是老革命。你说，他看出我们作假没有？”

“不……不知道。可……可他说我们的屎是石头，他还闻了闻你的牛粪，要么就是他眼睛不好，要么就是他鼻子坏了，要是看……看出来，不……不打我们呀！”

“地不平没有那么笨。以后我们不能再叫他地不平了，就叫他大个子伯伯吧。”

“大个子伯……伯伯，好。”

他们欢天喜地回到家。

第二天，沙子睡了个懒觉。假期压在头上的劳动任务完成了，就可以随性玩乐了，大人们已经不怎么督促孩子们学习。全社会都在批判老师，学习交白卷，这让没有多少文化的父母亲多少有些迷茫，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所以只要自己的孩子不偷不骗，

在新疆长大

不写反动标语，不和小伙伴打架，大人们就不太管孩子们的事情，任他们上天入地去闹。

沙子喝了几口凉开水，吃了一块绿豆饼。豆饼绿油油的，看起来像白菜的绿叶剁碎以后揉成的面团，其实是用绿豆粉碎以后磨成的杂粮面。做出的馒头硬得像石头，咬一口冒出浓烈的生豆子的味道，嚼在嘴里，又硬又黏，恶心得直想吐。吃完豆饼，沙子的肚皮钻心地疼起来。沙子跑向房前的厕所。

红柳迎面走来，手里抓了一条白色面袋，一边转着圈挥舞，一边走向南面的大条田。红柳的手脚永远不会闲着。大条田的四周，植满了防风林，防风林中夹杂着许多沙枣树，那片沙枣林是孩子们的乐园。

“沙子，拔沙枣去？”红柳见到沙子异常兴奋，说话一点也不打结。

沙子提着裤腰带拼命向厕所跑，便意攻心。

红柳唱着《长鞭哎那个一呀甩》的流行歌，挥舞着马鞭，向空中费力地抽出一鞭，长长的鞭梢，撕裂了静止的空气，发出响亮的一声。

最近，在放映电影《青松岭》。一个大姐姐不满车把式弯弯绕搞投机倒把活动，但村里又没有合适的人能接过弯弯绕的鞭子，于是她就偷偷地学习赶大车。头一次出车，马鞭一甩，马惊了，车翻了。新任党支部书记来到青松岭后，办起了赶车训练班，培养大姐姐学赶车。原来弯弯绕怀恨社会主义，故意把马训练出一鞭子惊车、三鞭子停车的习惯。老革命车把式几经测试，终于明白：只要挥鞭三响，马立刻回过神来，停止狂奔。老革命制伏了

惊马，化险为夷。揭开了三鞭子的惊车之谜，还查出弯弯绕是个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经过这场斗争，人们增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大姐姐们学会了赶车，掌握了革命的鞭子。

喇叭里每天都在放电影的主题歌：

长鞭哎那个一呀甩耶……

叭叭地响哎……

哎咳依呀

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

哎哎咳哟……

劈开那个重重雾哇……

闯过那个道道梁哎……

哎哎咳咳依呀哎哎咳咳依呀

哎哎咳咳依呀哎哎咳呀

要问大车哪里去耶……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

马鞭立刻在绿洲深处风靡起来，小伙伴们几乎人人手里都有一根长短不一的马鞭，上学的路上，“啪啪”的马鞭声此起彼伏。谁的鞭子长，谁的鞭声响，谁就是伙伴们羡慕的对象。

红柳唱歌的时候，一点也不打结，唱得像模像样。这时，司马老大跑过来。

“红柳，我们一起去拔沙枣吧？”

红柳闭着眼睛说：“去……去……去……”也不知道是同意和司马老大一起去，还是让他从自己身边走开。

沙子向红柳摆摆手，没有理司马老大，往厕所钻。沙子突然

看到了司马老大头上冒着白烟，他以为看错了，揉了揉眼，分明有一股白雾样的东西环绕在司马老大的头顶上。沙子捂着肚子跑进厕所，蹲在脏兮兮的蹲板上，一阵胆战心惊。外面的鞭声脆脆地在天空炸响，啪、啪、啪，一声低过一声。沙子知道红柳他们已经走远了，红柳的马鞭真长，响声真脆！

沙子想：平时不可一世的司马家也没饭吃？快饿死了？沙子不敢想下去。

回到家，沙子心绪难平，稳定了一下情绪，又拿出《安徒生童话》，漫无目的地翻了一遍。所有的故事都看了好多遍了：《海的女儿》《冰雪女王》《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和《红鞋》。又翻到那个独腿《小锡兵》的故事。

一个只有一条腿的锡兵，被卖进了一个小男孩的家。在这里，他喜欢上了另一个玩具——一个纸做的小姑娘。她是个美丽的舞蹈家，小锡兵像一个士兵一样守卫在舞蹈家的身边。恶毒的黑精灵让孩子们把小锡兵放在纸船里，推进了下水道！小锡兵的纸船慢慢变烂，小锡兵在激流中被老鼠追赶，船慢慢地下沉，没想到小锡兵一滴泪也没掉下，不但没有畏惧，反而更加坚定了。就在他快要沉下去时，一条大鱼把小锡兵吞进了肚子里。后来那条鱼被小男孩家的女仆买走，小锡兵重又回到了以前的家中，又可以和舞蹈家在一起了。而黑精灵依旧不死心，他把小锡兵扔进了火炉里，小锡兵依然是那么坚强。纸姑娘随风飘进炉膛，熊熊烈火吞噬着小锡兵和纸姑娘。第二天，小锡兵已化成了一颗锡做的心，中间包着一个小小的玻璃球，而这个玻璃球就是纸做的小姑娘身上的装饰物！他最后终于能与纸做的小姑娘永远在一起了。

沙子的眼泪从眼角流下来，他趴在桌子上，想着化为锡水的小锡兵，针刺的感觉一点点扎着他多愁善感的心，他又一次想起了西子。

母亲慌慌张张推开了家门。沙子抬起头，望着她。

“你哥哥和妹妹在哪儿？”母亲惊慌地问。

“他们在连部操场上玩。”

“是吗？没有去拔沙枣吧？”

“没有，我的假期作业没有做完，他们在等我，所以没有去。”

“不许出去！”

母亲小跑着去连队的操场。沙子趴到窗户台，透过玻璃看到母亲碎步快跑。还不停地叫着哥哥和妹妹的乳名。旁边还有许多大人都在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大人们惊慌失措的样子，透出些许惊恐。沙子内心非常紧张，不知又发生了什么怪事。

一会儿，母亲回到家。

“你哥哥他们不在操场。”

“刚才才出去的，他们是不是去了沙枣林？好多小孩都去那里了。”

“老天爷，他们也去了沙枣林里？那里摔死人了！”

“谁？”

“不知道，好像是一个干部的孩子。”

沙子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想起司马老大头顶的白雾。

“妈妈，我们去找哥哥他们吧，他们一定听说了，去那里了。”

沙子的心纠在一起，他想起就在早晨，在门口，他还看到活蹦乱跳的让人怨恨的司马老大，从他眼前经过。

“你不能去，挺吓人的。”

母亲紧张地望着沙子。

“还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摔下来了。”

母亲眼泪掉下来，带着哭腔，拉起沙子跑向防风林。沙子跑得快，母亲跟不上，双手支着腿，站在路边不停喘气。过来一个从防风林回来的大人，母亲迫不及待地询问情况。

消息得到了确认：司马老大从沙枣树的枝头摔下来了，人已经不行了。

母亲站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大声哭泣起来，悲伤的样子好像死了自己的孩子。不远处，聚集着黑压压的一群人。母亲站在路边哭。沙子脱开母亲的手，快速跑向人群。

沙子看到了远处的人群，远远地站住。

沙枣树下，那个到处骂街的老司马的老婆抱着死去的儿子，呆呆地坐在树边的渠埂上，嘴唇紧闭，目光呆滞地看着远方，平时盛气凌人的女人一瞬间变得凄惨可怜。司马老大的身上被白面袋盖着，那个面袋正是早晨他叫红柳时手里挥舞的面袋。沙枣树的枝头，一大截枝丫半掉在空中，那是沙枣树最高处的一枝，枝上挂满一串串沙枣。红柳傻愣着哭成了泪人，站在司马老大母亲的身旁，双眼望天，身体一抽一抽地颤动着。一切就像一幅黑白色的照片，静静地，纹丝不动。

司马老大死了！再也不会说话了，再也不会打人了，再也不会走动了。也许他只是睡去了，去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可是他却摔碎了，就像被打碎的瓷碗，身体一片片碎裂了，脑袋碎了，舌头碎了，手和脚也碎了，他彻彻底底地碎了，消失了，像睡着

一样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而司马老大的形象还在沙子的脑海里飘荡，他看到他愤怒地瞪着眼睛，双手无助地抱着自己赤条条的身体，冻得牙齿嘚嘚打战。

好冷呀！沙子被他可怕的样子吓得大叫，可是没有声音。一切都静止了，面前的人们变成了无声的影子，在沙子面前拼命晃动，司马老大变成了一股白色的烟，缓缓飘散。

沙子的脑袋一片空白，一阵恐惧，一阵揪心的疼痛，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呕吐，眼前一黑，倒在路边。

母亲已经来到沙子的身边，她嚎叫着沙子的名字。沙子醒过来，母亲涕泪滂沱地亲吻沙子。

“乖乖，你怎么了，你可不能死呀！”

沙子无力地躺在母亲的怀里。

天空湛蓝，太阳高挂在头顶。

沙子浑身打着寒战。

“妈妈，我冷！”

“回家吧，儿！你这么小就看到了死人，真是作孽呀！”

那一刻，沙子内心有一种悔恨，他一直诅咒着那家人远离自己，甚至离开这个世界。在沙子眼里，他们一家都是坏得不可原谅的人。而当一切突然以死亡的面目到来的时候，沙子发现，他们一家人并不可恨，其实，沙子并不恨他！可恨的是死亡！哪怕再受一次欺负，只要司马老大还能活着，什么样的过错都是可以原谅的。生命是一种多么珍贵的东西，虽然他们曾经是不尊重别人的人，但饥饿对于每一个苦难的孩子是公平的，一样让他们为

在新疆长大

了生存去冒着危险寻找食物。其实，司马老大和自己一样拥有着这个时代所留给的悲苦的命运，只不过他以悲剧的结局匆匆告别了美丽的生命，一切都太快，又那么不值得。

母亲抱着沙子，迈着颤巍巍的步子向家里走。

“妈妈，我好累。”

“吓着了，吓着了。可怜的孩子他妈，让她怎么活呀？即使他们家的人再缺德，老天也用不着这样惩罚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母亲带着哭腔说。不知什么时候，哥哥和妹妹跟在母亲的身后。

“你们以后，就是饿死也不许拔沙枣，再去拔沙枣打断腿！”母亲凶巴巴地对哥哥说。

“妈妈，我好冷。我要死了吗？我能不能睡一会儿？”

“睡吧，你不会死的。”

“我看到死的人飘走了，他再不会醒过来了吗？”

“他死了，去天上了，见老天爷去了！”

“我看到他化成一股白烟，飞走了。老天爷在哪里？”

“在天堂。”

“天堂里有沙枣吗？老天爷那里可以吃饱饭吗？”沙子迷迷糊糊地问。

母亲的眼神突然暗淡下来，回头抬眼望一下远处的沙枣林。

“天堂里遍地花开，五谷飘香。”

母亲似乎在喃喃自语，又好像在对孩子说话，神情凄迷。

“天堂里可以吃饱吃好了。”沙子说。

母亲回过神来，目光焦灼，急不可耐地说：

“沙子，不许胡说八道，那里什么也没有，没有沙枣，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爸爸妈妈。你们不许去那里，你们要永远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哪怕吃糠咽菜饿肚子，我们都要在一起。”

母亲又痛哭起来。

沙子知道了有一个叫天堂的地方，那里没有当饭吃的沙枣，那里五谷飘香！

第二天，世界乱得一塌糊涂。喇叭里不断传来哀乐，一代伟人去世了，寒冷的绿洲一片凄凉，是举国哀悼的日子。可是连队的干部说，上面命令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遗像。而连队里的人似乎不想按照上面的要求做，家家户户都在扎花圈。连队还给每个人发了一朵小白花。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枚不同式样的毛主席像章，小白花就别在像章旁边的衣服上，那个样子非常奇怪。像章代表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而小白花又代表人们对总理的怀念。

连队开追悼的日子到了。所有人家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连队食堂，食堂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包围着。哀乐响起来，大人们抽泣、恸号着，仿佛死去的是自己的亲人。沙子站在大人的中间痛痛快快地哭，他不知道周总理长得什么样子，当他痛哭的时候，就想起那个带着他们打土块仗的威风凛凛的司马老大，毕竟他曾经是沙子崇拜过的偶像。沙子哭得撕心裂肺，他知道，像不能再见到那个司马老大一样，全国人民都再也见不到那个叫周恩来的伟人了。

14. 留不住的时光

三月一号，开学了。沙子背起书包，母亲给了他三块钱学费。

“你去叫一下红柳，和他一起去。”母亲说。

沙子有些胆怯，想起红柳曾经站在沙枣林里化作白雾的司马老大的身边，沙子的心里升起一股凉意。沙子来到红柳家，门是开的。红柳坐在桌前想着心事，抬眼看到沙子，嘴角抽了抽，没有说话。

“上学去吧！”

红柳点点头，两个人并肩走向学校。

天空万里无云，蓝得心碎，鸟儿一群群飞过。北面的雪峰在阳光下熠熠发光。从记事起，那座高山，就耸立在遥远的天边。雾霭散尽，东边跃出第一抹红霞，皑皑白雪，发出刺眼的光芒，照射着冷峻的山顶，阳光变得明亮起来，山的褶皱，把阳光吸纳进去，大山露出黑白分明的色彩。太阳升起来了，在湛蓝的天空下，积雪的山峰，雪白雪白，辽远，苍茫。煦煦春风淡淡地吹过，身上暖暖的，一种莫名的惬意，让沙子觉得舒服。

平时话多的红柳，仰头看着雪山，若有所思地沉默着，他对司马老大的意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内疚感。

报完到，回到教室，班长小惠帮着苑老师，花了许多精力，给大家分座位，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像一群快乐的麻雀。坐好了，开始上课。

小惠自从到了演出队以后，成了学校的名人，一会儿演《草原英雄小姐妹》，被大家叫草原英雄，一会儿演《红灯记》，被同学们称铁梅。她早已不和沙子同桌了。沙子似乎好久没有关注过小惠了。沙子自从认识了西子，就把西子藏在内心深处，对别的女生也不多看一眼，在他心目中，自己和西子生活在另一个地方，眼前的女同学不值一看了。所以，沙子几乎再不和女生说话，包括他一直默默关注的小惠也从他关注的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反正小惠早习惯了别人的注视，对不怎么起眼的沙子没有太多的关心，所以，沙子觉得不再注意她也是应该的，在心里，沙子早已和小惠告别了。

苑老师扭身在黑板上书写。苑老师的大辫子长长地从头顶垂下来，在屁股后好看地摆着。过去苑老师美丽的大辫子总是让沙子的心扑扑地跳，而今天，不知为什么，沙子有点无动于衷。他老想起那个长发飘飘的女孩儿，西子的美丽已经扎在了小小的沙子的心中，他失去了对长辫子的好感。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毛主席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在新疆长大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jīng）旗奋，
是人寰（huán）。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写完了，苑老师转过身，拿起教鞭。那是用红柳枝削成的教鞭，一头去了红色的柳皮，露出白色的枝身，笔直笔直，手柄处留着红柳的原皮色，麻麻点点的。只有苑老师才会把教鞭做得那么漂亮好看，和其他老师的教鞭不一样。

苑老师用教鞭指着诗词。

“同学们，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写的一首诗词，表现了一代伟人心怀凌云壮志，重上井冈山，旧貌变新颜的美景，讴歌

了伟人飞向长空摘月亮，潜下海洋捉鱼鳖的英雄气概，和他敢于向任何艰险、任何敌人挑战的英迈之气。也向我们及全人类表明一个伟大的真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诗歌浅显易懂，回肠荡气，充满大无畏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同学们，今天放学前，必须背会，要学好伟大的毛主席思想！”

苑老师的讲述深深感染了全班同学，沙子听得热血沸腾。

“请跟我读。”苑老师大声领读起来。同学们齐刷刷地大声读起来：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下课了，苑老师把铁头和沙子叫到办公室。

“下午，选班长，我想让你们当班委，铁头学习好，是全班同学的榜样，沙子你是烈士的子女，富有感染力，女同学都喜欢你，有威信。”

“小惠不是当得好好的班长吗？大家都听她的话。”铁头说。

“女孩子长大了，就不如你们男孩子了，今年有许多任务。学校要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还要‘农业学大寨’，种水稻。铁头你人缘好，沙子的组织能力强，老师想了很久，我们班同学们各有特点，只有你们合起来，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才能完成严肃的政治任务和艰苦的劳动任务。你们当了班委，是光荣的事情，也是艰巨的任务，你们不再是小孩子了，不能只顾自己的学习，只贪玩，今后你们会长大，也会当老师，会当校长，会当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你们一定可以干好的，老师相信你们。”

“那我回去和爸爸妈妈商量一下。”铁头说。

“不用商量了，做班委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沙子，以后当了

在新疆长大

班委，要改变忽冷忽热的毛病。我看着你从小长大，你太情绪化，只顾自己的感受。要配合铁头做好班里的工作。”

沙子有些激动，从小到大，他都在老师和其他班委的管理下。父母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场职工，突然被老师看中了要当班干部了，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谢谢老师！”

沙子脱口而出，说了“谢谢”两个字。他自己都觉得奇怪，小伙伴们几乎不习惯用礼貌用语，他们感谢人都是默默记在心里，或者用自己的友好态度表示对对方的感激。而今天，沙子温文尔雅地说出了难以启齿的“谢谢”两个字。苑老师一惊，意味深长地望着沙子。

“孩子们长大了！”苑老师说。

沙子一蹦一跳地出了老师办公室。铁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低着头跟在沙子的后面，沙子觉得自己高兴过头了，有点尴尬，停下来。铁头习惯性地拧着眉毛。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铁头故作深沉地念叨。

“你总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不就是做个班委，管管同学们上课纪律，交交作业嘛。”沙子说。

“你不懂！以后麻烦事情多了，我爸爸就不想让我当班干部，班里那么多当官的人家的孩子，还有地主羔子，说错话了，就成反革命了，我们家出身本来就不好。我们家成分是中农，你说我怎么管你这样的烈士子女？”铁头说。

“我爷爷是烈士，可是我妈妈是地主呀。”沙子脱口而出。

“你说什么？”铁头问。

沙子突然从亢奋中惊醒过来，愣愣地看着铁头。他上前搂着铁头的肩膀，低声下气地说道：

“我都说了，你要保密呀，我们一直是好朋友。”

“那我也告诉你吧，我妈妈家也是地主。报到登记只登记爸爸的出身，我爸爸家是中农。我们扯平了。”

铁头握着拳头，伸出小拇指，在沙子的眼前晃动。沙子也伸出小拇指，互相用小拇指勾着拉了三下。

“铁头，什么是‘右倾翻案风’？”

“我也搞不清楚。就是批判当权派。当权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主席打倒了他，不让他当总理，当权派是‘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这些。我爸爸妈妈不让我们乱说话。”沙子说。

“我又没有乱说话，我每天都回去听收音机，我爸爸买了一台红灯牌的收音机，他每天睡觉前都要听，还让我们听，他说不学政治就没有方向，所以国家大事，我们都知道。”铁头说。

“哎，你们家真有钱，还有收音机，我也就是走路时听一听荒原镇的大喇叭，听也听不清楚，听也听不明白。”

“我们家穷着呢，你们家才有钱，看你每天穿得干干净净，衣服都是新衣服。”

“我们家才穷。我的衣服都是我哥哥穿过的，不过我妈妈每次都给我洗干净了。我妈妈说再穷也不能穿破衣服。”

“你们家比我们班地主羔子家里好。”

“你才是地主羔子。”沙子有点恼怒。

铁头看到沙子生气了，笑起来。

“哎，你还没有问我什么是‘三项指示为纲’呢。”

“不想知道，都是我们小孩子听不懂的话，反正那是反动的东西。”沙子嘟着嘴说。

“毛主席说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这三项重要指示。当权派说‘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发展生产。他篡改了毛主席语录，所以被打倒了。”铁头说。

“我们爸爸妈妈不都在生产劳动嘛，难道以后他们可以不动了？”

“不知道！”

“我喜欢三项指示。”沙子赌气地说。

“你是反革命！”

沙子似乎明白了什么，自己扇了自己一个小嘴巴。铁头咯咯笑起来，又握着拳头，伸出小拇指。沙子嘿嘿笑起来，也伸出小拇指，和铁头拉了三下。

下午，改选班委，苑老师写了几个名字在黑板上，包括小惠、铁头和沙子。他们都高票当选，只是沙子缺了两票。又分了工，铁头做了班长，沙子做了副班长，小惠改任学习委员。小惠的小嘴噘着，明显不高兴，沙子有点开心，有种扬眉吐气的舒畅。

下课了，一个女同学走到沙子面前，说：

“我不同意你当班委，假期你抄我的作业。”说完，转身走了。沙子生气地看着那个女生。红柳走过来，搂着沙子的肩膀，走出

教室。

“我……我”红柳说话又开始打结。

“没……没有投你的票，你拾肥料作……作假。班委应该是好……好学生。”

“你也作假了呀！”沙子说。

“可……可我不是班委呀。不过我不会出去说的，我们是好……好朋友。小惠好，我们班男生都投了她的票。”

沙子从红柳口中听到小惠的名字，有点不舒服，心里想：你这个偷书的家伙，也支持小惠？他甩开红柳搂着他的手，蔫头耷脑地回家了。

苑老师夹着讲义走进教室。

“起立！”

铁头小声喊，同学们笑起来，都坐在椅子上。

“起立！”

小惠习惯性地大声喊，同学们“哗”的一下全站起来。苑老师挥挥手，让大家坐下。

“铁头同学，我要批评你，当了班长就要像小惠一样管理好同学们，怎么像蚊子叫一样？同学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铁头大声喊：“起立！”全班同学齐刷刷地站起来。苑老师抿着嘴笑起来，挥挥手，让大家坐下，温柔的样子，让沙子痴迷。苑老师开始讲课。

“同学们，为了贯彻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我们班今年要种一亩水稻，我们要成为毛主席的好孩子，就必须爱学习、

爱劳动，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今天我给大家上一堂水稻的课。喜欢吃大米吗？”苑老师问。

“喜欢。”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大米是最好吃的食物了。”苑老师高兴地说。突然停下来，看着教室后面。沙子转过头，看到红柳严肃地举着手，苑老师点点头，红柳站起来。

“可……可是谁家都没有大……大米吃，我们都吃粗……粗粮。我们常常把沙枣当粮食。”红柳低声说。

自从经历了拔沙枣事件以后，红柳就不愿意多说话，人也变得规矩起来，不像过去整天嘻嘻哈哈没有正经的样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眼前四分五裂，是一次对生命力量的极端嘲弄，更何况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简直具有毁灭的力量，红柳变成了一个乖乖孩子。苑老师憋红了脸，沙子知道那是老师通常训人的前奏。苑老师的嘴张了几下，然后低下头，双手支着讲桌，低头看着桌面。班里静悄悄的。沙子听到背后红柳吸溜鼻涕的声音。同学们紧张地看着苑老师，苑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眼里闪着泪花。她招一下手示意红柳坐下。

“是啊，又有谁能每天吃上白米饭呢？同学们，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今后的未来，就要靠你们来建设，我们上海支边青年和团场的职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支援和建设边疆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沙漠绿洲变良田，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才能把边疆，把我们的家乡建设成共产主义的天堂。”

苑老师紧握拳头，激动地挥舞着手，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

小惠看到老师哭了也嚤嚤抽泣起来，女生们不约而同地哭起来。沙子望一眼班里的同学，女生都在抽抽泣泣地抹眼泪。男生们都不那么投入，有的同学做着怪相。他惊奇地看到红柳也在低声抽泣。沙子的心理堵得难受。

“同学们，我来自上海农村，我们那里是鱼米之乡，春天来了，大人们忙着插秧，一年可以种两季水稻，秋天粮食丰收了，大人们把大米做成各种各样的食物。蒸米饭，熬粥。我们上海人最喜欢吃泡饭，吃炒蛋饭。还可以加上肉做牛肉、鸡肉烩饭，哎哟，那味道美得，无法形容。还可以做盖浇饭、粢饭团、醪糟。醪糟里打一个荷包蛋，加点糖，真好吃呀。大米还可以做成米线、米粉。云南人喜欢吃米线，我们上海人喜欢米粉。还可以做成锅巴、爆米花、米花糖、米糕、汤圆，也可以酿成米酒。”

苑老师闭着眼睛，仿佛大米的香味在空中飘荡。她的声音越来越轻，像是在回忆，又好像在说故事，她完全陶醉了。沙子的嘴里唾沫不停向外冒，填满了口腔，他急切地咽下去，仍有一些哈喇子讨厌地从嘴角流出来。沙子悄悄用手抹去嘴角的唾液。

教室里静悄悄的。苑老师睁开眼，突然醒过来似的，腼腆地望一眼她的学生们。

“同学们，你们说米饭好不好吃呀？”她轻声问。

“好吃。”有同学啜嚅地回答。

“大米是怎么来的呢？那我给同学们讲一讲水稻的一些常识。水稻是一年生禾本科植物，是谷物，是人们的一种主要粮食作物。美丽的中国是水稻的原产地。水稻所结籽实即稻谷，去壳后称大米。世界上近一半人口，都以稻米为食。收获的稻粒称为

在新疆长大

稻谷，有一层外壳，碾磨时把外壳连同米糠层一起去掉，碾去外壳和米糠就是大米。稻的生长非常快，最久一年，最快则三到四个月。水稻喜欢湿润，阳光充足，温度适宜的地方。全国各地都可以种植水稻。种水稻要先整地、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等长到130—140天左右，当稻穗垂下、金黄饱满时，就可以收割了，然后将稻穗与稻茎分离出来，稻茎就是稻草，一粒一粒的稻穗就成为稻谷，去了糠皮，就变成亮晶晶的白大米了。”

哇，沙子第一次听到那么多关于大米的事情，在沙子的记忆中，大米就是和父母亲一起从老鼠窝里挖出来的稻穗，碾去了糠皮的米，总有一股发霉的味道。他吃过的最好吃的大米点心就是转炉炸出来的爆米花。

他脑海里闪现出那个炸爆米花的老头。老头常常烧着一个小煤炉，把大米倒进铁制的葫芦样的米花转桶，加点糖精，拧紧盖子，盖子像圆圆的方向盘，上面有个手柄，然后把铁桶架在炉子上，握着手柄不停地转动转桶。时间到了，转炉口对着一个铁丝网兜，一拉开关，炉口打开了，“砰”一声炸响，一粒粒的大米变成了盛开的大米花。从铁丝网兜裂缝里吹出来的米花落了一地，馋嘴的小伙伴哄抢着去地上拾，急不可耐地把沾了沙土的米花塞进嘴里，边吃边“呸呸”地吐着吃进去的沙粒。米花的主人拿了柳枝驱赶拾米花的伙伴，大家躲避着柳枝，乱窜着继续捡地上的米花，那是孩子们不劳而获的唯一机会。炸完米花，老头把五分钱收进裤兜，总是咧着嘴乐呵呵地笑。

沙子没有想到苑老师知道大米有那么多吃法，她还知道那么多水稻的知识。沙子内心充满对苑老师的敬佩。

“同学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这个学期开始，学校给我们班分配了‘农业学大寨’责任田。开春以后，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几天，要到大寨田劳动，种水稻，我们要吃自己种植的大米。你们有没有决心种好大寨田呀？”

“有！”

“好！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会成为热爱劳动的毛主席的好孩子。”

下课了。铁头垂头丧气地收拾书包。沙子像以前一样送铁头一程。他们已经不再滚铁环了，他们知道，自己快小学毕业了，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

“唉，又要劳动了，就没有时间学习了。”铁头闷闷不乐地说。

“你还是班长呢，爱劳动有什么不好？”

“劳动是大人的事情，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我就不想当班长，我喜欢读书。”

沙子认为铁头总是对的，今天，他却不同意铁头的观点，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说服铁头。沙子默默无语。突然，学校的大喇叭响起来，喊了一串同学的名字，其中就有铁头和沙子。让他们集中到一个教室选举红小兵委员。沙子乐起来，他们转身跑向指定的教室。

学校辅导员列了一个名单，提出了每个人在红小兵队伍里的职务。老师念到一个人，说出他应该就任的职务，然后同学们举手通过。

那天，铁头当选为红小兵委员，任小学红小兵委员会的副大队长，沙子当选为红小兵委员，任小队长。他们感到无上光荣。

要劳动了。苑老师带着铁头和沙子去地头看地。

顺着大路走去，柳树的枝芽挤出点点绿色，灰色的尘土覆盖在新芽上面，远远望去，绿色的枝条在灿烂阳光下摇曳。成群的鸟儿，在林中欢叫，看到赶路的行人，兴奋地从一棵树跳跃到另一棵树的枝头。脚下细细的野草尖，钻出泛着盐碱的坚硬泥土，从枯萎的草丛中探出头，星星点点的，露出鹅黄淡绿的新鲜色彩，铺满路边的田埂。淡淡的风轻轻吹着，空气里飘来泥土的味道，夹杂着畜粪的腥气，伴着一丝寒意。一垄一垄的农田，被防风林分隔成大块条田，一望无际，延伸到西面的沙丘。

来到地头，苑老师高喊着地头上一个高大的男人。那个男人扛着坎土曼，抽着莫合烟，吊儿郎当地走过来。男人高高大大，留一头长发，浓眉大眼，白净的肤色经过沙漠阳光的长期曝晒，变成了古铜的颜色，但依然给人高大英俊的印象。

那是卫天地。

“哦，那个大赤佬，反动分子，年年挨批判的家伙。”铁头对沙子说。

已经没有人记住卫天地的名字了，卫天地的“大赤佬”外号已经传遍学校。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批判以后，卫天地已经不再文质彬彬了，蛮横而肆无忌惮，一副破罐子破摔、老子怕谁的恶毒模样。他叫人从不喊别人的名字，看到小孩叫“小赤佬”，看到大人喊“老赤佬”，他似乎从没有被人尊重过，但他也开始从不尊重别人，他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个出身资本家的上海支边青年，运动一来，就被拉出去陪斗，挨批判。开始的时候，他羞愧万分，头低得几乎伸进双腿中间，经历得多了，慢慢地习惯了



反面典型的角色，每次站在台上，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他被批判的人，都是低头认罪，可怜巴叽的，只有他，昂着头看着天空，等待批斗的结束。有时候就有看不顺眼的老师站起来，怒吼着批判他不思悔改的态度，他总是笑笑，装模作样低下头，一会儿，又抬起头看着全场的学生。每当看到卫天地无所谓的目光，沙子就看到了天地叔叔内心的绝望。沙子开始怕他，相信人们说他是疯子的传言，可是内心还是喜欢他倔强的样子。

沙子总是想：刘胡兰当初是不是就是那样面对敌人的？可大赤佬是反革命呀，为什么他一点都不怕？

“以后劳动，他就是你们的劳动老师了。”苑老师说。

大赤佬也不说话，从地上拿起几根削好的木棍，木棍上已经用红色的毛笔写好了沙子他们五年级乙班的记号。

他递给沙子木桩，像不认识沙子，说：“拿好了，小赤佬。”

沙子和铁头跟着他。他走到地头在四个角上栽下木棍。

“小赤佬，这就是你们的大寨田，看你们能种出什么东西，到年底了，不要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大赤佬，在孩子面前不要乱说。”苑老师制止他。

“乱说什么了，让这些小孩种水稻不是胡鸡巴扯淡。小赤佬就要在课堂里。这个世道是怎么了？一会儿交白卷成了英雄，一会儿小学生反‘师道尊严’，一会儿又是‘右倾翻案风’。天天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这些孩子不学无术，脑子里空荡荡，还建设边疆，连当兵打仗都不行！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哟。”

“大赤佬，你改改脾气吧，不要乱发议论，我们以后还要回上海的，你这样表现，上海哪个单位敢要你呀？”

“回上海？我想都没有想过。我响应老人家扎根边疆的号召，在新疆献青春、献子孙了。我那资本家的爹妈早被斗死了，哪还有我的家呀。你又不肯嫁我。”大赤佬说完，瞪着眼看着铁头和沙子。

“小赤佬，听到的话，出去不许胡说八道，谁揭发我了，我就上你们家打死你们老爹老妈。”大赤佬恶狠狠地，目露凶光。

沙子低着头，不敢看他。

“我们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我们是来劳动的。”铁头急切地说。

大赤佬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小赤佬蛮灵光，以后是个好苗子。”

他上来摸着沙子和铁头的头。沙子直发抖。

“他们是五乙班的班长和副班长，还是学校红小兵的大队委。”

“是啊，只有苑老师能带出这么好的小赤佬，连沙子的官都和他老子一样大了，进步不小，那些土鳖，能教出什么样的赤佬。”

沙子知道，大赤佬把不是上海籍的老师叫土鳖。

“又乱说，怪不得每次挨批斗。”苑老师说。

“是啊，我追你三年，你还是嫁给了别人，贫下中农就那么吃香？我爹妈是资本家，也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可是你们就是不接受我。没有追上你，真痛，真惨啊！”大赤佬大大咧咧地说。

“不要脸！”

苑老师拉着铁头和沙子走了。沙子听到背后“咚咚”的跑步声，沙子吓得腿软。大赤佬拦住他们。

在新疆长大

“明天上午，我在这里等你们班，平地的任务很重，小孩子干，要六天，我帮你们干，三天就会完成的。”

苑老师不说话，转头看着远处的沙丘。大赤佬从口袋里拿出三颗糖，递给铁头。铁头抬眼看看苑老师，老师没有表态，

“吃吧，小赤佬，吃吃上海的味道，苑老师最喜欢的。”

大赤佬转身走了，嘴里吹着口哨。那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歌的旋律。

沙子他们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仍然能听到大赤佬的哨音。沙子嘴里哼出歌词，苑老师也跟着哼起来：

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
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
斗争中，红星闪闪指方向
征途上，红星闪闪把路开……

沙子第一次吃到上海大白兔奶糖，那种香甜让沙子不舍得张嘴，怕美味从嘴里跑了。

回到家，沙子告诉父母亲，大赤佬当了自己的劳动老师。

父亲嘿嘿笑起来：“小卫那个混蛋，天天挨批判，骨头还硬得很。当初为了追你们苑老师，没有追上，领导做苑老师的工作，

不让他们谈。小卫就拿菜刀去拼命，被关了半年紧闭，嫌工资低，说‘每月工资三十一块零八分，还不够买毛巾擦吊’，又被关了半年。”

“你不要在孩子面前管不住嘴。”母亲说。

父亲嘿嘿又笑起来：“不过，小卫有本事，当年在上海考了高考状元，出身不好，支边了，父母亲被打得受不了，跳黄浦江自杀了。现在谁家的姑娘都怕他，如今还是光棍一个。平时许多老师不懂的课都偷偷找他学习。可是校长不敢让他带孩子。沙子，你也可以找他补习补习。”

沙子点点头。

第二天，铁头和沙子带着全班三十多个同学浩浩荡荡地来到地里。大赤佬早在那里等他们了。铁头和沙子商量了一下，决定分成三个组平地，划出三块同样大小的地块。三十几个人走进地里，仍显得势单力薄。大赤佬不说话，看着沙子和铁头组织劳动。大家在地里干起来，东一下西一下，不得要领。

大赤佬双手扶着坎土曼把子支着下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弯着腰撅着屁股，俯视着干活的同学。沙子见了他那双眼，就心里发毛，有点怕他，不敢看他。

刚化冻的地表面湿乎乎的，挖一坎土曼下去，里面的土还没有完全化冻，十分坚硬。沙子吭哧吭哧使劲挖。进展很慢。女生们像鸡刨食一样，挥着胳膊，举起坎土曼，弱弱地砍下去，挖出一星点土。太阳渐渐升起来，深层的泥土变得松软，劳动的进度快起来。可是女生们还是无力地挥着坎土曼。

大赤佬终于说话了。

“同学们都停下来！铁头、沙子你们过来。把地分两块，我占一块，你们男生占一块，你们那一块分成四个组。”

沙子看看铁头。铁头点点头，拉着沙子重新分组、分地。又折腾了一会儿，分好了。

“从现在开始，女生读《毛选》，一个人领读，全部女生跟着念。今天念《为人民服务》。男生劳动，这叫又红又专。”

“可是这地是全班的呀，为什么女生不劳动？男女平等。”铁头不情愿地问。

“平等个屁，女孩子就是公主，都要男人疼的。你们爹妈没有教过你们这些带插销的家伙？从小要会照顾女孩子！”

大赤佬不容置疑地吼着，变魔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一本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递给小惠。

“去领着女生念主席语录。”

小惠把女生召集在一起，围个圈，坐在地头，大声念起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好了，男生下地，看我怎么干。”

大赤佬乐呵呵地听了一会儿女生朗读，带着沙子他们下了地。

“春天的土地，上面十公分是湿土，下面的土还没有完全化冻，怎么办呢？今天就平上面的土，把上面的泥土翻开，明天下面的土松了，再挖下面的，第三天，把泥土整平，就可以了。你们停课一个星期，我们争取三天干完，有没有决心？”大赤佬问。

同学们齐声喊：“有！”

大赤佬呵呵地笑着，然后抡起坎土曼干起活来。那一刻，沙子发现大赤佬既自信又和蔼，和以往人们嘴里的他判若两人，和自己平时眼里的他也不一样，还是小时候给他喂糖吃的天地叔叔。大赤佬一刻不停地挥舞坎土曼，一垄一垄地有序地挖过去。男生们学着他的样子，干得飞快。没有人说话，坎土曼发出扑哧扑哧挖土的声音，女生们书声琅琅。

休息了，大赤佬把同学们聚在一起，开始讲解《为人民服务》。

“这篇文章你们会不会背呀？短短几百个字，一定要背下来，最精彩的就是第二和第四段。”

他站在地头大声背诵着：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大赤佬一个字不差地把两段背完。沙子惊得目瞪口呆。

“毛主席的文章说了什么？要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就是他老人家告诉我们的伟大

在新疆长大

思想！”

大赤佬慷慨激昂，迎着太阳伸出双手，仿佛要把太阳拥抱在怀里。沙子被大赤佬深深地震撼了。

三天以后，平地任务完成了。大赤佬每一天讲解一篇毛主席的文章，第二天是《纪念白求恩》，第三天是《愚公移山》。他一如第一天，把每一篇文章背诵一遍，然后进行讲解。

沙子在心里默默记下来：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作‘愚公移山’……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以前，沙子是有口无心地念老三篇，但总是有点稀里糊涂。大赤佬独到精辟的讲解，让沙子茅塞顿开，突然理解了，毛主席为什么那么伟大，毛泽东思想像一道闪电，在沙子的心中闪闪发光。

“剩下的三天，回去背主席语录，我要让苑老师抽背，谁不会，以后在大寨田劳动就加倍。”

“可是，卫老师，劳动课是不能回家的，必须在地里，你看其他班的同学劳动还没有结束，回家了，会被老师批评的。”铁头紧张地反驳大赤佬。

“小赤佬，你的铁头是猪头呀？活都干完了，在这沙包窝里吃屎呀？我拼老命为你干活，就是心疼你们浪费时间，回家学点本事好不好？帮一下忙，书本里才有你们的前途，你还要一辈子修地球？什么破班长！”

大赤佬又恢复了他满口脏话，一副恶狠狠的流氓架势。铁头哑口无言。

要收工了，同学们一哄而散。大赤佬制止住大家。

“不许各走各的，我们排着队唱着歌，一起回学校。”

太阳慢慢西下，明亮的阳光柔和下来，变成浅红色，渐渐地越来越红，厚厚的云彩簇拥着落日，满天红霞，光芒四射，仿佛一束束万里燃烧的火焰，沙丘沐浴在血红血红的晚霞里，婀娜的曲线充满了力量，戈壁燃烧起来，大地燃烧起来，巨大的火球托在沙丘的半腰，无比绚烂壮丽。

同学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斗志昂扬地唱着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新疆长大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 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 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 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沙子突然有一种感觉，他是那么喜欢这个集体，这个集体从来没有过地散发着力量，散发着昂扬向上的斗志。而这一切都是在卫天地带领大家劳动的三天里涌现的，是他一瞬间感受到的。沙子也彻底改变了对大赤佬的看法。

沙子想：以后无论在哪里，都要改口叫他“卫老师”！

班长铁头领着大家走在队伍的前面。沙子有意同卫老师并排走在队伍的后面。

“卫老师，我爸爸说你有知识，想让我跟你学习，你可不可以给我补习一下功课？”沙子硬着头皮，小声说。

大赤佬沉默着，慢慢地迈着沉重的步伐。沙子的心脏扑腾扑腾剧烈地跳，他害怕这种气氛，他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同学们还在一遍遍重复地唱着那首嘹亮的歌。沙子转头仰起脸，瞥一眼老师，他看到泪水从卫老师的眼角流下来。沙子无比震惊。

卫老师也不避讳沙子的目光，习惯性地从裤兜里掏出手绢，抹去眼泪。

“你老子还真是个人物,和你们家做朋友还就是灵光(不错),还有人知道我不是人见人厌的坏人。你爸爸已经好久不和我往来了,他也把我当成了疯子。你来吧,以后每个礼拜的一、三、五的晚上到我宿舍来,你想学什么我教你。”

沙子长长地喘了口气。

晚霞即将散尽,天空渐渐暗下来。

第一天晚上,见了卫老师,沙子局促不安。卫老师感觉到了,他拿了一个玻璃球递给沙子。

“先不学习,教你一个魔术。我背过去,你把玻璃球放在一只手里,然后把那只手举在头顶,放到额头上一分钟。你说好了,我转过来,你把手握着,伸出来,我就会知道玻璃球在哪一只手里。”卫老师给沙子介绍魔术的玩法。

“那,你不许偷看。”

“魔术靠智慧,偷看不是本事。”卫老师大大咧咧地说。

玩了两遍,卫老师都准确地认出了那只握玻璃球的手。沙子不敢相信,卫老师怎么可能每次都猜对?沙子要求换一个东西握。卫老师拿了一块橡皮,给沙子。那橡皮还带着香味。

沙子又试了两次,次次被卫老师猜中。神了!

“卫老师,教我怎么猜的?”

“不靠猜,靠智慧,回去自己想。现在补课。”

从此以后,沙子每天偷偷地去卫老师家补课。沙子的数学很差。卫老师帮他补习了所有的小学数学课。总数、分数、倍数;速度、时间;总价、数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量;加数、

和；减数、被减数；积、因数；除数、商；正方形、周长、面积；正方体、体积、棱长、表面积；三角形底、圆形、梯形；圆柱体、圆锥体；平均数、和差；小数、大数；差倍问题、盈亏问题、追及问题、流水问题；还有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乘法交换律、乘法结合律、乘法分配律；整数四则运算法则、小数四则运算法则、分数四则运算法则。

沙子如饥似渴地跟着卫老师学习，内心充满了快乐。沙子老想解开那个魔术之谜，可是卫老师不告诉他。

卫老师讲课浅显易懂，循循善诱，妙趣横生。沙子仿佛醍醐灌顶，突然茅塞顿开，心明眼亮。一个月下来，沙子对小学数学知识已融会贯通。往日百看百厌的数学书，他已经天天爱不释手。单元考试，沙子取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五年多来，沙子第一次数学考试成绩超过了铁头，让铁头吃惊不小。苑老师让沙子介绍学习经验。沙子说了一大堆，就是没有提到卫老师。

补习是沙子和卫老师的秘密！

星期一晚上，沙子像往常一样去卫老师宿舍补习。

“考了第一？别骄傲！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不只是教你学习，我在教你踏踏实实做事做人，要靠勤奋努力才能战无不胜。”

卫老师讲课的样子在沙子心目中就像一个巨人。卫老师怎么都不像流氓、反革命坏分子，沙子想。卫老师又回到了小时候天地叔叔和蔼可亲的样子。沙子拿出一包新鲜花生，递给卫老师。

“我妈妈让我感谢你，这是从她四川老家寄来的。”

卫老师拨拉一下沙子的头，毫不客气地打开花生包。

“沙子，知不知道，你妈妈是你们家的宝，她身上流着贵族

血统，固执、坚强、高贵、美丽。”

“没有想过，可是我喜欢妈妈。”

“你们家的朴实来自爸爸，顽强的精神来自妈妈，努力来自爸爸，聪明来自妈妈。”

卫母亲在沙子的内心一直是神圣的，他从没有比较过父母的优劣。而卫天地却明明白白说清了他们的特性。

“花生好吃吗？”

“好吃！现在才给束脩？你那小气的爸爸是不会想到的。什么是束脩？不知道吧，就是古代学生与教师初见面时，送的礼物，是学费。束脩就是咸猪肉，是学生表达对教师的尊敬。”

卫老师拿出笔，在沙子的作业本上写下大大的“束脩”两个字。沙子点点头。卫老师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玻璃瓶，打开，刺鼻的酒味弥漫在房间。

“今天不上课，我喝酒，你和我说话。”沙子尊敬地点头。

卫老师向碗里倒小半碗酒，仰头喝了一大口，咂巴一下嘴，心满意足地摇摇头，低头翻着大眼望着沙子，那眼睛洁净得透明，穿透了沙子的心。

“沙子，长大了想干什么？”

“不知道！”

“你从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你父母亲没有给你说过这些问题？”

沙子第一次听人把爸爸妈妈叫父母亲，有点奇怪。但从卫老师的嘴里说出来，就有一种对大人的敬意。从此以后，沙子对人说起爸爸妈妈，就叫父母亲了。

“没有！我父亲说我们都是当农工的命，让我长大了，也当个连长，可以每天管人、训人，还可以吃小食堂。”

“就这点出息？沙子，你天生聪慧，只要有理想，必能干大事，成就伟业。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从小要有凌云志。”

“可是，我们有什么出路呢？在这戈壁滩，初中毕业了不都是留在农场参加劳动了？”

“是啊，出路在哪里呢？我回不了上海，你们出不了绿洲。这都是怎么了？哪里是前途？哪里是我们的未来？我不属于这里，可是你们属于这里，难道属于你们的就是这片贫瘠的戈壁？你们今后要为它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美好的未来呢？”

卫老师又大口滋了口酒，抓了几粒花生在嘴里嘎巴嘎巴嚼，眼睛看着对面黑洞洞的窗口，目光里空空荡荡。

“这个世界总会变的，总会好起来，你们就是祖国的未来，只有你们这些孩子，被知识武装起来，祖国才充满希望！”

卫老师一谈起话，就激情四射。沙子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他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把卫老师当坏人看。

“不谈这些了，长大你就会知道，我说过的话是对的，我给你念首诗吧。你们那些课文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学不了什么知识。”

“可是，老师你说过毛泽东思想很伟大。”

沙子反驳了他尊敬的老师，他一直不能接受老师藐视一切的说话方式。以前是怕他，现在就敢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小赤佬蛮有政治头脑的，毛泽东思想是指路明灯，五百年

不出一个毛主席，《毛选》四卷，我都可以背下来。但是除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还要学习别的东西，比如诗歌、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而现在你们什么都读不到，可怜的孩子！”

“我读过《安徒生童话》。”

“那个红衣女孩送你的书？怪不得你比其他孩子灵气，好好读书吧，书中有你们的未来。”

沙子又一次想起了西子，心里穿过一种针扎的感觉。

卫老师说完，站在凳子上，他的头几乎顶到了屋顶。他手舞足蹈地大声背诵起来：《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卫老师大段大段背诵，一点都不打磕。背到其中精彩的两段，他重复着背了两遍。

我爱过，所爱的人们已经离去，

有朋友，早年的友谊已经终结。

孤苦的心灵怎能不忧郁？

当原有的希望都黯然熄灭，

纵然宴会上欢笑的伙伴们，

把恶劣的情怀驱散了瞬息，

豪兴能振奋痴狂的灵魂，

心儿呀，心儿却永远孤寂！

……

告别这熙来攘往的去处，

我不恨人类，只是想避开，

我痴心寻觅阴沉的峡谷，

那暝色契合我晦暗的胸怀。

但愿给我一双翅膀，
像归鸟飞回它栖息的巢里，
我也要展翅飞越苍穹，
飘然远引，得享安息！

卫老师背完，一只手捂着胸口，静静地站在半空中，像一尊雕塑一样，纹丝不动。

房间里安静极了，窗外癞蛤蟆呱呱鸣叫着。

沙子呆若木鸡，仰望着老师。卫老师好像睡着了。沙子惊恐地拉了拉卫老师的裤子。卫老师猛然跳下来，坐回桌前，仰头把碗里的酒喝光，伏在桌子上号啕大哭，他紧捂着嘴巴，刻意不让声音传出去，呜咽的声音痛苦不堪。沙子惊慌失措，和着卫老师哭起来。哭了一阵，卫老师抽噎了一会儿，抬起头，用袖口擦去眼泪，微微一笑：

“沙子，听说过拜伦吗？一个英国人，为了另一个国家——希腊的解放，献出了自己所有的财富，投身于希腊的独立战争，劳累成疾。当别人劝他休息养病，他已经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去世前，他说：‘不幸的人们，不幸的希腊！为了她，我付出了我的时间，我的财产，我的健康；现在，又加上我的生命。此外，我还能做什么呢？’一个浪漫主义的英雄！”

沙子静静聆听老师的讲解。沙子的脑海里电光闪烁，他陶醉在老师博大精深的知识里。一瞬间，他觉得卫老师不是在说拜伦，而是在说他自己。

“老师，你也是一个上海支边青年的英雄。”沙子发自肺腑地说。

卫老师狂笑起来。卫老师亢奋的大笑让沙子胆寒。

“哪里有英雄？我是英雄？我是人们眼中的狗屎。哈——哈——哈，英雄！”

卫老师精疲力竭地伏在桌子上。屋里一片寂静。沙子呆望着。

卫老师抬起头，目光凄迷，淡淡地笑一下。

“老师醉了，我不送你了，你回家吧。”

沙子恋恋不舍地望着老师，拉开门，又回头看一眼。卫老师可怜孤单地低头不语。

沙子消失在夜色里。

插秧了，来到地里，沙子发现卫老师没有来。苑老师带着大家劳动。铁头给大家分工：女生递苗，男生插秧。地里灌满了十几公分的水。

水是几天前卫老师领着铁头、沙子、红柳、赵文革和几个男生放的。放完水，卫老师带他们到一个准备好的水稻地里，地的一角插着密密麻麻的秧苗，那是苗种。卫老师教他们插秧的知识和要点，让他们每人起了一大把秧苗抓在手上，然后下地做示范。手把手地教沙子和铁头他们。那活简单：只要排好株行距，保证苗根入泥的固定深度，就可以了。

男生们卷起裤管，排着队迈进水田里。苑老师觉得奇怪，问道：

“怎么女生都不下水呀？你看其他班的男女生都在水田里。”

“递秧苗，不需要那么多人的。女生一会儿给我们念《毛选》，鼓干劲。水里凉，我们男生干得过来。要爱护女生。”铁头满不在乎地说。

苑老师张开嘴，想说什么，流露出诧异的神情。

“哎哟，只劳动了几次，就知道照顾女生了，真的懂事了，你们长大了！”

“卫老师教的。”沙子抢着说。

苑老师笑一笑，有点不太自在。

“可是女孩子也不能娇生惯养呀。”

“卫老师说了，要照顾好女生，说有些女生都是大姑娘了，还有什么周期的，不能下水着凉。春天的水稻田水太凉，容易伤人。”铁头一本正经地说。

“你说什么？铁头，怎么你什么都懂？卫老师什么都给你们讲啊？”苑老师咯咯笑起来。

“苑老师，女生的周期是什么意思？”沙子木不拉几地问。

苑老师脸红了一下，笑起来。

“哎，终于陪着你们这些小萝卜头长大了。那我就听你们的吧，女生都不下地，在地头帮忙。”苑老师赞赏地说道。

苑老师边说边脱鞋，卷裤腿，准备和铁头他们一起下水田。

“苑老师，你也是大女生，别下了，在地头教我们怎么插秧就行了。”沙子说。

苑老师眼圈一红，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转过头去。

插秧的活非常简单，男生们干活十分利索。到了中午，活就干完了。

一整天，沙子心里隐隐约约有点失望。卫老师几天前说过要和他们一起插秧，可是一直不见他的身影，苑老师也不想提起他。

劳动结束了，铁头带着女生们在引水渠里抓鱼。他们把渠的

上下游分别堵上，用手捧着渠里的水，排出去，一旦露出渠底，小鱼就会搁浅在那里。男生们争先恐后地下水，女生们在渠帮上来回跑着，叽叽喳喳地惊叫。沙子闷闷不乐地坐在渠边。

“沙子，你也下渠抓鱼呀，是不是累了，一脸不开心。”苑老师走到沙子面前。

“老师，卫老师今天怎么没有来？他说过，今天要带了锅碗瓢盆，在地头给我们烧鱼汤的。”沙子说。

“哦，卫老师带了你们几次劳动课，看样子你们学会了不少东西，还挺有感情了。”

“苑老师，同学们最喜欢你，但是卫老师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对我们也不凶了。你像大姐姐，他像大哥哥，和他在一起，同学们快乐。”沙子说。

苑老师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说：“卫老师昨天拆旧房子时，为了救人，受伤了，现在住进了医院。”

“啊？！”沙子眼睛睁得大大的，吃惊地盯着苑老师。苑老师转身去看男生抓鱼。

“沙……沙子，鱼……鱼”红柳在渠里兴奋地叫沙子。

沙子看到红柳手里举着一条扭动的小鲫鱼。沙子没有理红柳。

“接……接……接着。”

一只鱼“扑”地砸在沙子的脸上，女生们发出快乐的怪叫声。

回到家，沙子垂头丧气地躺在床上，担忧着卫老师。

母亲收工回到家，以为沙子身体不舒服，摸摸沙子的额头，又摸摸自己的。母亲总是担心沙子的身体状况。

在新疆长大

“你卫老师腿被砸断了，晚上，我们去看一下他。”

沙子听到母亲提起卫老师，眼泪默默流下来。母亲絮絮叨叨地说起听说的经过。

学校的一座旧库房，经过一个冬天的雪水浸泡，裂了缝，要倒了，几个后勤班的人去拆房子。后勤班的人大部分都是成分不好的改造分子。一个年纪大的老师只顾着挖墙脚，没有注意到那垛即将倒下的危墙，眼看着斜倾的墙慢慢倒下来。卫老师一边喊着，一边冲过去，他高大的身躯死死顶着危墙。墙根下的老师终于发现了险情，慌慌张张跑出去。卫老师猛地松开双手，向外一窜。一堵高墙倒下来。卫老师没有完全逃离，左腿被墙体压在底下。当他被人刨出时，腿已经骨折了。

“都是可怜人，他救的老师是一个国民党时期的县长，解放后当过副团长，‘文革’初期下放到学校当老师，以后被发配到后勤班改造，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口里农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压死就算了呗，结果还把卫老师的腿搭进去。卫老师可是一个没结婚的大小伙，以后怎么办呀？你卫老师命苦！”母亲说。

“张思德也是被埋在墙里牺牲的，卫老师是个英雄。”沙子说。

“还英雄呢？张思德是为人民服务的，卫老师救的是国民党反动分子，谁会学习他呢？出去不能说卫老师是英雄，要出事情的。”母亲嘱咐道。

“就是英雄。”沙子大声嚷嚷起来。

母亲摇摇头，生炉子做饭。

晚上，母亲把粮橱里最后几个鸡蛋煮了，让父亲带着沙子去

医院看卫老师。

医院走廊的过道亮着一盏昏暗的白炽灯，蚊虫密密麻麻地围着灯光飞舞，四周黑黢黢的，远处的癞蛤蟆咕嘟咕嘟叫，背后树林里的猫头鹰也咕咕叫着。

沙子紧张地拉着父亲的手。找到卫老师的床位，推开门，卫老师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一只腿打着石膏，缠满绷带，被吊着。双眼顶着输液瓶。桌子上放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收音机里在报道“4·5天安门事件”。看到沙子，卫老师露出吃惊的表情，惨淡地笑笑。父亲和他互相问候，父亲坐在凳子上沉默不语。

“救了个国民党老头，折了一条腿，以后就是瘸子了。”卫老师自嘲着。

沙子剥了一个鸡蛋递给卫老师，卫老师狼吞虎咽，吃完了一个，又看看桌子上的鸡蛋。沙子又剥了一个，卫老师又飞速吞下。

“好吃。”卫老师非常享受。

“沙子很聪明，以后一定有出息，一定要学习一些有用的科学知识，改变不合理的现状，他们不能再重走我们的绝路，要让他走出这个戈壁滩，他是一只鸡窝的凤凰。”

“就是一只家鸡，能有多大出息，以后也是戈壁滩开荒的命。”父亲说。

“这个世界总会有变化的一天，总会有龙飞凤舞，世界不仅仅是眼前的鸡窝，还有森林还有高山还有宇宙，不要被眼前的困境遮蔽了双眼。只要抱着希望，我们就会有美好的未来！记住我的话，沙子。”

沙子点点头。

在新疆长大

“老师，你是学习张思德的榜样！”沙子憋出一句话。

“还榜样呢？最近又刮风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刮风，我就得挨批斗，我是他们眼中的坏分子。沙子，《为人民服务》会背了吧？背第二段，我听听。”

沙子背起来：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说得好啊，毛主席万岁！”卫老师感叹地说。

沙子再也忍不住了，扑在老师的身上。

“卫老师，你不能死！”沙子呜呜哭起来。

从此以后，沙子的妈妈每天变着花样做饭，让沙子给卫老师送饭。几乎没有人去看望卫老师，只有一次，看到校长带着学校的领导去过一次。每次去，卫老师都在听广播，显得孤苦伶仃的，沙子有点可怜他。沙子从卫老师的嘴里听说了国家发生的大事，知道了“4·5事件”的大致情况。

4月5日，清明节前后，一批反革命分子，借悼念周恩来，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闹事。连续几天有人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念反动诗词。反革命煽动群众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第二天凌晨，公安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清理一空。一些反革命分子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冲突，烧毁车辆和治安岗亭。当晚，一批反革命分子被镇压。

卫老师的腿渐渐好起来，拄着双拐，可以慢慢移动了。那天，沙子陪着卫老师训练走路。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卫老师脸上淌下来。沙子心疼不已，劝了几次，卫老师还是坚持练步。

休息时，卫老师问道：“沙子，那个魔术的谜底，你想出来没有？”

沙子摇摇头。

“我就知道！做人做事要动脑子。为什么每次让你把握东西的那只手举到头顶？没思考过吧？当手举到头顶的时候，血液从指指尖流回了胳膊大臂，那么会怎么样呢？你的两只手的颜色会不一样。举到头顶那只握着东西的手失去了血色，会发白，另一只手是空的，就还是原来红扑扑的颜色。”卫老师耐心讲解。

沙子茅塞顿开：“所以，每次你都是辨别颜色，认出了那一只手。”

卫老师点点头：“什么事情都不能只看表象，要学会观察和思考，学会独立思考分析难题。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比如我们看到的星空只是宇宙的一角，并不是全部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不是人类最美好的世界！”

沙子点点头。沙子要回家了。

“风暴又起了！沙子，以后别来看我了。”卫老师忧心忡忡地说。

绿油油的青苗在微风下摆动，远看像一片翠绿的草原。一望无际的稻苗，像一幅巨大的绿色绒毯，铺满大地。一群群麻雀一会儿飞到东边，一会儿飞到西边，小喜鹊也在地里窜上窜下，叽

在新疆长大

叽欢叫，密密麻麻的蜻蜓，在青苗的叶尖煽动着花花绿绿的薄翼，忙碌地飞舞着。空气里弥漫着水稻的清香。

同学们来到水稻地里拔草。烈日的热浪灼灼地从头顶泻下来，热乎乎的湿气罩着稻田，水稻地像一个巨大的蒸笼，让沙子有点晕乎。一会儿，衣服湿透了，地里杂草丛生，好像除也除不尽。休息了，大家干得精疲力竭，耷拉着脑袋，坐在或乱七八糟地躺在地头。小惠又带着女生开始念书。今天她们念的是毛主席的诗歌《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女生们齐刷刷地念着，念到最后一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那声音依然齐刷刷的。但听起来怪里怪气的，好像女生们在集体骂人，一下子变得粗鲁了。

男生哄堂大笑起来，女生们也不好意思了，一起笑起来。

小惠大喊起来：“不许乱笑！不许乱笑！”

“不……不许放……放屁！”红柳说。同学们又笑。

小惠说：“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朗读了毛主席的伟大诗篇《念奴娇·鸟儿问答》。毛主席以铿锵的语言，鲜明的形象，批判了当权派的丑恶嘴脸，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革命人民。”

沙子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伟大的导师会在诗歌里骂人？

“小惠乱说，毛主席的诗歌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是批判投降派。”铁头低声对沙子说。

“毛主席骂人。”沙子说。

“不……不……不许放屁！”铁头也打着结，一语双关。

沙子不说话了，双手枕着脖子看天空，天空蓝蓝的，干干净净，只有白云在自由飘荡，一朵朵云彩悠悠飘过，一会儿像一只羊，一会儿像一匹马，一会儿像一团棉絮，让沙子浮想联翩。

“苑老师来了。”铁头坐起来。

大家都站起来，女生们欢呼雀跃地叫苑老师。苑老师虎着脸走过来。

“通知大家，下午全校开批判会，收工吧。”苑老师对铁头说。

下午，同学们坐在操场上。烈日当空，炽热的阳光把地面照得发烫，沙子的屁股热乎乎地冒着汗，头脑晕乎乎的。

工作队的老奶奶掏出一个小红皮的《毛主席语录》念起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要在竞争中取胜，必须像猎豹一样扑向目标，并调动全部的力量，用速度、机敏和冷酷去取得竞争的胜利。若有人想打倒我，那么我就会先对他下手，这就是最佳求生方式！”

“把反革命分子卫天地押上来！”

沙子看到卫老师拄着双拐，一瘸一瘸地被人牵上来，他的腰上套着一根绳子。

沙子看到卫老师头顶冒出白烟，那股恐怖的白烟再一次在沙子的眼前飘荡。沙子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沙子孤零零地躺在教室的凳子上，只有苑老师守着他。苑老师给沙子递了一杯水。

“醒了？吓死我了，你中暑了。”沙子把水咕嘟咕嘟喝完。

“卫老师写反动诗歌，出院时日记本落在了床上，就被关禁闭了。这次他闯大祸了。”苑老师说。

沙子闭起眼，想起在医院时，卫老师念过一首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他想起卫老师的那个黑色的厚厚的日记本，密密麻麻地抄录

着各种各样的诗歌和文章。卫老师曾经抑扬顿挫地念过另一首诗，那诗歌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沙子的脑海里。沙子不由自主地背起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撑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沙子的眼泪又一次流下来。

“卫老师只是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苑老师匆忙捂上沙子的嘴，心惊胆战地望望门口。教室里静悄悄的。

“沙子，这首诗你也读过？忘掉它，那是一首被批判的地下诗歌。”苑老师惊慌地说。

沙子知道了，苑老师明显也读过《相信未来》这首诗。

沙子突然说：“是你从卫老师那读到的这首诗歌？”

苑老师点点头，说：“上四年级时，有一天，你晕倒了，躺在我的房间里休息。我回来，发现枕头底下的信封是湿的，我知道你看过我的信，里面什么也没有，想起来了吗？”

沙子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帮卫老师送过一封信给你，就是那封信。”

苑老师说：“孩子记忆真好，信里就抄录着这首诗歌，我背下来以后就烧了。”

“卫老师一直喜欢你，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和他好过？”

苑老师的眼里含满泪水，掏出手绢擦了擦。

“沙子，谢谢你一直给我们保守着秘密，这个世界有太多无

法与人诉说的秘密。有些花朵虽然美丽，但那不是你的花园。”

沙子默默地低下头。

“沙子，有件事情，我不得不说，你因为和卫老师走得太近，学校不能再让你当红小兵委员和班干部了。希望你以后不要和别人说起卫老师和你说过的话。”

沙子坐起来，收拾书包，低头走出教室。沙子的内心已经不在乎这些杂乱无章的事情了。他切切实实认为：自己已经长大！

苑老师在背后默默地看着沙子离去。沙子突然停下脚步。沙子觉得自己应该给苑老师说些什么，他转过身，看着苑老师。苑老师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一样，一副恋恋不舍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失落地望着沙子。

沙子跑过去，轻轻环抱了一下苑老师的双腿。

当天，卫老师被送去大漠深处的监狱。

稻子即将抽穗的时候，传来了卫老师的死讯：卫老师从监狱里逃出来，跳进了洪流滚滚的塔里木河。

那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击碎了沙子与卫老师重逢的一切梦想。沙子不敢预知的结局最终还是像那一道白烟一样漂浮过来。

毕业那天，苑老师在讲台上哭，女生哭得一塌糊涂，有的男生也嗷嗷乱叫。沙子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自从卫老师出事以后，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想和任何人说话。苑老师一个一个点名，同学们上台领一张纸制的红色毕业证书，证书上方的正中央印着毛主席戴着军帽的木刻头像，四周闪着金光。铁头和小惠他们都

拿了两张证书，另一张是“优秀红小兵”荣誉证书。连调皮捣蛋的红柳也是“优秀红小兵”。尽管沙子的考试成绩非常好，语文比铁头的分数都高，他还是没有被评上“优秀红小兵”。

苑老师哭着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沙子最后一眼看着校园，校园里都是东奔西跑的低年级的同学。沙子在内心和校园告别，依依不舍，他想把学校的每一棵树，每一扇门窗，每一张小脸都印记在脑海里，他知道这一切都会离他而去，他看到自己伸在空中挥舞的手，和伤心欲绝的脸，秋高气爽的校园突然变得灰蒙蒙的，奔跑的人嘴里喊着，沙子却听不到声音。沙子摇摇脑袋，知道自己又在梦幻的想象的世界里。

他看到了小惠，一蹦一跳地拿着毕业证书向回家的方向走。沙子想起小时候的黑黑瘦瘦的小惠，就是每天这样跳着离开校园，而此刻的小惠脱去了平日里的羞涩和矜持，又仿佛蹦蹦跳跳地回到了从前。小惠没有看沙子一眼，也没有多看一眼校园，只是欢快地跳着，跳出了沙子的视线。

多情的沙子无限伤感！别了，校园！

回到家，沙子对父亲说：“爸爸，我要去看卫老师。”

母亲喜极而泣，说：“他爸，孩子说话了，我以为他成哑巴了，你去，无论如何要去塔里木。”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星光闪烁，凉爽惬意。父亲拉着沙子走到阿拉尔公路搭车。一辆辆车过去了，扬起厚厚的灰土，父子俩一会儿变成了两个活动的土人。太阳出来了，依然没有一辆汽车停下来。父亲怒气冲冲地咒骂每一辆擦身



在新疆长大

而过的汽车。

“爸爸，这样搭车不行，你拿出一张钱试一试。”沙子冷冷地对父亲说。

父亲想了一下，掏出一张两块钱，又放进口袋，重新掏出一张五块钱。车来了，父亲挥着钱，汽车停下来。父子俩坐到后车厢里，两个人静默着。

公路在车轮下急速后退，一股股巨大的沙土从车厢后面的两边升起来，翻滚着，朝路的中间聚拢，然后被汽车远远地甩在后面，漫天沙土，顺着公路，长长地拖着尾巴，慢慢飘散向四周，渐渐地和沙丘的颜色融为一体。

沙子的眼睛被沙土迷得睁不开，索性闭着眼打盹，迷迷糊糊睡着了。

颠簸了一个上午，到了监狱。沙子恐怖地望着大门，监狱的大墙上，用红色的油漆写着两行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父亲低声下气地见人就问，人们都爱理不理地。他们把沙子父子当成了罪犯家属。终于有穿着绿军装的军人认真听了父亲的问题，指了指监狱西面的沙包，走了。

父亲肩上扛着一把铁锹，牵着沙子的手，沿着一条牛车走过的小路，曲里拐弯地走向沙丘深处。

看到了！一个个隆起的坟包，每个坟包前都竖着一块木牌，写着死去的人的名字。四周芦苇丛生，白色的毛须在微风里飘来飘去。野蔷薇已经到了结果的季节，一丛丛的刺藤上挂满了鲜红的蔷薇果，让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坟地有了一丝生气，而满枝满藤的蔷薇果昭示着无人问津的凄凉。几只乌鸦站在木牌上，呱呱大

叫，打破了坟场的死寂。等沙子父子走到跟前，乌鸦扇着翅膀，悠悠地飞上天空，黑色的影子，在刺目的阳光下漂浮。

卫老师的坟包在最远的西头。沙子呆呆地望着墓碑，墓碑上写着“卫天地”三个字，用红色的油漆打了一个大大的八叉。沙子站在那里。

父亲挥起铁锹给坟包覆土，用新鲜的沙土，把坟包覆盖了一层。从不抽烟的父亲点燃一根莫合烟，放在墓碑前面的土块上。莫合烟冒着青紫的烟雾。

父亲和沙子并排站在坟包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父亲拉着沙子快步离开坟场，好像有人在追他们。沙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芦苇的毛须沾满他们的衣裤。

来到大路上，找到一条小渠，渠埂上的柳树沿着水渠，弯弯曲曲地通向远处。父亲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两个苞谷馍馍，递给沙子一个。他们坐在树下，就着渠水吃着馍馍。灰色的渠水里布满沙粒，咽下去，舌头上粘了沙粒，喝一口水，要“呸呸”地吐一阵嘴里的沙子。

“儿子，去看看塔里木河吧，看到远方那个高高的桥头了吗？那就是塔里木大桥。以前只是一个渡口，后来死了人还有团干部，师部决定修桥。1965年秋天，各个团场抽人来修，我也来了，是突击队的队员。那时候你生下来才几个月。”

沙子沉默着，慢慢地嚼着馍馍，伸着脖子，艰难地吞咽下去。

父亲吃完，从柳树上扯下一些柳枝，在沙子的头上，比画几下，编了一只柳帽，给沙子戴上。又给自己编了一只，戴在头上。火辣辣的阳光不再直接照在脸上，身上有了一丝凉意。沙子想起

在新疆长大

邱少云就是戴着这样一顶柳帽，牺牲在战场。沙子的心情好起来。

走了很久。

远处，雪山高高地耸立着，闪亮的雪光从峰顶倾泻下来，大块的白云悠悠地荡着，雪山的半腰仿佛融化在云里，露出一座座洁白无瑕的雪峰，傲然屹立在北面遥远的天尽头，冷峻而雄伟。天地无限壮美。

终于来到了塔里木河岸边。父子俩眺望着那条从沙漠深处奔腾而下的大河，沙子目瞪口呆！

河水在百米宽的河面翻腾着巨浪，一浪压过一浪，汹涌而下，银灰色的河水浩浩荡荡，划破起伏不平的沙的旷野，轰隆隆鸣响着穿过脚下的沙岸，奔向远方。细细的水珠飘散在河岸，聚成薄薄的水雾，阳光透进雾里，水雾生出七色的彩虹。凉爽的空气夹着沙土和野蔷薇的气味扑鼻而来，壮丽的美景迷醉了沙子的心房。沙子长长地吸一口气，精神振奋，沿着河岸飞奔起来。他想追上河水的速度，追上塔里木河的波涛。沙子狂叫着，一声高过一声，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欢乐之中，融化在塔里木河巨大的波涛掀起的狂放的热情中。

沙子在七色的彩虹中看到了卫天地威武英俊的笑脸！

他想跳进河里，渡过那条大河。

那个戴柳帽的男孩沿着河岸狂奔着，追随着奔流的河水，奔向遥远的天际。

2015年2月1日初稿于于白水城

2015年7月11日第六稿于乌鲁木齐

2015年10月20日完稿于阿克苏

后记：回到生命出发的原点

你的记忆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眼界就是你的世界，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艺术。

那些日子，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中。因了微信，我们这些知天命的男人女人们离别三十三年以后，重聚在初生的那片绿洲。大家从上海、深圳、陕西、青海、甘肃……从天山南北重回故乡。年轮都刻在脸上，都已经从单纯的少年变为一个个家庭的主角。半辈子的奔波，忙于各自的人生，几乎杳无音讯，而就在那一天，我们聚集在一起，那个我们出生的地方，那个我们成长的地方，那个我们出发的地方，那个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那是一个刻下生命印记的出发的原点。

每个人都在塑造着今天的自己。会因为自卑隐藏悲惨的身世，会因为成功渲染显赫的背景，然后以最好看的模样站立舞台，赢得掌声和艳羡，这是孜孜以求打造的美丽背影。是人，都摆脱不了这种再造辉煌的心态。这就是聊起朱元璋小和尚出身的发小被喝令斩首的真实原因，也是传说中神授天孕，黄帝、刘邦落地为龙的心理根源。每个人都再造着自己的神话，这是人类无法躲避的心理隧道。人们本能地接受那些美好的风景，不愿意去探究

曾经的破败景致，有些东西总让人忧郁、难堪甚至痛不欲生，总让人有一种愧对成功的失败情绪。这是最真实的人性，出于善意，并非恶念，但在追求完美。然而，哪里又有水晶般剔透的完美呢？

每个人其实都无法摆脱他出生的烙印，今天的成功和失败，都刻着初生的密码，都始自与生俱来的原点，那个原点就是家族的血脉，成长的天地，蜕变的时光。今日的一切你所有的，都是来自始祖的血缘、天赐的故土、必经的岁月，谁都无法跨越原点。只是以后，因了成长的意志，我们挣扎着改变了看似不可改变的生命轨迹，而无数条轨迹殊途同归，凝聚起来，造就了时代的步伐。我们走进了时代，时代成就了我们，这个了不起的时代接纳了我们的一切，哪怕我们是那么卑微和渺小，是那么恶俗和多余。她包容了我们的一切！

当和故友们再次分别，很久很久，我生活在一种似幻似梦的状态里不可自拔。那些曾经蛰伏在心底的悲伤、痛苦和欢乐扑面而来，让我窒息。那些折磨着我的记忆已经潜伏在内心几十年，我故意把她尘封起来，企图不让她干涉我现在的的生活，然而那个潜在的另一个生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只是我的静默，打断了她和我的对话，而现在，她又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展示着迷人的倩影。既然无法离去，就拥抱她！所以有了这部小说。

在新疆，出生于六十年代的汉族人，被人们称为“疆二代”，这种民间的称谓其实是不准确的。自西汉以来，西域大地各个民族交融发展，两千多年的历史足迹，是民族融合发展、国家统一斗争的历史。这块大地上，除了没有尼格罗人种的影子，不同种群的基因历经复制、突变，传递着生命的信息，生生不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世世代代栖泊于此的任何一族，早已融进了不同族群的不同血脉。而“疆二代”只具有时段的意义，应该是特指解放以后参加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来自五湖四海的内地居民成家立业以后，养育的新一代新疆人。他们和生活在这里的不同民族构成了新中国的新新疆人，他们是这块土地的自豪，也是这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者。

正是出生于六十年代以后的新疆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有着一种生存的困惑，他们一直在追问自己，又在否定自己。他们大多不愿留在故乡，似乎在远方还会有一片故土在等待，似乎在远方还会有一群族人在呼唤，似乎在远方还会有一首诗歌在吟唱，所以他们匆匆出走，不带一点留恋地四处奔突，最后走到了脚跟可以站立的山巅河谷、平原丘陵，回首而望，漫漫旅途，发现他们出发的原点在这里，在天山南北——这里是家园。六十年代生人，是这个时代最幸运又最悲情的一代。所有时代的巨变都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享受了所有的时代红利，但也承担了变革过程中的一切牺牲。他们是用英雄主义培养起来的一代，却又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年代里挣扎。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走来了，他们遭遇了最好的时代和最悲壮的人生。

这部小说，只是《在新疆长大》的第一部，叙述了波澜壮阔历史中的一小段故事。还将讲述青春绽放、百炼成钢的第二部、第三部，续写不同民族的几代人的新疆故事，那些生于此长于此的六〇后、七〇后、八〇后甚至九〇后会找到自己，找到一代新新疆人的样子。

感谢我的发小们给了我创作的激情；感谢李东海、张映姝、

在新疆长大

罗浩先生的创作建议；感谢马新胜先生掠美插图；感谢李方先生题写书名；感谢董立勃先生赐教序跋；感谢樟楠先生将伯之助；感谢刘核云、于洪亚、李雪莉先生付梓努力；感谢新疆人民出版社及编辑成人之美；感谢周烈夫先生赠策；特别感谢何敏、何文、鞠天怡的鼓励。

感恩我的父母给了我美好的生命，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了我独特的生命体验！



2016年4月16日

于新疆喀什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10村